武侠与歷史

263

封面說明

黎簡——山水畫

黎簡（一七四七——一七九九），清代廣東順德人，字簡民，又字未裁，以常往來於東西兩樵之間，因自號爲二樵山人。黎氏詩書畫三者俱精。其畫氣韻古逸，生意盎然，蕭疏淡遠之氣，洋溢畫面。二樵平生足跡未嘗踰嶺，然其名則遍傳南北，爲世所重。圖爲二樵傑繪「芙蓉灣」，原畫長闊爲四五乘九九糎。

孖寶

香烟

烟質人人讚好

烟味舉世馳名

廿支庄:七毫

総代理 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三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曹丕與薛靈芸……………疑史樓主 4
玉女銀鳳……………冰鴻 10
實用自衛武術……………袁鐵虎 25
血衫劫……………霍愛迪 30
俠盜白金龍……………羅天 38
勾命符……………端木玲 46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陵 64
丹心一劍……………琴心 68
金鎖奇緣……………文采風 73
天龍八部……………金庸 80
狂波俠影……………岳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每册港幣壹圓

定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 $47.00 外埠H.K. $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 $25.00 外埠H.K. $30.00

香港郵箱 1 4 3 6 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hing Co
P.O.BOX 1 4 3 6 3
HONG KONG

Google

曹丕與薛靈芸

疑史樓主

【前文提要】薛靈芸爲亭長女，生得美艷絕倫，魏文帝曹丕，以重金聘了她進宮。納之爲妃。但宮女后妃們傾軋得非常厲害，靈芸險遭不測，幸得曹丕愛護，得以無事，從此靈芸不希望曹丕的寵幸，在宮中作女紅，並教宮女們縫衣服，一時有針神之號。曹丕眷念薛靈芸，所穿的衣服，一定要她縫，以便她的手澤，時常帶在身上，作爲紀念。

歲月催人，靈芸在宮中，朱顏不覺漸老，加以她不肯奪愛爭寵，曹丕對她，也就日漸疏遠了。

在這時候，靈芸忽然思念父母起來，她對曹丕說：「我進宮這些年，沒有見過父母一面，心裏記掛得很。」

「你不必掛念他們。」曹丕說：「我早就教業郡的太守，小心照顧他們，他們的生活，一定很好的。」

靈芸道：「謝謝陛下，但我想歸寧一次，見見他們，伏望陛下准許。」

曹丕道：「你要歸寧，那是孝思，我沒有不允許的道理，什麼時候起程？」

靈芸道：「既然陛下允許，明日我便起程了。」

曹丕道：「好的，你就收拾一下，明日我派人護送你去便了。」

到了次日，曹丕果然備了玉輅車給薛靈芸乘坐，一切儀仗，和迎她進宮時一樣，不過，沿途却沒有設燭台。

燭台之設，原是便於漏夜趲路，那時曹丕要見靈芸之心急極，所以晝夜也趲程，現在靈芸雖然歸心似箭，但曹丕却不急，那自然不會在沿路設燭台。晚上不便走，就在驛館住宿。

這一來，行程便不免緩慢了許多，不過，這樣也有好處，靈芸晚上，可以在驛館裏安安穩穩的睡一覺，不必在車子上顛頓。

當在驛館住宿的時候，護送的兵士，就在驛館的週圍警戒，不許閒人接近。正是附近的青蛙也不敢叫。

薛靈芸在宮中習慣於晏睡的，逆旅凄清，睡也睡不着，她便只好取出針線來，裁了一些錦繡，替父母做衣服，旁邊的小侍女，不住替她驅蚊子。

這樣走了幾天，已到了業郡的邊境。晚上，仍投驛館，薛靈芸照舊縫衣服，小婢照舊侍立着，外面的守衞，仍是那麼森嚴。

可是，奇怪的事情來了，到了次日，小婢醒來，不見了薛靈芸，她在縫製中的衣服，委在地

上。

小婢四處一找，不見靈芸的踪迹，便聲張起來，驚動了驛卒和外面守衛的軍士。大家聽了，大爲緊張，合力尋找，幾乎連驛館的地皮都翻了，那裏有靈芸的踪影。

夜裏守衛的人，發誓說不會有片刻假寐，而且守衛驛館的衛兵，總是變岡的，即使有一個打瞌睡，另外一個也會喚醒他。

在這護衛森嚴中，竟會失去了靈芸！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護衛的人，責有攸歸，他們在再三尋不出靈芸之後，便一個個的出溜了，只賸下靈芸的侍婢，哭哭啼啼，乘着玉輅車回去向曹丕報告。

曹丕對於此事，也深爲詫異，其始還派人到靈芸失踪之處去調查，及至查不到什麽線索時，也就算了。

薛靈芸那裏去了呢？她怎會像輕烟一般消滅了呢？這兒得補述一下。

那晚，薛靈芸縫衣服直縫到深夜，小婢早睡了，她還獨個兒在那兒縫紉。

一陣風倏然而來，靈芸抬頭一看，在她的面前竟然站立着一個面貌慈祥的老尼，向她微笑着。

「呀！」靈芸驚叫着：「你是那裏來的？」

「娘子不要驚怪，我是特地來收你爲徒的。」那老尼說。

「你要我出家麽？」薛靈芸說。

「不，我只是收你爲徒，並不要你出家。」老尼說。

「尼姑的徒弟，不也是尼姑嗎？」

「也有俗家徒弟的。」

「爲什麽你看中我？」薛靈芸問。

「因爲你和我有緣，而且你的資質好，一定可以成爲劍仙的，你不願意做劍仙嗎？你願意寂寂無聞做一個魏宮裏的宮人，老死宮中，與草木同腐嗎？」老尼說。

靈芸道：「我當然願意學劍仙，可是，怎麽才能學？」

「只要你肯學，我自然會教你，來吧，我們這就去了。」老尼說。

「這樣晚怎能去？」靈芸說：「而且外面的守衛，也不會讓我走的。」

老尼笑道：「讓我抱着你出去吧。」

薛靈芸畧無驚懼之意，投入老尼懷中。

老尼抱着靈芸，輕如無物，走出室外，一聳身已經逾過驛館的圍墻。

「我怕。」薛靈芸在老尼的懷中說。

曹丕備車送薛靈芸返回業郡省親。

「不要怕，閉上眼睛好了，我不會教你摔下來的。」老尼說。

薛靈芸依了老尼的話，緊閉了眼睛，耳畔但聽得風聲呼呼。身體好像騰雲駕霧似的。

這樣過了兩個更次，老尼在靈芸的耳畔說道：「好了，你可以睜開眼瞧瞧。」

靈芸張眼時，天色已亮，四面望望，發現自己身在大山之中。

「我是做夢麼？」靈芸自己對自己說。

「不是做夢，」老尼說：「這山是我修練之所，和外界隔絕，你在這兒修練，我教你劍術！學會之後，再送你回家見你的父母。」

老尼的話是這樣和藹，聲音特別溫柔，薛靈芸對她是完全相信了。

老尼繼續抱着她前行。這次行得較緩，但薛靈芸見她從斷崖躍過，如履平地，也不禁萬分驚懼。只好仍把雙眼閉上，委身任天。

經過了七八道斷崖，終於來到一個大石洞下。

那大石洞的洞，開在峭壁的上面，由下望上去，懸崖數十尺，靈芸不知如何進得去。

正疑惑間，那老尼已經抱着靈芸，縱身一跳，便到了洞口，一點不費力，就等於跨了一級石階。

靈芸進了洞後，首先看見許多猴子，猴子看見了老尼，四散逃竄。跟着是兩個少女在洞底走了出來，迎着老尼叫「師傅」。

靈芸看那兩個少女，年紀和自己差不多，大概也是十多二十歲。都是美麗得像天仙，聰明伶俐，使到靈芸自愧不如的。

這兩個女孩子，向靈芸凝視了一會兒，然後上前來向老尼問道：「這位姊姊是誰？」

「她是你們的師姊，叫靈芸。」老尼這樣說。

兩個少女聽了。喜孜孜上前拉着靈芸的手道：「師姊，我們很高興有你作伴。這兒很好玩的，多了你更加熱鬧了。」

她們的親熱，使到靈芸很快便和她們稔熟了。握着二女的手，跟着她們到洞中各處巡視。原來這洞很大，裏面有好幾間天然的石室，有些石室，她們沒有領靈芸去。

靈芸玩了半天後，覺得肚子餓了。她向二女問道：「怎麼還沒有飯吃？」

二女笑道：「我們這裏從來不吃飯的。」

靈芸驚道：「不吃飯吃什麼呢？」

正說話間，老尼進來了，她聽靈芸在嚷肚子餓，便在葫蘆裏倒了一粒藥丸出來。那是一粒紅色的藥丸，大如梧桐子。

「你吃了這粒丸子，以後就可以不餓了。」尼姑對靈芸說。

靈芸接了過來，放進咀裏。入口芳冽，齒輔皆香，不由得讚嘆道：「眞好味兒，師傅，再給我一粒。」

「這不是可以多吃的，傻孩子。」尼姑笑着對靈芸說，「三個月後，我再給你吧。」

說也奇怪，靈芸吃了這粒藥丸之後，果然肚子不餓了。不但不餓，體力也自覺得增長了許多。靈芸在宮中時，體力甚弱，嬌怯的弱不勝衣，到這時她才知道氣力是怎麼一回事。

她的步履開始快了，身體好像輕了許多，說有嬌慵，也不覺困倦，總之她整個的變了。老尼給了她一把長劍，長約三尺，劍光森然，一看便知道那是一口寶劍。老尼教她拔下根頭髮來，擱在劍鋒上，用口一吹，頭髮斷了。靈芸駭然，伸了伸舌頭。

這把劍的分量不輕，如果在未吃藥丸之前，靈芸可能提也提不起來。現在，她的力量充沛了，拿在手上，輕飄飄的，一點不費力，她喜得把劍亂舞起來。

「好了。」老尼對靈芸說：「你跟兩位師妹去學劍吧，她們會教你劍訣。」

於是，靈芸從二女學劍，最初只是學舞劍。靈芸聰明，不久便已舞得純熟了。二女便教她持劍騰躍，在峭壁上飛走。練了幾個月後，靈芸已經身輕如燕，能夠走出洞來，攀緣石壁上的葛藤，上上下下了。

一年之後，靈芸的身手矯捷得有如猿猴。

「你試把那頭大烏猿捉來見我。」老尼這樣向靈芸說，她要試試靈芸的身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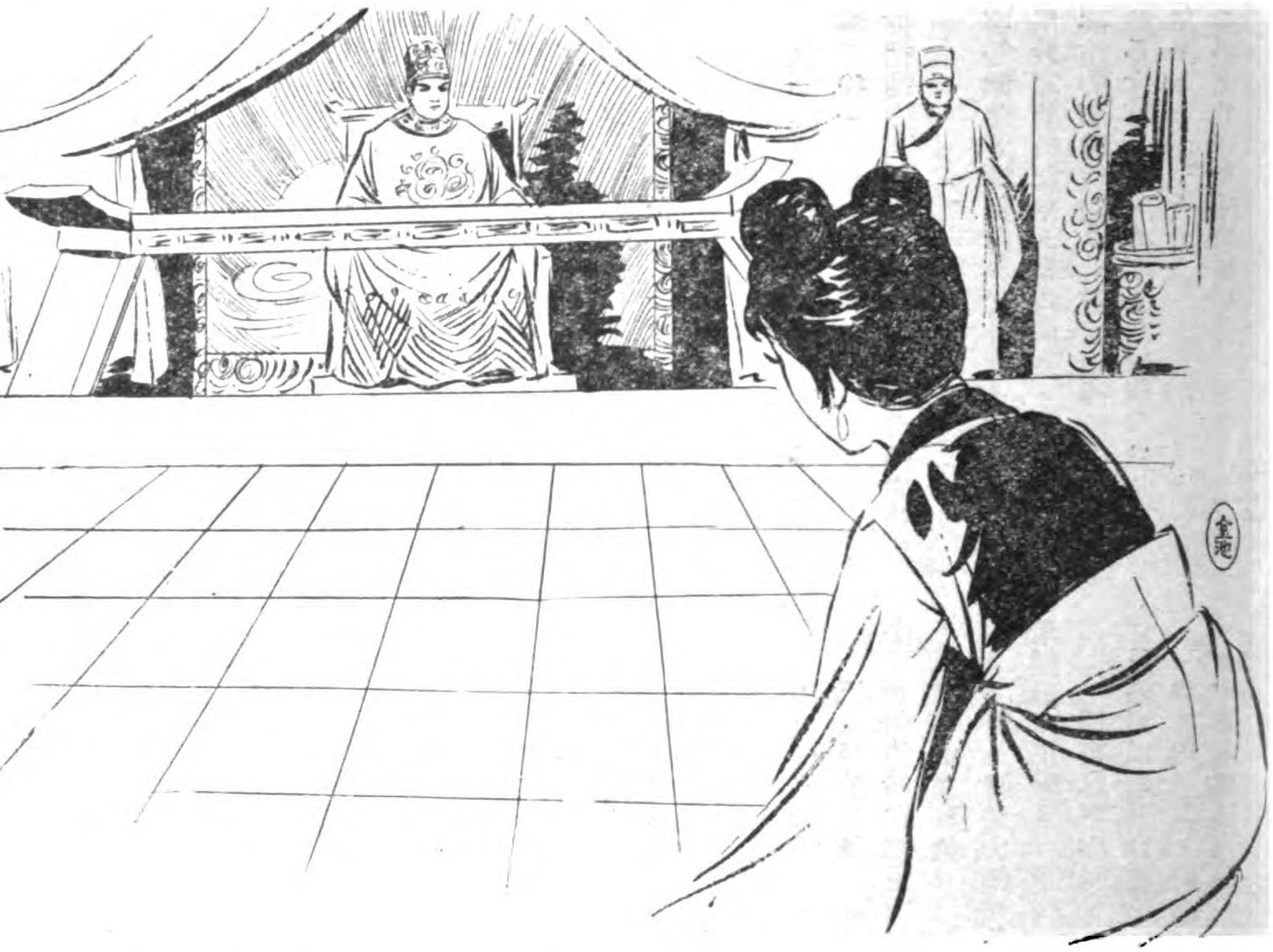
靈芸領命，向大烏猿躍去，正要下手擒捉的時候，烏猿却比她更快，轉眼溜到她的身後。

靈芸吃了一驚，忙轉過身來，用雙手一撈，沒有撈着，細看時烏猿已跳到尋丈開外了。

「畜牲敢戲弄我麼？」靈芸心裏怒罵着，一頓足已飛躍起來，向烏猿身邊落去。烏猿不提防靈芸來得這樣快，想再逃時，已經來不及了。

靈芸把烏猿捉着，捉來見師傅。老尼點頭道：「你初步的功夫，已經成熟了，且繼續學下去

靈芸思念父母向曹丕請求讓她歸甯省親。



吧。」

又過了幾時，老尼帶她到後山去。後山的情形，和前山不同，這兒一隻猿猴也沒有，鹿和兎也少見。

「師傅，爲什麼後山沒有猴子？」靈芸向老尼問着。

因爲這兒多虎豹，猴子和別的善良動物，怕被虎豹所吃，所以都到前山去了。這兒便成爲虎豹專區。」

「原來如此。」靈芸說：「可是我還是不明白。」

「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尼姑看着靈芸笑問。

「虎豹難道不會到前山去，誰把牠限制在後山？」

「牠們餓急了有時也會到前山的。」尼姑說：「可是，只要一到前山，我和你的兩位師妹便知道，馬上把牠殺掉。」

「原來是師傅不許牠到前山來的。爲什麼不許牠們到前山，只許在後山呢？」靈芸還在問着。

「我的洞府在前山，虎豹是殘暴的東西，牠們若到前山來，那些善良的猴子、白兎和仙鹿便無法安寧了。」老尼這樣回答說。

「虎豹到前山來時，你和妹妹們怎會知道？」靈芸問。

「那是很容易知道的。」尼姑說：「當虎豹一來到時，所有的猴子都亂竄，兎子和仙鹿也紛紛走避。」

正說着，突然見有一大羣的猴子，在另一個山峯亂跑亂叫，紛向這邊的大山洞逃來。靈芸駭然道：「師傅你瞧！這可是虎豹來了？」

「不錯，看情形像是有虎或豹，走到山前來了。靈芸你隨着我來。」老尼這樣說。

「到那裏去？」靈芸遲疑着。

「敎你怎樣刺死虎豹。」老尼說着便挽着靈芸的手，向對面那山峯上走去。

山峯上沒有什麼虎豹的蹤迹，只是所有的猿猴都逃散了，兎鹿也沒有，顯得異常沉寂。

「師傅，怎麼沒有老虎？」靈芸說。

「也許在山坳裏的草叢中睡着了。」老尼說着，繼續向前走，拖着靈芸。

她們輕過了山坳，前面是一塊斜坡，斜坡的下面，有一塊平坦的山谷，谷中的草，長得比人還高，老尼走到斜坡上頭，張眼一望，說：

「孽畜果然在這兒打盹。靈芸你瞧見了麼？

那草中睡着的一頭花豹子。」

靈芸竭極目力望去，也看不見什麼。老尼搖頭道：「你的眼力還沒有練好，你瞧！」

說着她拾起一塊石頭，向草叢扔去。靈芸突然聽得一聲咆哮，一頭六七尺長的大花豹，從草叢中跳了出來。渾身的毛，作灰黑色，而且佈滿花點。

那頭豹子給驚擾了，十分憤怒地吼了一聲，便向靈芸撲來，來勢十分迅疾，但靈芸閃開了。

「把你背着的劍拿出來。」老尼向靈芸說：「刺進牠的咽喉去。」

「是，師傅。」靈芸說着，迅速把劍拿在手中。那頭豹子看見了劍，返身欲遁，可是靈芸一縱步已到了牠的面前，只一劍便刺中了牠的咽喉，，血冒了出來，像一道泉水。那頭兇惡的豹子叫也沒有叫一聲，躺在地上死了。

「很好。」老尼說，「你這一劍恰好刺中牠的要害，這樣才能迅速致敵人的死命，不必憂慮對方會反撲。」

靈芸很高興的瞧着那頭死豹，特別是聽了她師傅的稱讚後。

「你把牠的頭割下來吧。」尼姑這樣向靈芸命令着。

靈芸答應着，揮劍向豹頸一砍，豹頭滾了下來。老尼教靈芸拾起來，帶回洞裏。

「要這豹頭幹什麼？」靈芸困惑地問。

「這是你第一仗的成績，應該留作爲記念的。」老尼說。

靈芸提着豹頭隨着師傅回洞。她想，這豹頭怎可以留在洞裏，豹頭裏有肉，日子久了便會發臭，豈不是使整個洞都充滿了臭腐的氣息麽？可是，她不便多問。

不久來到洞前。老尼教靈芸把豹頭放下，然後從袖裏取出一個小葫蘆來，揭開蓋子，用手指甲挑了一點藏在葫蘆裏的藥粉，向那豹頭的切口處彈去。霎時開豹頭裏面的骨，全部化爲黃水，只剩下皮毛，靈芸爲之駭然。

從此之後，老尼每天教靈芸到後山去獵豹。每殺死一頭，便斬取一頭，提回洞裏。再用藥化掉牠的骨肉。

靈芸去山洞住到第三年，所殺的虎豹，不下百頭。於是，老尼開始教她刺殺空中飛着的鷹隼。

「劍是這樣笨重。不能飛擲到高空上。怎可以刺着鷹隼呢？」靈芸對她的師父說。

「難道你不能把劍練短嗎？」老尼說。

劍也可以練短，這是靈芸頭一次聽見的話。可是，她深信她的師父，於是，便依照老尼的指示，用自己的精氣，日夜將那柄長劍練着。

三尺長的寶劍，終於練成五寸，劍的體積縮小了，劍的精神卻更凝聚，它的功用並沒有減少，只更靈活更輕便。

「瞧，師父，劍眞是可以練小的。」靈芸拿着劍給老尼看。

「還可以再小呢。」老尼說，「不過，現在你已經可以刺飛鳥鷹隼了。試試看吧。」

靈芸出了洞，向高峯上走去。在高峯的上空，有一隻蒼鷹盤旋着，靈芸仰起面來凝視着。

「把劍向牠擲去呀。」老尼說。

「若不中呢？豈不連劍也擲掉了麽？」

「用你的神和氣指揮着這把劍。」老尼說，「劍在神氣的駕馭下是可以指揮如意的。」

靈芸凝神靜氣，把劍隨手擲出，一道劍光騰起，去如白練，直向那蒼鷹擊去，霎時毛羽紛落，那頭蒼鷹，從半空中翻着觔斗掉下來。

靈芸把手一招，那把短劍倏又回到了手上。

「啊，師父！」靈芸驚喜很拜在老尼脚下。「我劍眞的練好了。」

「還沒有好，」老尼說，「你的劍上騰時還不够快，你應該繼續把劍練小，同時把劍擲得更高更快。」

靈芸依着師父的吩咐，繼續苦練，劍身繼續縮小，出手也愈來愈快，飛禽走獸，只要牠在靈芸眼中出現，牠便給靈芸用劍刺中，無一能倖免的。

到第四年，老尼說道：「你已經畢業了，我帶你下山，到都市去。」

「爲甚麽要到都市呢？」靈芸困惑地問。

「作爲一個劍俠，是要行俠仗義的」老尼說，「世上有許多不平的事，有許多作惡奸邪的人，他們爲惡勢力所包庇，法律不能懲治，只有由劍俠們去誅鋤。」

靈芸欣然應命，於是老尼留二女守着洞府，携着靈芸下山去了。

靈芸不知道師父帶她去的是什麽地方。但見市塵上人烟稠密，車馬喧鬧。老尼携着靈芸的手，站在路旁。

「這個人貪圖富貴賣官鬻爵。」老尼指着路上經過的一個官員說。這官員穿着緋服，坐在輿中，隨從前呼後擁，途人紛紛走避。

「我們要殺他麽？」靈芸握着袖中那把五寸不到的劍。

「不，」老尼說，「賣官鬻爵罪不至死，且留他活着，到他積更多的罪行時，他自會遭受顯戮的。」

「那末，我們要誅鋤的是甚麽人呢？」靈芸問。

「一些不能顯戮的人，其心可誅，其言則善的傢伙。」突指着路上一個經過的人：「這人的罪該死，你替我取他的頭來。」

靈芸答應了一聲，便待動手。可是，老尼臨時止住她。

「且慢。」老尼說，「殺人不比殺禽獸，殺禽獸你自己不會感到驚恐，但殺人時你便自然而有反應！這反應可能影响你自己的動作，遲鈍或不能中的。你必須先定自己的心，放自己的膽。要知道你所要殺的是惡人，在此之前，他殺掉了多少人，如果再不殺他，以後還有更多的人要死在他的手裏。殺他一個等於救了許多個，這就非殺他不可。你明白了嗎？」

「我明白了。」靈芸說。

「那末，你下手吧，我在你旁邊，不要怕。」老尼說。

靈芸把袖子裏的劍取了出來，她把目的物看成一隻老虎，運氣馭劍，向那人的頸上飛去。劍光一繞，那人的頭已經掉了下來。靈芸急閉上眼，幾乎來不及收劍。

靈芸除去那惡人之後，老尼把一柄羊角匕首給她換去那短劍。這匕首更短，只有二寸多長，藏着容易，收發也容易。白晝在都市殺人，別人也不覺得。老尼更把一葫蘆的藥粉，給了靈芸，這種藥粉，是可以變血肉骨頭為黃水的。殺了人用指甲挑一點，彈在屍體上，傾刻之間便只剩一撮毛髮了。

在這一年的遊俠中，靈芸誅除過不少的惡神惡霸。最後的一次，老尼教她去除一個殘暴的大官。

這一個大官，既貪暴又殘狠，死在他手中的不下百人，老百姓恨之刻骨。但他恃着朝中有人作援，一點不知改悔。當老尼把這人的惡行，對靈芸說了之後，靈芸怒氣冲天的，馬上要到他的府第中去殺他。

靈芸到了他的府第，見門衞森嚴，但她終於找到了進入的途徑，伏在梁上窺伺着。

老尼在旅店中等候，直到天色已昏黑了，還不見靈芸回來，她不禁心焦了。

老尼所擔心的是，恐怕那惡人養着有本領的死士作為護衛，使到靈芸遇到抵抗。天下的劍客是很多的，而且有些劍俠，是助桀為虎，幫助惡人，為惡人的護衞。

因此，老尼就不免耽心了。

要知靈芸此去吉凶如何，且看下期分解。

本刊鄭重啓事

本刊所有文字，除非經本社同意，不得轉載，及保留改編電影劇本、電視劇本、舞台劇本等權益，否則當依法起訴，追究賠償。

武史出版社僅啓

武俠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愛深恨濃　絕處重生

「五嶽神君」一通百通，冷冷的望了宗鴻羽一眼，自語道：「便宜你這小子了。」話落轉身向後走去。突然，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不知是誰便宜了誰？」

「五嶽神君」聞言嚇了一跳，不過並沒有表示出來，仍然向前跨出兩步，緩緩轉過身來，注定宗鴻羽道：「假使老夫沒看走眼，你現在的武功要比與我第一次交手時差了一些。」

宗鴻羽一躍而起，心中電忖道：「此人端的陰險之極，他先前既能斷定我武功在退，竟然想出手殺我，與在人前表現的那種假仁義，完全是兩回事。」忖罷冷森森的道：「老匹夫，你沒有看錯。」

「五嶽神君」泰然笑道：「今日你我在這斗室之中相逢，只怕咱們難免一戰了吧？」宗鴻羽冷森森的道：「不錯，這裏沒有人，你大可不必做作了。」

「五嶽神君」大笑道：「哈哈……不錯，做作也得看時機，現在中原羣雄無一不恨你，你知道這是誰的力量嗎？」

宗鴻羽狠聲道：「在下不在乎這些。」

「那就是做作的力量啊。」

宗鴻羽劍眉一豎，冷笑道：「你可準備好了。」

「五嶽神君」搖搖頭道：「依老夫之見，我

們不該在這裏拼命，相信以你的能力，當不至於不知道我們全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宗鴻羽冷聲大笑道：「哈哈……你是說要與在下合作。」

「五嶽神君」鄭重的點頭道：「憑你我的功力，合則生，分則亡，這不能算是合作，只是我們各自爲自已找尋生路而巳。」

宗鴻羽心頭一動，突然想到自已有生之日巳然無多，今日如果放棄這殺敵之機，只怕要含恨而歿了。

「五嶽神君」見宗鴻羽一猶豫，以爲他巳被說動，立刻補充道：「這就是剛才老夫所以不殺你的原因。」宗鴻羽星目寒光一閃，道：「只爲了這個嗎？」

「五嶽神君」道：「當然，在谷底老夫被困時，你放了老夫一條生路，這也是原因之一。」宗鴻羽道：「除此之外，再沒有了嗎？」

「五嶽神君」搖頭道：「老夫再也不曾有其他原因了。」宗鴻羽冷聲道：「主要原因你沒有說出來。」

「甚麼主要原因？」

宗鴻羽狂笑一聲，道：「哈哈……老匹夫，你我都是在西藏妖女的監視之下，她所以放你進來，目的當然是要你殺我，但是，你一殺了我，就待投靠她，這就是主要原因了吧！」

「五嶽神君」心頭一動，但仍鎮定的冷笑道：「你不覺得把自己估計太高了嗎？」宗鴻羽冷笑一聲，道：「這叫逼上梁山。」

「五嶽神君」故作泛然的道：「老夫不知當今之世，還有誰能阻我？」

宗鴻羽冷森森的道：「老匹夫，你別裝腔了，你一殺小爺，妖女必會同時把中原羣雄放入，使你暴露平時用盡心機掩蓋的醜陋面目，那時，你不但失去領導羣雄的寶座，還要受羣雄攻擊，你不會饒她行嗎？」話落一頓，繼續道：「但你這老匹夫陰險成性，竟然在緊要關頭想到了這一點，而沒有下手，這不是主要原因是甚麼？」

「五嶽神君」臉上突然殺機一閃，忖道：「此人年紀輕輕，不但武功驚人，心機竟然也不在我之下，看來此人不除，我真的要永無寧日了。」轉念間，冷笑道：「宗鴻羽，你不該把知道的說出來，使老夫覺得你可怕的不是武功。」

宗鴻羽探手入懷，摸出那柄短劍，伸手拔去劍套，冷聲道：「在下覺得讓你知道也無妨。」

「五嶽神君」雙目神光一閃，盯在那劍上，道：「好一柄先古神兵『誅仙劍』。」

宗鴻羽冷笑一聲，緩緩起步，向「五嶽神君」逼去。「五嶽神君」反身拔出背上寶劍，冷笑聲：「宗鴻羽，老夫在劍上要佔你許多便宜。」

宗鴻羽劍眉一揚，大喝一聲，道：「少廢話，看劍！」聲落一招「攔江截斗」，向「五嶽神君」攻到。

「五嶽神君」自從一看到宗鴻羽拿出「誅仙」劍來，兩眼便一直盯在那劍上，顯然，他巳動了貪得之念。

宗鴻羽一出招，「五嶽神君」那敢大意，急忙側身出步，手中長劍一招「摘星點斗」向宗鴻羽劍身點來。

宗鴻羽冷哼一聲，手腕一翻，喝道：「着！」只聽噹的一聲，「五嶽神君」長劍巳被宗鴻羽削去了兩寸多長。

「五嶽神君」飛身退下一丈，大笑道：「果然是柄好劍，宗鴻羽，咱們談談條件如何？」

宗鴻羽一招得手，雄心大發，冷笑一聲，道：「你做夢！」聲落又攻出一招。

「五嶽神君」目中電光一閃，手中斷劍突然就空一揚，展出一招「月落星稀」一片銀光過處，直把宗鴻羽逼退四五步。

「五嶽神君」冷哼一聲，止步道：「宗鴻羽，你最好是識時務點。」

宗鴻羽這一招竟然傷不到「五嶽神君」反而被他逼退下來，心知憑自已現在的武功，要想傷他，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於是，他開始提聚功力，準備作那最後一擊，雖然，他心裏明白，這一招如果不能成功，自已便只有死路一條了。

「五嶽神君」見宗鴻羽不答話，心知他在運功，準備作那最後一擊，不由冷冰冰的一笑道：「宗鴻羽，你別想拖時間了，接招！」聲落突然仗劍連攻十八劍之多。

宗鴻羽爲了最後一擊，不願功力消耗，只得閃身向後縱去，妄圖避過。

「五嶽神君」何等功力，劍身一抖，只聽「嗤嗤」連響，宗鴻羽身上巳被劃上了兩道三寸多長裂口，但卻未傷到肌膚。

「五嶽神君」得意的笑道：「宗鴻羽，這只是個警告而已，下一次，可就沒有……」

他話未說完，突見宗鴻羽劍眉一揚，飛身出

招道：「你也接小爺一招試試……」

「五嶽神君」一抬眼，不由驚呼一聲，道：

「啊，天降血雨！」

「五嶽神君」隨如龍一眼認出了宗鴻羽使用的武功，那種狂傲必勝之態盡改，更顧不得丟人現眼，倒地一滾，滾出五尺多遠。他反應雖然相當的快，但宗鴻羽那急出如閃電般的血指，仍把他藍袍上點出了七個洞。

「五嶽神君」滾出五尺，滿以為這下脫出死神魔掌了，一抬頭，那顆心登時又跳到了口腔，脫口叫道：「我命休矣！」

原來，宗鴻羽那招「天降血雨」並沒有完，這時正以雷霆萬鈞之勢，當頭罩了下來，數不清的血紅指影，使人連脫逃的勇氣都生不出來。

就在這生死一髮之際，突聽宗鴻羽悶哼了一聲，凌空的身子，突然跌了下來，連退了四五步，幾乎跌倒，那血指也跟着消失於無形。

「五嶽神君」飛身暴退出五尺，抬眼向四周一掃，只見斗室之內，依舊空空，不見一個人影，不由心中奇道：「這是誰助了我呢？」

宗鴻羽心中暗嘆一聲，忖道：「就差那麼一點，但僅只這麼一點，生與死却換了對象。」

「五嶽神君」抬眼見宗鴻羽臉色蒼白如紙，不由冷笑一聲，道：「宗鴻羽，你好像受了傷了。」宗鴻羽冷笑道：「不然，只怕你早已死於在下指下了。」

「五嶽神君」見他不向四周找尋，心中突然一動，道：「這只能怪你自己不爭氣。」宗鴻羽冷冷的道：「也許上天看錯了人，留你這惡賊在世。」

「五嶽神君」何等奸滑，聞言心中立刻了然，暗忖道：「眞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抬眼注定宗鴻羽冷笑道：「宗鴻羽，老夫本來想留你一條命，只將誅仙劍拿來的，但你剛才那一招，却給你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

宗鴻羽冷笑道：「不錯，你不殺我，便永無寧日。」

「五嶽神君」隨如龍狂笑一聲，道：「哈哈……宗鴻羽，老夫先前並沒有把你放在眼中，自從進了這斗室，你智署與武功的表現，使我覺得自己樣樣都不如你，是以，老夫覺得一刻也不能留你多活，否則，就是與自己過不去。」話落雙目殺機盈盈，一步一步向宗鴻羽逼了上來。

宗鴻羽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站定了身子道：「你我全在別人監視之下，你再不下手，只怕沒有希望了。」

「五嶽神君」笑道：「不錯，不過現在大羅金仙也救不了你了。」聲落雙掌已提到了胸前。

兩人距離不到四尺，而現下宗鴻羽由於用力過度，眞力全失，與不會武功的人一般無二，難怪「五嶽神君」要口出狂言了。那知，世間許多事情，完全無法預料，「五嶽神君」隨如龍話聲才落，突聽身後一聲媚笑道：「只怕神君說得太過份了吧？」

「五嶽神君」隨如龍聞言一驚，但却沒有回身，心念電轉道：「此時不動手，再也沒有機會了。」思忖間，猛然一揚手，就要出掌。

驀地，一個嬌柔的聲音叫道：「神君……」

說也奇怪，「五嶽神君」一聞那聲音，雙臂竟然無力的垂了下來，而就在這一刹那，宗鴻羽已落入一個身披蟬翼輕紗的女子手中。

她，正是那西藏密宗的宗主。她看也不看身後的「五嶽神君」一眼，只溫柔的對宗鴻羽道：「小妹晚來一步，倒使公子受驚了。」

宗鴻羽用力一掙，脫出手來，連忙退了四步，冷冷的道：「別假惺惺，小爺今天既然落入你手中，一切聽你處制了。」

西藏宗主嬌笑道：「啊，你眞痛快，你只要照我的話做，本宗主一定不會虧待你就是了。」語氣倒是蠻誠懇的。

宗鴻羽聞言一怔，冷聲道：「做……做什麼。」西藏宗主成竹在胸的道：「到時本宗主自然會吩咐你。」

宗鴻羽聞言大怒，冷笑道：「吩咐?!你須吩咐在下，哈哈，別做夢了。」西藏宗主粉臉一寒道：「怎麼?!你只聽她們三個吩咐而不聽我的嗎？」

宗鴻羽怒道：「誰也不能命令我。」

「五嶽神君」隨如龍，這時已退到壁角，一雙精目不停的四處打量着，他見西藏派的人能夠自動出入，心知機鈕必然不出這四壁空空的斗室，是以，想找出那機關按鈕的所在地，但是，他看了半天什麼也沒看到。

西藏宗主當然知道「五嶽神君」隨如龍的動作，但她却故意裝做不知，任他去枉費心機。她嬌笑了一聲，對宗羽鴻道：「你說她們不能命令你，但你處處與她們合作，比方說，她們被困谷

底時，你就會叫她們怎麼脫逃，是嗎？」

宗鴻羽冷然道：「不錯！」一面說話，一面試着運功。

西藏宗主似乎毫無所覺，仍舊坦然的道：「她們駕乎萬人之上，只指揮人，而不受人指揮，這是可想而知的，那你與她們的合作難道說只是偶然的嗎？」

宗鴻羽冷聲道：「起碼她們的居心是為了中原武林同道，比你蛇蝎心腸好得多。」

西藏宗主的脾氣，確實好得驚人，宗鴻羽如此罵她，她竟然只淡淡的一笑置之，仍然道：「其實我的心腸也不壞，要知道，沒有殺伐難去莠草，不去莠草，難生良菓，是以，為了太平，必須先去掉不良份子。」

宗羽鴻聞言不肖的大笑道：「據在下所知，你所殺的，沒有一個壞人。」西藏宗主心機確實過人，反應也快得出奇，只聽她格格一陣大笑，道：「宗鴻羽，你有沒有聽過人不可貌相這句話？」

宗鴻羽冷笑道：「當然聽過。」西藏宗主向右跨出兩步，扭身一指「五嶽神君」陸如龍道：「假使你在未知此人底細之前，你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宗鴻羽心頭一動，忖道：「是呀，假使我當初不知此人就是五嶽神君，只怕真的要以為他是一個品德崇高無比的江湖前輩吧？」

西藏宗主見他一直沒有答話，心知他已有動搖了，連忙又道：「還有大悲，你第一眼見他時不是也以為他是個得道高僧嗎？其實，這些人全都壞到了家。」

五嶽神君白眉一揚，怒喝道：「老夫壞在那裏？」西藏宗主嬌笑一聲，道：「現在還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五嶽神君」陸如龍在江湖上何等威望，如今在宗羽鴻面前，竟連說話也要受人限制，那裏忍得下這口氣，登時大喝一聲，道：「呔，你把老夫看成什麼人了？」

西藏宗主嬌笑道：「待宰的羔羊。」聲音不慍不火，令人氣炸心肺。

「五嶽神君」再也控制不住，大吼一聲，道：「你接老夫一招試試。」一招驚雷奔電，閃電般向西藏宗主拍了出去。

「五嶽神君」陸如龍功力本就爐火純青了，這一掌又是含憤出手，其威力自然非同小可。掌出狂風，如激浪驚濤，推山裂岸，勢如萬馬奔騰，端的駭人聽聞。

宗鴻羽見狀心中暗忖道：「我一直沒見過此女功力，看她怎麼破解這一招？」那知，西藏宗主僅只淡淡的笑了笑道：「這不算什麼，有幾斤蠻力而已。」聲落右手單出，對準陸如龍一圈一劃，輕叱一聲道：「去吧！」

「轟！」的一聲，「五嶽神君」威猛無倫的掌風，竟然轉了方向，結結實實的擊在洞頂上，只把那堅逾精鋼的青石洞頂，打了個三尺多深的石洞，石硝紛紛，落滿一地，西藏宗主卻動也沒動。

「五嶽神君」驚得連退數步，脫口道：「移花接木?!」宗鴻羽心中也是一驚，忖道：「移花接木之功，我曾聽雯妹說過，剛學之人，只能順勢移轉，而爐火純青時，却可任意轉向，甚至還可以用之反擊敵人，莫非這妖女……」

宗鴻羽忖度未完，只聽西藏宗主若無其事的道：「我也知道，這些人有些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只要你與我合作，我不但可以……格格……」

宗羽鴻心中一動，道：「可以怎樣？」西藏宗主心中暗笑道：「我就不怕你不動心。」心念轉動間，笑道：「先別急，來人呀？」

她聲音一落，對面突然裂開一道石門，六個美如仙子，身披薄紗的美艷少女，婀娜的走了進來。

「五嶽神君」陸如龍一見六人身後有一條出路，想也不想，雙掌猛然向六個少女推出一招「橫掃重浪」向側推去，飛身一躍就想奪門而出。那知他身子才動，突聞嬌聲道：「在本姑娘未吩咐之前，你往那裏走。」

宗鴻羽只見西藏宗主身子一動，那「五嶽神君」陸如龍已被震回了原位，而那道石門也跟着自動閉了起來。

宗鴻羽茫然的一望那些少女，俊臉不由為之一紅，心說：「她們年紀輕輕的，怎麼一點羞恥之心都沒有？」思忖間，早已把頭轉了過去。

西藏宗主冷冷的望了垂頭喪氣的「五嶽神君」陸如龍一眼，冷聲道：「陸如龍，你武功與本姑娘相比如何，自己心裏有數，你如再不知進退，可別怪我要叫你躺在那裏聽話了，那時，以你的身份，只怕不大好看吧。」話聲甚是寒森，話

落突然轉頭笑對宗鴻羽道：「你看她們還美嗎？」

宗羽鴻冷哼一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時，宗鴻羽功力已恢復了些許。

西藏宗主笑道：「豈不是擺在眼前嗎？我是怕那三個了頭死後，你會寂寞啦！尤其是那白鶴仙子是嗎？格格……！」一陣嬌笑後，道：「所以，只要你看她們還可以，到時她們六個全是你的，任君取求。」

宗鴻羽直聽得心火高張，冷笑道：「你以為本人會聽你指揮。」西藏宗主笑對六個少女道：「他累了，你們快扶他去休息吧！」

六個少女第一次見到這種俊美男子，一個個春心全動，聞言一齊嬌應一聲，扭腰擺臀的向宗鴻羽走來。

宗羽鴻駭然暴退一步，雙掌提到胸前，大喝道：「站住！」六個少女媚眼齊飛，「咕咕！」輕笑一聲，仍然直撲上來。

宗鴻羽邊退邊道：「你們那個不要活了，儘管上。」

突然，宗鴻羽背上撞到了一樣硬硬的東西，心知自已退到了壁脚，然而，那六個少女依舊一停不停的走來。眼看，那最前面一人，已距宗鴻羽身前不滿兩尺處了，陣陣脂粉芳香中人欲醉，宗鴻羽心中大急，怒喝一聲，道：「回去！」聲落突然一招「推山塡海」向前推出去。

那六個少女萬沒料到宗鴻羽會突然向她們下此毒手，因為，根據以往多次的經驗，使她們得到了絕對信心。是以，宗鴻羽這突然的一掌，使她們連一點自衞的功力都來不及提起，只駭得個個粉臉變色，目瞪口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見人影一閃，宗鴻羽脈門已被西藏宗主扣住，只聽她冷笑一聲，道：「宗鴻羽，你想怎樣？」話落扭頭對那六個少女道：「你們退下去吧！」

六個少女埋怨似的掃了宗鴻羽一眼，似在埋怨他不懂風情，偏要自討苦吃，然後，輕移蓮步，向來路退去，此時，「五嶽神君」可不敢再有逃走之念了。

宗鴻羽怒極狂笑一聲，道：「宗主武功確實高明，哈哈……」西藏宗主冷笑道：「這只是因為你身中劇毒，武功退了十之八九之故。」話落一頓，突然震聲，道：「宗鴻羽，我問你，你到底還不想報父仇？」

宗鴻羽心頭一動，語氣一緩，道：「只怕沒有這麼容易吧？」

「當然容易，在下只要你誘三個人到此。」

宗鴻羽冷笑道：「那三個？」西藏宗主目中寒光一閃，道：「瑤池玉女、白鶴仙子、白鳳會總舵主三個。」

宗鴻羽心頭一震，冷笑道：「在下早就想到了。」西藏宗主淡然道：「五嶽神君、七殘叟、大悲以及千面人都在我手下，只要你點點頭，本宗主三個時辰內，拿他們首級給你。」

宗鴻羽確實有些心動，但另一個意念，却阻止了他，他強自壓下心中的渴望，冷聲道：「你只怕要失望了。」西藏宗主冷笑道：「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宗鴻羽何等冷傲，豈能受人威脅，冷然道：「只要你有方法能叫在下吃那罰酒，又何嘗不是辦法。」

「五嶽神君」緩緩把手中長劍舉了起來，雙目緊盯着西藏宗主身後的背心穴。西藏宗主伸手在薄紗底下拿出一包粉紅色的粉末，道：「這個東西你一服下，只怕就不得不聽本人指揮了。」

「定時毒藥是嗎？」

「三個月。」

宗鴻羽大笑道：「太多了。」西藏宗主心中一動，脫口道：「你是說……」

宗鴻羽笑道：「在下壽命，本來還有一個月，但依此時體內的反應判斷，只怕已難渡過七天了，哈哈……七天够嗎？」笑聲淒涼中，充滿了激憤。

就在這時，突聽「五嶽神君」大喝一聲，道：「照打！」銀光一閃，那柄斷劍已射到了西藏宗主背後。

西藏宗主心中一動，猛然一轉身，一把抓住劍刃，左手却輕巧的一點宗鴻羽的肩井穴。她似乎有意要在「五嶽神君」面前露一手，只見她玉掌輕輕一握，「沙沙」一陣連响，那柄斷劍，已被她握得粉碎。

「五嶽神君」面色為之大變，他自已用的兵刃，他自已心理當然有數，這柄劍雖然算不上什麼前古神兵，但能被一個武林中人人敬仰的人用，自然也不是凡品可比，西藏宗主這一手抓劍握劍，如無過人功力，誰敢嘗試，因為，她並不知道「五嶽神君」所用的是什麼劍啊。

西藏宗主冷冷的注定「五嶽神君」道：「你還有什麼絕學還沒展出來呢？」

「五嶽神君」隨如龍確也算得上是個機詐的人物，聞言竟然毫不思索的仰天大笑一聲，搖頭道：「老夫自知不是宗主之敵。」

西藏宗主笑道：「那你既然奈何不了本姑娘，那只有聽本姑娘指揮了。」

「五嶽神君」隨如龍見狀，心中暗忖道：「看樣子她也想利用我去對付三人，我倒得好好要脅她一下。」轉念間，冷聲道：「你能勝得了老夫，只是功力上，老夫的意志，只怕你還控制不了。」

「眞的嗎？」

「五嶽神君」心中一寒，但仍鎭定的道：「老夫相信是如此。」西藏宗主一揚手中藥粉道：「你的壽命大概不至於只有三個月吧？不過，此藥服下之後，很不舒服，大概七天就要服一次解藥，不過，假使你眞的以爲本姑娘無法控制你意志的話，大可以試一試。」

就在這時，洞門突然一開，閃電射進一人，「五嶽神君」一抬眼，不由驚道：「啊，七殘叟？！」

「七殘叟」看也沒看「五嶽神君」一眼，急急奔到西藏宗主面前，哀求道：「宗主，老夫接受了。」說話間滿臉痛苦之色，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狀似痛苦至極。西藏宗主冷笑一聲，道：「你不是走了嗎？」

「但是，但是……」

「本姑娘並未限制你的自由啊！」

「七殘叟」扶在長劍上的雙臂已開始發抖，如同害了寒熱病似的，聞言痛苦無比的哀求道：「宗主，不論你吩咐我做什麼，我都願意做，決不敢抗命。」

「五嶽神君」隨如龍見狀大驚，心說：「這是什麼毒藥，竟然能使這殘酷無比的七殘叟如此低聲下氣。」想到這裏，心中不由冷汗直流。

西藏宗主冷聲道：「那你倒地給我滾出去吧，自然有人會給你解藥。」

「五嶽神君」心中忖道：「這怎麼可能？」那知，不可能的事，偏偏就可能，七殘叟竟然眞的倒地滾了出去。

西藏宗主冷冷的望了「五嶽神君」一眼，道：「神君有什麼意見？」

「五嶽神君」道：「這藥確實厲害。」西藏宗主笑道：「等你服下後，本姑娘一定放你自由。」

「五嶽神君」笑道：「宗主不怕老夫找到解藥嗎？」

「只要你找得到。」話落輕移蓮步，向「五嶽神君」走去。

「五嶽神君」見狀大驚，忙道：「且慢！」

西藏宗主冷聲道：「怎麼？！你答應了？」

「五嶽神君」點頭道：「不錯！」

「那你把這藥服下吧！」

「還要再服藥？你難道不信任老夫？」

西藏宗主笑道：「這是本姑娘的例行公式。

「五嶽神君」急道：「老夫一向言出必行。」西藏宗主也道：「本宗主也是如此。」

「五嶽神君」心知今日之局不服是不行了，當下道：「宗主能答應老夫提的條件嗎？」

西藏宗主妖媚的一笑道：「你覺得本宗主一定會答應你嗎？」

「五嶽神君」隨如龍毫不在意的笑道：「宗主如果想使老夫心服口服，你似乎不該如此拒人千百里外吧？」語氣說得甚是坦然，好像老朋友在談天。

西藏宗主點頭道：「此言有理，你說說看吧！」

「五嶽神君」隨如龍道：「如果你不答應，老夫說了也是枉然。」西藏宗主道：「本人好像有決定的權利吧？」

「五嶽神君」面色一變，似乎就要發脾氣，但轉而一想，自己已完全控制在西藏宗主手中，沒有再多說的必要，只好哈哈一笑道：「對對對！」

西藏宗主笑道：「嗯，你很識時務，不愧是一代梟雄，你說吧。」

「五嶽神君」道：「第一，宗主必須給我一個不高不低的位置，以便我在必要時，可以指揮部份人力，達到宗主的命令。」

宗鴻羽直聽得又急又氣，可惜他不能說話，心中暗恨道：「此人一變，中原羣雄可就遭殃了。」

西藏宗主笑道：「這個當然，不過，那送發之人，必須職位高於你，到時，我會發一個令符

給你的，放心吧。」

「五嶽神君」道：「第二，必須將此人立刻殺掉。」話落一指宗鴻羽。

西藏宗主道：「爲什麼？」

「五嶽神君」鄭重的道：「因爲，我們之間的秘密他全知道了。」

西藏宗主笑道：「不行，他的利用價值還很大，不能殺。」

「五嶽神君」不平的道：「宗主既然要用老夫，就不該再用他。」

西藏宗主冷然道：「只有他，才能引動那三個人，我所以要用你，只是想叫你通知她們，宗鴻羽現在還活着，而且，已落入我手中。」

「她們不是全都在宗主控制之下了嗎？」

西藏宗主粉臉一變，突然道：「她們現在雖然被我困在此山腹中，但本宗主說句不怕丟人的話，她們個個智畧都不在我之下，我想借此天然障礙殺害她們，恐怕還辦不到。」

「困久了她們自然也會餓死洞內。」

西藏宗主冷然道：「問題就是無法久困她們。」

宗鴻羽心中暗自高興，忖道：「只要她們不死，你這妖女就難成大害。」現在，他突然對三女又生出無限好感來了。

「五嶽神君」道：「那老夫要怎樣通知她們呢？」西藏宗主道：「假使我猜的不錯，現下那白鶴仙子只怕已經脫困了，她一脫困，想必要找宗鴻羽，而其他人在她找尋期間，也都會先後被放出，那時，我自然會安排一個地方，讓她們把你救出去。」

「五嶽神君」眼珠一轉，奇道：「石室中，你爲什麼不裝上機關呢。」

「這是我個人的事，不過，你們下次再進此山腹時，只怕沒有這麼安全了。」話落一頓，抖手把手中紙包丟給陸如龍道：「你把這個服下吧！」

「五嶽神君」陸如龍知道反抗徒受其辱，與事無補，當即接過，一咬牙根，把那藥粉吞服下去。西藏宗主點頭笑道：「嗯，等事成之後，你可算得上是第一功臣了。」

「五嶽神君」苦笑道：「假使宗主要償賜的話，老夫只求一命而已。」

西藏宗主笑道：「只怕不止此，現在，你可以循那道門一直出去，有路就走，自然會走到我要你去的地方。」

「見着她們怎麼說呢？」

西藏宗主粉面殺機一閃，道：「你就說宗鴻羽被鎖在猿愁崖上。」

「宗主可是已佈置好了？」

西藏宗主冷聲道：「我相信你跟她們心裏都明白，何必多問。」

「老夫告辭了。」話落大步而去。

西藏宗主反身把宗鴻羽抱在懷裏，轉身舉步向門口走去，一邊笑道：「你想不到對我還有這麼大的用處吧。」一頓，又輕咦一聲，道：「你長得可眞俊呢，難怪那白鶴仙子會如此傾心於你。」話落「格格」一笑，俯首輕輕在宗鴻羽的頰上親了一口。

宗鴻羽此時有口難言，幾乎肺都氣炸了。

× × ×

黑石高突，重重疊疊，亂石星佈，蓋遍地面，沒有樹，沒有草，荒脊而無生氣。上空白雲飄浮，崖下輕霧如烟，荒涼中，充滿了無窮殺機。

這裏，就是猿愁崖，顧名思意，連猿猴如此善於攀登，竟也無法上得此崖，其險狀可想而知。

崖頂，一塊突起直拔的石尖上，宗鴻羽靜靜的坐在那裏，四條大鐵鍊，分鎖着他手脚穴脈，使他無法行功。

其實，這是多餘的，因爲，宗鴻羽二次使用那招「天降血雨」後，便一直沒有再把功力恢復。

一天的烈日，已把宗鴻羽白晢的俊臉晒得有些黑了。

宗鴻羽靜靜的望着西山漸沉的太陽，暗暗祝禱道：「願上天可憐天下蒼生，別讓她們來。」突然，一陣脚步走了過來，一個粗獷的聲音叫道：「小子，你到底餓不餓？」

宗鴻羽抬眼望了兩個大漢一眼，冷笑道：「在下餓了自然會招呼你們。」

右邊大漢道：「哼，難道我們是來侍候你的不成。」

「那末，兩位大可以不用管。」左邊大漢怒道：「我們要監視你！」

宗鴻羽冷笑道：「你們自信有此能耐嗎？」

兩個大漢同時跨上一步，道：「你要不要試試？」

宮裝少婦逼宗鴻羽跳岩，但却被一隻彩鳳將他救去。

宗鴻羽狂笑一聲，道：「在下雖然被鎖在這裏，但可沒有把你們放在眼中。」兩個大漢聞言大怒，虎吼一聲，雙雙向宗鴻羽撲來，舉手去抓他脚上的鐵鍊。

宗鴻羽此時武功雖然受限制而不能用，但招法却仍在，雙脚一伸，一招「鵲雀蹬指」踢在兩個大

漢胸上，直把兩個大漢踢得「哎唷！」叫出聲來，但卻仍然抓住了鐵鍊。

兩個大漢各抓一條，左邊一人陰笑道：「我們宗主吩咐過，爲了使那三個丫頭心疼起見，只好讓你吃點苦頭了，來，老張，我們拉。」兩人向兩旁一站，就要動手。

就在這時，突然，一個陰沉的聲音道：「你們不配！」

兩個大漢聞聲一回頭，不由眼前一亮，只見面前正站着一個看來四十上下，美艷無比的宮裝少婦，不由同時問道：「你是誰？」宮裝少婦冷冰冰的道：「你們問閻王去吧！」話落只見他玉手輕輕一揮，兩個大漢突然無聲無息的飛下了斷崖。

這一手，顯然不是尋常武功可比，因爲，那兩個大漢連慘叫一聲都沒有發出啊。

宗鴻羽怔怔的望着面如寒霜，向自己走來的少婦，心中不知她要對自己怎樣，甚是不安。

宮裝少婦，走上前去，把宗鴻羽手脚上的粗鋼鍊，一一捏斷，冷冷的道：「站起來！」

宗鴻羽緩緩站了起來，淡然的道：「以夫人的臉色判斷，你顯然不是救我的。」少婦臉色微微一動，但瞬即消失，冷聲道：「你認不認識一個冷雪梅。」

宗鴻羽一怔道：「你問她做什麼？可是出了什麼事？」言下甚是焦急。

少婦粉臉上殺機一現，道：「那你是認識的了？」宗鴻羽點頭道：「不但認識，她還是我妻子。」

少婦聞聲，厲叱一聲道：「你等於宣佈你自己的死罪！」

宗鴻羽一震，脫口道：「你是誰？」少婦突然拍出一掌，道：「冷雪梅的師傅！」

宗鴻羽一聽，此人就是「白鶴仙子」冷雪梅的師傅，心中不由一楞，暗奇道：「冷雪梅不是說她師傅已經死了嗎？如今怎麼又活了呢？這中間到底有些什麼文章？而我與冷雪梅的事，莫非此人已看到了。」

那宮裝婦人，見宗鴻羽臉上一片迷茫之色，不由冷哼一聲，道：「你與雪兒的事，我全知道。」

宗鴻羽心頭一動，脫口道：「但老前輩似乎並非爲救晚輩而來。」宮裝婦人冷笑道：「不錯，我是爲殺你而來。」

「殺我？宗某與老前輩並無什麼深仇大恨。」

宮裝婦人陰森的道：「你使雪兒意志消沉，打算放棄我交於她的使命，你不死，她永遠不會依我吩咐去做的，是以，我必須除掉你。」

宗鴻羽心念電轉，笑道：「雪妹愛我至深，我一死，她必然會以死相殉，那時，只怕老前輩的損失更大了。」

宮裝少婦冷笑道：「假使我對她說你死於中原江湖羣豪之手，你猜那情形會怎樣？」

宗鴻羽聞言大驚，他深知「白鶴仙子」冷雪梅性如烈火，假如她一旦知道自己死在羣豪手中，誓必不顧一切的爲自己報仇，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宗鴻羽沉默了，時間卻在這不調和的狀況下消失着，山下，閃過西藏宗主的轎影，但僅只一閃便消失了。宮裝少婦抬眼笑：「你想到了沒有？」

宗鴻羽淡然抬頭，道：「老前輩，你計劃的出乎我宗鴻羽意料之外，不過，你就是不這樣做，我也難再活過七天了，雪妹也知道。」

宮裝婦人向前邁進一步，道：「你是說已沒有反抗能力了？」

宗鴻羽淡然道：「確是如此。」宮裝少婦心中暗忖道：「此人長得確實迷人，難怪雪兒會愛上他，好在他只有七天的壽命了，我就是不殺他，他也要死的，總算沒有太對不起雪兒。」轉念間，道：「你自己跳到身後石崖下去吧！」

宗鴻羽淡然的向身後掃了一眼，臉上除了微微有點悽涼外，沒有任何畏懼的表情，只黯然的抬眼，道：「老前輩，你肯答應我一個要求嗎？」

宮裝少婦美目一瞪，道：「你想拖時間？」一

宗鴻羽搖搖頭，轉身舉步向石崖邊走去，一邊說：「那就算了吧！」聲落人已到達崖邊，舉步向崖下躍去。宮裝少婦心頭一緊，突然喝道：「站住，你說吧！」

宗鴻羽沒有回頭，只淡淡的道：「我只希望前輩站在長輩的立場，轉告令徒及其他二女，五嶽神君隨如龍靠不住。」話落突然奮身一躍，落下崖去。沒有恐懼的叫聲，也沒有怨恨的話語，一切，全都在靜默中變成了過去。

宮裝婦人，失魂落魄的喃喃自語道：「雪兒

將來不會諒解我的，永遠不會，正如我想念他一樣，永遠不能忘記他。」

崖下無聲無息的飛起一隻大鳳凰，那是屬於「瑤池玉女」的。

那鳳凰的控制之人，似乎知道有一個功高駭人的奇人在岩上，是以，那鳳凰並未直接飛上，而是斜掠而出，不大工夫，便消失於天際。

宮裝婦人偶一抬眼，不由心頭一震，先是一喜，繼而粉臉上泛起無限怒意，自語道：「那個小雀膽敢如此大膽，明目張膽的與我做對，哼！」話落，身子一動，就要向鳳凰消失的方向追去。

就在這時，突然崖上一個清朗的聲音叫道：「菱妹，何苦與她們小孩子一般見識？」語氣甚是柔和。

宮裝婦人聞粉臉大變，猛然回頭，只見，一個年約四十上下，劍眉星目的中年書生正岸然立於五尺之外。宮裝婦人不由自主的脫口道：「你沒有死？」話聲有興奮也有怒意。中年書生笑道：「是的，要是我死了，那四十年前的誤會，只怕永遠沒有人能解得開了。」

宮裝婦人這時已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冷笑一聲，道：「誤會？你想騙誰？四十年前的那件公案，知道的並不只有你一個人，何必自抬身價？」

中年書生正色道：「不錯，當年在場的人有你，有我，還有這裏的主人。」話落向峯下掃了一眼，似在找尋什麼？

宮裝婦人冷冷的道：「只怕還有一個你沒有算上。」

「那人已死了，何必再算他他呢？」

宮裝婦人聞言一驚道：「什麼？你說當年在場的那個十幾歲的小孩被殺了？」

中年書生道：「是的，他不該看見那事，更不該在武林中闖下盛名，以致那人怕他把當年所見，傳入江湖，不得不殺以滅口。」

宮裝婦人美目中突然冷芒一閃，狠聲自語道：「凌紅霞啊，你好狠的心啊！」

中年書生道：「但她並沒有你狠。」

宮裝婦人聞言一怔，突然陰笑一聲，道：「不錯，我的確狠，你又怎樣？」中年書生悵然的道：「她殺了父親，你殺了兒子。」

宮裝婦人粉臉一紅，突然嬌叱一聲，道：「你找死！」一招「鳳舞靑冥」向中年書生拍了過去。出手快逾電光一閃，但卻不帶一絲風聲，一股無形的壓力，直向中年書生胸口壓到。

中年書生識得厲害，臉上神色一凜，錯步旋身，倒飄出去四丈多遠，未等宮裝婦人開聲，搶着道：「對嘛！我有什麼地方說錯啦？」

宮裝婦人住手厲叱道：「我什麼時候有兒子了？」

中年書生搖頭道：「虎毒不食兒，我說你殺的當然不是你自己的兒子，而是，當年在場那小孩子的兒子。」

宮裝婦人聞言大驚道：「此話當眞？」先前那種憤怒，已隨着現在的驚異而消失於無形。

中年書生笑道：「不過，你殺他，我卻已救了他？」

宮裝婦人心頭稍放，冷笑一聲，道：「人情你做了，但你還沒有付出代價。」

「什麼代價？」

宮裝婦人大喝一聲，道：「就是這個。」話落雙掌同時拍了出去。

中年書生向峯下一掃，臉色突然一變，狂笑一聲，道：「我可沒有那麼多閒情陪着你玩。」聲落人已倒射出二十丈外。宮裝婦人性烈如火，怎肯就此罷休，大喝一聲，飛身凌空向中年書生追出去。

就在兩人剛離峯頂不久，突然！轟的一聲大閃，那峯頭已然爆炸成片片碎石，威勢駭人之極。

× × ×

和煦的陽光，照射在白皚皚的長白山上，積雪化成冷水，由高山滙流入底谷，發出轟轟之聲，勢如萬馬奔騰，聲勢甚是駭人。

氣溫，並未因上空的烈日而增高，相反的，更冷了許多，似乎與烈日極不相稱，因爲，溫暖大地的陽光 ，竟然溫暖不了這座積雪的高山。

瑤池下的桃花谷，現時花已全謝，小小的桃子覆蓋於綠葉之下，使谷底由粉紅變成了翠綠色。沒有人跡，沒有鳥聲，看來，這裏連綿的屋宇，好似無人居住的。

不過，事實卻非如此。這時，那高大堂煌的白漆大廳裏，不是正有十多個人嗎？

「瑤池玉女」高坐於主位，兩側分立着許多老老少少的女弟子，當然，「神算龍女」、「四

不像。」等人也在內

在「瑤池玉女」對面兩丈以外，默默的坐着一身黑衣的宗鴻羽，他紅潤的俊臉，現在變得如此蒼白，劍眉深鎖，似有着無限心事。

大廳，仍是那麼沉寂，沒有一個人開聲。「瑤池玉女」抬眼掃了宗鴻羽一瞥，道：「宗鴻羽，你這是二次重來此地了。」

宗鴻羽冷漠的一抬頭，道：「但並非在自己來的。」

「瑤池玉女」黛眉一揚，心中不滿的忖道：「我救了你一命，你不但不感激，反以為我是強迫你來此的，哼！世間竟有這種忘恩之人。」繼而又忖道：「假使他現在肯求我，我可以把什麼都給他，甚至，這令主我也可以不要。」隨着那奇怪的念頭，她粉臉上緩緩升起一絲淡淡的憂抑，她知道，宗鴻羽是決不會求她的，因為他最初很那麼做時，被她拒絕了，雖然，後來她後悔了，但是，他怎會知道呢？

「四不像」性情最烈，見令主久未開聲，忍不住冷哼了一聲，道：「嘿，宗鴻羽，難道你沒有一點人性？」

宗鴻羽冷然的道：「在下聽不懂你的意思。」

「四不像」大怒，霍然起身道：「你怎麼現在還在活着。」

宗鴻羽劍眉一揚，似乎就要發作，然而，他突然又忍下來了，也許，他以為不值得這麼做，不管如何，人家救自己總沒有惡意的。

他淡然的一笑道：「是貴令主救的，不過，她只救了一個屍體回來而已。」話聲很平淡，但是，平淡中卻隱約帶着無限憂抑。

「瑤池玉女」聞言芳心大震，霍然抬起美目，盯住宗鴻羽，櫻嘴連動，但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四不像」冷笑道：「本谷無處掩埋屍體，你……」

「神算龍女」急忘一拉「四不像」衣袖，冷聲，道：「你考慮過後果了沒有？」聲音很低，但卻有震人心弦的力量。

「四不像」人雖有些偏激，但卻不是不識大體之人，聞言一想，臉色不由為之大變，不安的目光，油然落到「瑤池玉女」粉臉上。

她，「瑤池玉女」沒有看她，也沒有埋怨之色，但是，她那清澈的美目中，此時卻已蒙上了一層淡淡的淚光。

「四不像」不安的低聲道：「令主，卑職知罪了。」

「瑤池玉女」黯然的搖搖頭，道：「為了本令尊嚴，你確實應該這麼做。」

「四不像」道：「但是！」

「瑤池玉女」搖手道：「你不必多說了。」話落抬眼注定宗鴻羽肯定的道：「你一定知道自己尚能支持多久？」

宗鴻羽避開她的目光，淡然的道：「不到五天。」

「瑤池王女」心頭一緊，脫口道：「你不想找那解藥了？」

宗鴻羽笑道：「令主不會救一個為害江湖的人吧。」

「神算龍女」突然挿口道：「我想生命總比一切都珍貴，是嗎？宗兄弟。」

宗鴻羽淡然搖頭道：「對宗某來說並非如此，我的生命，寄托在許多生命之上，只有把這些案來，我的生才有意義。」

「瑤池玉女」道：「這麼肯定？」宗鴻羽冷然道：「不過，令主現在有足够的力量阻止。」

「瑤池玉女」道：「本令主想，我用不着這麼做。」她對宗鴻羽的冷漠，始終無法忍耐得下，因為，她也是一個冷傲的女子啊！

宗鴻羽笑道：「是的，只要五天一過。」

「瑤池玉女」粉臉一變，脫口道：「宗鴻羽，你真的不求我嗎？」

宗鴻羽聞言一怔，突然笑道：「令主，要求你的人多的是，何苦一定要我一個垂死的人求求呢？」話落一頓，突然想起什麼似的，道：「對，我們不談這些了，令主總算救過在下一場，不管這生命是如何的短暫，在下總是該感謝這救命之恩的。」

「瑤池玉女」芳心不由為之一甜，她，第一次聽宗鴻羽對她說出這種溫和的話，一雙美目射出無限柔順的光芒，盯着宗鴻羽，靜待下文。

「神算龍女」心忖道：「生命總是珍貴的，我還以為你宗鴻羽真的置生死於不顧了呢？原來你是想用別的方法來代替請求。」

宗鴻羽沉聲道：「是以在下想告訴令主一個大奸大惡，而不可與之接觸之人。」

「瑤池玉女」大失所望，木然的道：「誰？

」宗鴻羽道：「五嶽神君陸如龍，他已投靠密宗了。」

「神算龍女」心頭一怔，突然恍然而悟的忖道：「你這方法可真毒，原來是想假我們之手，了却你自己的怨仇，哼，宗鴻羽，你也低估了瑤池令了。」

「瑤池玉女」輕啊了一聲，突然道：「我想陸如龍一定與你有仇？」

宗鴻羽心中暗自嘆息一聲，道：「是的，他是我的殺父仇人。」

「瑤池玉女」霍然起身，堅決的道：「宗鴻羽，只要你肯求我，我願意盡一己之力，替你了却宿怨。」

瑤池令中的弟子，聞言全都大吃一驚，由她們令主雙目中透出的駭人寒芒，她們知道此話決非兒戲，但是，她們却很少人知道，令主爲什麼會突然變得如此乖戾。

宗鴻羽緩緩站起身來，黯然搖搖道：「我只是請令主注意此人而已，令主，不必那麼做。」話落沉重的嘆了一口氣，道：「宗鴻羽生不能手刄父仇，但必是天數如此，又何必假他人之手呢？令主，在下告辭了。」話落舉步向廳外走去。

「瑤池玉女」頓聲，道：「這是永訣嗎？」

宗鴻羽沒有回頭，只淡然的應道：「令主沒有猜錯，今後江湖上，令主又少了一個困擾你的人了。」

「瑤池玉女」大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宗鴻羽這時已走出了大廳，淡然道：「事實確是如此。」

「神算龍女」一拉「四不像」道：「你願不願意將功折你剛才妄言之罪。」

「四不像」見令主哀怨欲絕之狀，心中早就沒了主意，聞言忙道：「願意，當然願意。」

這時，宗鴻羽已走出五丈以外「神算龍女」一指宗鴻羽背影道：「將宗鴻羽攔下來。」

「四不像」一怔，道：「我一個人。」

「他已無法行功了。」

「四不像」心頭一動，突然，大喝一聲，飛身向宗鴻羽撲去。

宗鴻羽果然功力已失，「四不像」一出手便扣住他的門脈，帶回了大廳。

「瑤池玉女」茫然的道：「你這是幹什麼？」

「神算龍女」鄭重的道：「令主，請原諒卑職越權之罪。」話落，未等「瑤池玉女」開腔，已朝「四不像」一使眼色，沉聲，道：「把他禁在令主後花園的書房中。」

「四不像」現在倒聰明起來了，聞言一聲不響，一手用勁托起宗鴻羽逕奔後花園而去。

「瑤池玉女」黯然的掃了「神算龍女」一眼，道：「姊姊，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這又有什麼用呢？唉！」

「神算龍女」道：「令主，讓宗鴻羽在那裏想三天三夜好了，凡是人，一平心靜氣的沉思，往往會把激動中下的不合理意念改掉的。」

「瑤池玉女」愁苦的搖頭道：「你該知道他的個性。」

「神算龍女」道：「不錯，他的個性的確很倔强，但是我們除了這麼做以外，再沒有其他方法了啊！我們此刻如果放走了宗鴻羽，只怕他下不了長白山便已凍死冰雪中了。」

「瑤池玉女」凄然的道：「但是，他恨我！」

「神算龍女」搖頭否認道：「令主，愛與恨本是利劍雙刄，都能置人於死，其功能完全一樣，只是名稱不同而已，又有誰能斷定什麼是愛，什麼是恨呢？令主，你已很累了，快去休息休息吧！」

「瑤池玉女」點了點頭，起步向內室走去，突然，她又停住了脚步，自語似的道：「他還沒有吃東西。」話落轉身又向房外走去。

「神算龍女」沒有再阻止，只沉重的嘆息了一聲，道：「宗鴻羽一死，只怕瑤池令也要跟着冰消瓦解了，唉，情，情情，多麼可怕的東西啊！」大廳中所有的人也都陷入了沉思中，似有一股愁雲慘霧籠罩着。

再說，宗鴻羽他自被關進書房內，由於功力已失，無法破門而出，一股無名怒火，便自然而然的想找東西發洩，於是，很自然的，便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陳設的銀架上，成千成萬冊的書，舉手就去推那銀架。

但是，當他看到書房如此整潔，書也陳列得那麼整齊時，突然，他又把手放了下來，喃喃特道：「這是她的書房，我不應該破壞它。」於是，他停下了手，找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沒有多久，一個俏麗的婢女，送進了飯來，宗鴻羽本想不吃，但又覺得如此做太過小氣，但

隨便吃了一點。

當第二次飯來時，天巳黑了，宗鴻羽把那婢女打發走後，便找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他望了那整潔而芳香撲的床舖一眼，雖然，他很想上去躺下，但是，理智克制住了他，因爲，那是一個少女的床舖。他沒有點亮桌上的琉璃燈，他需要黑暗，讓自己在黑暗中可以想許多從未想過的事。也許他太疲倦了，不知何時，竟斜倚在牆上睡着了。

書房的門輕輕啓了開來，一個婀娜的身段，如幽靈般的閃了進來，她望着沉睡中的宗鴻羽，喃喃哀傷的自語，道：「你不會想到我守候你多久了吧？我做的東西，你吃得很少，爲什麼呢？不合口胃，還是因爲恨我？我，我要那一天才能知道這些永遠猜不出的謎題呢？告訴我，鴻羽，你告訴我呀！」兩行情淚，隨着她喃喃的自語聲滾了下來。

宗鴻羽翻了個身，把少女嚇了一跳，直到她斷定宗鴻羽未醒，才走到床邊，拿起一床輕柔的薄被替他蓋在身上，在一聲幽怨的嘆息中，離開了石室。

三天時間，在平常人並不覺得怎樣，但在宗鴻羽而言，他卻覺得自己如同過了三百年，因爲，他知道自己的死期，而還有許多事沒有交代。

太陽剛剛落下峯去，書房的門開了，宗鴻羽沒有回頭，仍望着窗外出神。突然，一個嬌怯的聲音叫道：「宗相公！」

宗鴻羽聞聲一震，因爲，這不是那婢女的聲音，而是——

他沉默轉過身來，不安的脫口道：「令主！」只見，她手中托着一個玉盤，上面放着許多精緻的名菜，她粉臉上雖然帶着笑意，但卻掩蓋不住她眸子深處的憂愁。

宗鴻羽急步上前，接過玉盤，不安的道：「令主，你這樣對待在下，宗某實在擔待不起。」

「瑤池玉女」垂下粉頸，就近坐下，幽幽的道：「所以你一直吃得很少，來表達心中的不安是嗎？」

宗鴻羽把玉盤放在桌上，抬頭驚奇的問道：「這幾天的東西都是你做的？」

「瑤池玉女」幽幽的抬眼道：「一定不合你的口胃是嗎？」宗鴻羽搖頭，道：「不！是在下沒有胃口。」

「瑤池玉女」道：「因爲把你關在這裏之故嗎？」宗鴻羽道：「是因爲在下沒有那種視死如歸的勇氣。」

「瑤池玉女」心中一動，忖道：「神算龍女智畧果然超人，我當初怎麼沒有想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這句話呢？」轉念間，問道：「你怕死了？」

宗鴻羽笑了笑道：「任何人都怕。」

「瑤池玉女」開朗的道：「我可以救你。」

宗鴻羽淡然的道：「我巳考慮過很久。」

「決定了嗎？」

宗鴻羽點點道：「是的。」

「瑤池玉女」美目中神光一閃，道：「我可以立刻去採那解藥來給你。」宗鴻羽搖頭道：「令主不要誤會……」

「你不接受？」

宗鴻羽點頭道：「這是我考慮的結果。」

「瑤池玉女」只覺心灰意冷，兩顆淸淚已莊然落下，泣聲道：「因爲你始終恨我，寧願死，也不受我點滴恩惠是嗎？」

宗鴻羽心中黯然嘆息一聲，鄭重的道：「令主請原諒在下這種不知好歹的回答，恨，我除了恨那些使我家破人亡的人以外，沒有恨過任何人，所以，在下活着，便必須殺人，直到把那些人殺光。」

「瑤池玉女」心頭一鬆，突然抬頭笑了，春花般的笑靨，襯托着她長睫毛上的兩顆淸淚，分外迷人。

宗鴻羽迷茫的望着她純真的笑靨，心說：「她爲什麼要這樣笑？」

「瑤池玉女」笑了笑道：「我可以幫你把他們全部殺光。」

宗鴻羽奇道：「你？」

「瑤池玉女」點頭堅決的，道：「是的，我，只要你不恨我，我就要把你醫好，這幾天，你在考慮，我也同樣在考慮，我是人，你該知道，我是人，而不是至高無上的法律，我要享有人應有的權利，我可以放棄一切。」

宗鴻羽迷茫的道：「爲什麼？」「瑤池玉女」粉頰上掠過一陣紅暈，斷然道：「爲了你！」

「爲了我？」

「是的，爲了你，我早就想不要幹這什麼令

主了，你，你心目中現在只有仇恨，是以，你不知道人除了仇與恨以外，尚有寂寞。」

宗鴻羽心中更不安了，他不是傻子，他同樣有着靈敏過人的思考能力，他誠懇的望了「瑤池玉女」一眼，道：「令主，你會後悔。」

「瑤池玉女」道：「不要叫我令主，我叫白翠薇，你該知道，人，為了追尋他心底深處的理想，就是為此而死，也是心甘情願的。」

宗鴻羽大驚，脫口道：「令主，不，白姑娘，你……」

「瑤池玉女」白翠薇淡然的搖頭道：「你不要多說了，我心意已決，你快吃點東西，我這就去取那解毒之藥。」話落起身向門外走去。

宗鴻羽茫然的望着她窈窕的背影，心中說不出是苦是愛。

恰在這時，門口突然人影一閃，一個金身武裝的女子飛落「瑤池玉女」白翠薇身前，急促的道：「啟稟令主，不，不好了？」

「瑤池玉女」白翠薇黛眉一皺道：「什麼事？」

那女子深吸了一口氣，道：「剛才山中來了兩個人，『金笛銀笛』婆婆與十幾個護道弟子已全傷在她們手中了，現在護山三老及蘭西老人，降龍仙等人正圍住她倆，但局勢卻仍是一面倒，是以，福堂前號叫弟子來稟告令主定奪。」

宗鴻羽心頭一從，忖道：「武林中會有這等高手！但憑護山三老都擋不住她們，這兩個人到底是誰呢？」思忖間，星目不由向「瑤池玉女」望了過去。

「瑤池玉女」平靜的臉上，這時已罩滿殺機，顯然，她一聽令下大將受傷，已動了真怒，只見她美目中寒光一閃，問道：「兩個什麼樣的人？」

那女子道：「一個艷麗少女，和一個滿臉花紋，形如鬼怪的老太婆，最厲害的是那少女，金笛前輩，在她手下連兩招也沒走完，便被擊倒了了。」

「瑤池玉女」聞言大驚，心忖道：「此人武功只怕不在我之下，就得馬上前去看看。」忖間回眸望了宗鴻羽一眼，只見他正神色木然的在那兒沉思自語，但卻聽不到他說些什麼？

「瑤池玉女」一怔後，道：「她們可曾說明來意？」

「她們說要找令主。」

「瑤池玉女」不再猶疑，回頭對宗鴻羽道：「你在這裏等等，我去去就來。」未等宗鴻羽回答，蓮足頓處，人已消失於花園中。

宗鴻羽根本就沒聽到她說些什麼，這時，突然若有所悟的道：「一定是她，一個月快到了，她一定提早完成了武功，我必須馬上去看看，不然，難得兩敗俱傷。」自語罷，抬眼見那通報的少女還在那裏，急忙道：「姑娘，在下可否麻煩你把在下帶到那地方去。」

那女子見令主一去，似乎放心了很多，聞言抬眼道：「那麼走吧。」

宗鴻羽俊臉一紅，道：「姑娘請助在下一臂之力如何？」那女子一怔，接着俊臉一紅道：「你不就是宗鴻羽嗎？」宗鴻羽不自然的道：「在下正是。」

那女子笑道：「那個不知宗鴻羽身懷絕學，小女子可不敢獻醜。」

宗鴻羽俊臉一紅，淡然道：「江湖上誰也知道宗鴻羽已接近死亡之期了。」

那女子一楞，道：「你功力已失了？」宗鴻羽點點頭，自嘲的笑道：「否則，在下也不敢麻煩姑娘了。」

那女子看了宗鴻羽一眼，心中暗忖道：「此人長得果如金童一般，難怪令主對他如此的着迷，不過，此人也太冷傲了一點，明明在求人之際，聞言卻仍是那麼肯定，好像人家一定要幫他似的。」她心中雖然這麼想，但卻仍不由自主的伸手拉起了宗鴻羽的手，道：「好吧，小女子獻醜了。」話落蓮足一頓，飛一般的向前越屋越奔而去。

「瑤池令下」的人，的確個個不凡，這女子雖然只是令中三流的腳色，但奔行速度，卻仍非江湖上普通人物可比。轉眼間，已到達前面林前，只見，現場躺着十幾個受傷倒地的女弟子，「瑤池玉女」白翠薇正與一個美艷的女子對面而立。

宗鴻羽在十丈以外停身，一見那少女，心頭不由一沉，喃喃道：「果然是她。」那女子，正是柳依雯與鬼面婆婆。

柳依雯一見宗鴻羽，登時天真的叫道：「人家知道你在這裏，但她們不讓我進來嘛！」

「鬼面婆婆」卻冷冷的問道：「宗鴻羽，你在這裏好像很自由啊！」宗鴻羽點頭，道：「是

的，婆婆。」

「鬼面婆婆」精目中寒光一閃，道：「那是你自己願意來的了？」

宗鴻羽怕她們再起誤會，連忙點頭道：「是的。」柳依雯粉臉登時爲之一變，怒道：「你爲什麼不等我出來後再來？」

「鬼面婆婆」卻冷聲道：「也許，他早就把你忘了。」「鬼面婆婆」並不是不懂事理之人，而是她由瑤池令中女弟子帶宗鴻羽來此的行動上，誤以爲宗鴻羽已在瑤池令中很久，是以，早把柳依雯丟在腦後了。

柳依雯人雖嬌憨，但卻性烈如火，聞言粉臉一變，美目緊盯着宗鴻羽道：「是眞的嗎？」

「瑤池玉女」白翠薇冷冷的道：「柳姊姊，別忘了這裏是小妹妹的地盤。」

柳依雯冷笑一聲道：「你以爲能保護得了她？」

「瑤池玉女」向宗鴻羽身側橫跨了兩步，冷笑道：「只怕你傷不着他。」

宗鴻羽此時不知如何說才好，他作夢也沒想到，天眞無邪的柳依雯會突然想到那麼多，當然，他不知道「瑤池玉女」給了柳依雯一種什麼感受。

柳依雯一見「瑤池玉女」如此保護，而宗鴻羽卻不拒絕，心中更加相信宗鴻羽已把她忘了，一股嫉火，點燃了殺機，她冷冷的望着宗鴻羽道：「宗鴻羽，我當初看錯人了。」

宗鴻羽木然的上前一步，道：「雯妹，你別誤會！」

柳依雯冷笑一聲，道：「誤會？宗鴻羽，你說得出口嗎？」

降龍仙忍不住插口道：「其實！人有選擇的自由，令主總比你這野丫頭好得多。」他因爲先前幾乎傷在她手中，是以現在想在口頭上洩洩憤。然而，他卻忘了宗鴻羽正在此女身前不到五尺處。

柳依雯粉臉一變，冷聲問道：「宗鴻羽，是嗎？」

宗鴻羽沉重的嘆了口氣，道：「雯妹，我以爲你不會突然變得這麼多。」

柳依雯格格一笑，突然右手一揚道：「只怕變了的是你！」一股令人窒息的壓力，已罩向宗鴻羽。

「瑤池玉女」粉臉一寒，玉掌突然拍了出去。

突然，宗鴻羽牙關一咬，飛身橫於二女之間，而寂靜的鬥場上，也傳出兩聲驚恐的尖叫聲。

二女全都沒有想到宗鴻羽出此下策。柳依雯出手雖然只是輕描淡寫的一擊，但卻是用了全力，因爲，她知道，「瑤池玉女」白翠薇必然會出手，決傷不到宗鴻羽。

「瑤池玉女」也早看穿了柳依雯的用意，當然也是全力以赴。

在表面上看來，二女動作卻是那麼輕鬆曼妙，實際上，兩人心中的緊張，遠非筆墨所能形容，因爲，她們似乎都知道對方的底細。

宗鴻羽的突然插身其中，大出二女意料之外，因爲，她們作夢也沒想到，宗鴻羽會如此以身試掌。

二女功力本已全達收發自如之境，然而，宗鴻羽功力已失，行動極慢，等他插身於兩人之中時，二女已把內力施展出來了。

二聲驚呼，挾雜着宗鴻羽一聲輕輕的悶哼，全場登時又恢復了沉寂，所有的目光，飛快的掠過二女，落於中間的宗鴻羽臉上。

宗鴻羽本已蒼白的俊臉，此時已變成了鐵青色。血，艷紅奪目的鮮血，如泉水般的從宗鴻羽緊閉的嘴角溢了出來，但是，他卻沒有倒下去。

也許，二女及時收回了大部份的勁力，要不然，以她倆的功力，別說宗鴻羽功力已失，就是未失之前，只怕也難承受得住一半。

二女木然的盯着宗鴻羽，她們紅潤的粉臉，此時卻變得非常蒼白，兩張迷人的小嘴，全都半張着，由於驚駭過度，是以，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宗鴻羽黯然的掃了四周一眼，注定柳依雯道：「雯妹，我從來沒忘記過你。」

「鬼面婆婆」沉痛的叫道：「鴻羽，別說話了，快坐下來！」舉步向宗鴻羽走去。

「降龍仙」大喝一聲，道：「鬼面婆，你想怎樣？」話落人已攔住「鬼面婆婆」去路。

「鬼面婆婆」此時心中又恨又悔，再加上她乖僻的個性，那會解釋，怒吼一聲道：「你管得着，滾開！」招化「鬼斧神工」閃電向降龍仙劈去。

「降龍仙」早先已見識過她的功力，那敢硬接，身子一旋，倒飄三尺，一招「推山幌嶽」側攻而出。

—未完—

不消五分鐘即可學會

連環擒拿手

上二期，我所教你的散手，都是應用空手道的打法，對付二個侵犯你的敵人。這一期，我打算換一換口味，教你一套十分易學，十分利害，十分實用的散手，叫做「連環擒拿手」。相信「野馬」的老讀者們，必然還記得我會經教過的這一套，現在我想讓「武史」新讀者們，也學一學，馬上「身懷絕技」！

如果你學會了這套「絕招」，就算你對任何武術一竅不通，仍可以輕易地制服一個一百五十磅開外的大漢，使他沒有反抗的餘地。

這一度散手，算是我最中意的「絕招」，因為它的用途既廣，學來又容易，最適合初學自衛術的讀者應用；我還可以大胆說一句，令嚮慕自衛武術的初學者，大感興奮的話：如果你學會了這個「絕招」，就算你對任何武術一竅不通，仍可以輕易地制服一個普通的歹徒。因為你拿捏得準確和快速的話，只要使出六成力道，便已足夠摔倒一個體重在一百五十磅開外的大漢了！而反過來說，根據我私人的經驗估計，那個被你擒拿的敵人，就算使出大過你的力道三倍或四倍的死勁，仍然不能抵消你的絞拿力。試想在這樣力勢懸殊的情況之下，你的敵人怎會不乖乖束手就伏呢？

首先擒住敵人腕脈

我先教會你擒拿的方法，然後再告訴你臨場的實際運用。

先從圖A開始，你和你的朋友相對而立，大家相隔一步的距離。圖中右方的中國人代表你自己，左方的外國人，則代表你的「假想敵」。

第一步動作是，用你的左手抓住對方的右手。其擒抓的正確部位，可以詳細參看圖B的放大圖，即你的手掌向左外方，拇指朝下，搭住對方右手背，（你的拇指盡量搭近他的手背近小指處，愈近愈有利於你的施術。）其餘四隻手指，緊緊地扣住對方的大拇指。

然後，照圖C所示，你的左手向外方扭轉，扭轉時拇指和其餘四隻手指，均要用力。

這樣一來，對方的右手腕必開始產生痛楚，上身也自然地向右面側傾。如果你對你自己的腕力，有相當的信心，則只要用這一隻左手，即可以把對方絞拿得服服貼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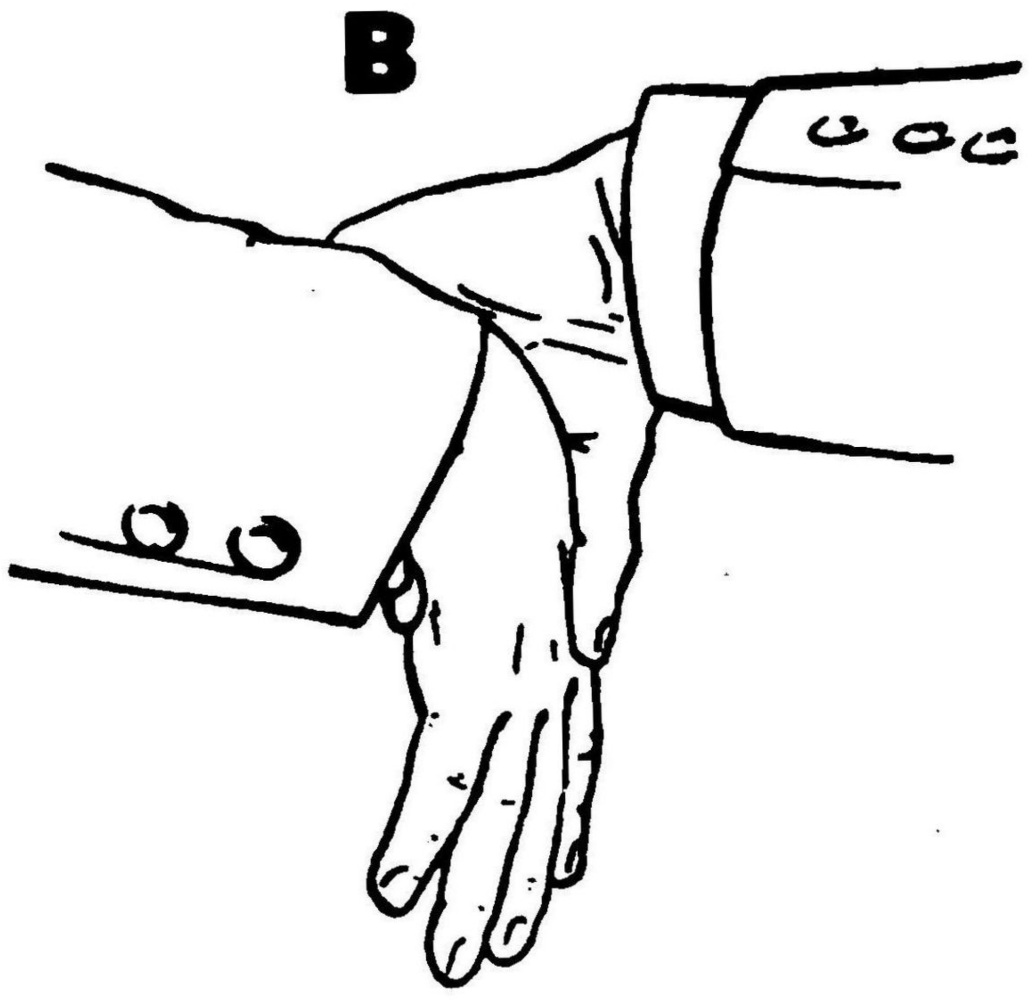
假使你的腕力有限，而對方又比較兇悍，則你為了增加絞拿的力道，可以即刻用你的右手，照圖C動作（2）那般，也一齊來擒抓住對方的那隻右手。

其擒拿的正確部位，可參攷圖D的放大，即你的右手大拇指，搭住對方的右手背，其餘四隻手指，則緊緊地扣住他的近小指處的手掌邊緣。

擒拿姿勢既成，你的左右兩隻手，同時一齊用力，把對方的手腕，向你的左外方扭轉。這時，你的右肩可以照圖E動作（3）箭頭方向所示，稍為向前傾斜，以便增加絞拿的力道。

絞拿的時候，要快要狠，切忌猶豫。不過練習的時候，卻要特別慢些，以免弄痛你的朋友。於是，對方的手腕便爲上酸痛起來，整個身子便如圖E那般，向他的右邊傾斜過去，這時候，他的左手必然毫無揮動的可能。

B



C

穩操勝券的關鍵

本來，絞拿到這個地步，你已經穩操勝券了，如果你再繼續拿下去，對方必痛得不能自持，軟倒地上（如圖F）。

當對方倒在你的脚下，你還可以繼續使用「地上法」。首先，移動你的左脚，轉到他的頭部（如圖G），接着，又移動你的右脚，踏近他的頭部左邊（如圖H箭頭方向所示）。

然後。再把你的左脚如圖I箭頭方向所示，劃個大弧形，移近他的右邊身前。與此同時，你的雙手，也要跟着扭轉他的手腕（如圖I動作「4」所示）。

D

於是，你的雙手一齊用力按壓他的手背，按壓方法是用你的兩隻拇指用力向下扳壓他的手背，其餘的八隻手指，則分別緊扣住他的手掌的左右兩處邊緣（如圖J）。

這樣，你的敵人，又開始嘗到另一種不同的新鮮味道了！

如果你想知道，這種味道究竟是怎樣的，則可以跟你的朋友互換位置，讓你的手腕，如同上述的那樣被他擒拿住，不過我可以事先告訴你，這種滋味是很不好受的！

這一套是從七十二把擒拿手裏的二套手法，互相混合變化出來的，運用這一套連環擒拿法，最主要的關鍵，乃在於快速。惟有快速，才能有如「迅雷不及掩耳」般，令敵人措手不及，要不然，你的敵人既已看出你的企圖，便會及早縮手了。

整個動作的過程中，最需要快速的，就是從一開頭到圖E的動作爲止。

在這一段「基本」制敵動作中，你必須要準確和熟練地一下子施出來，決不可猶豫。如果你的擒拿術，順利地施到了圖E的動作，敵人的手腕已被你緊緊地絞拿住，而發出痛楚，那時你已經算是完全地掌握住了當前的形勢了，換句話說，在以後的動作中，你已經穩操勝券了！

E

F

我在圖A的動作假設，只是詳細解說擒拿的方法，實際的運用，當然不可能那樣。

有沒有辦法化解被絞？

不過你只要多練習幾遍，把基本的動作練熟

了，便可以在許多不同的情勢下，拿出來隨機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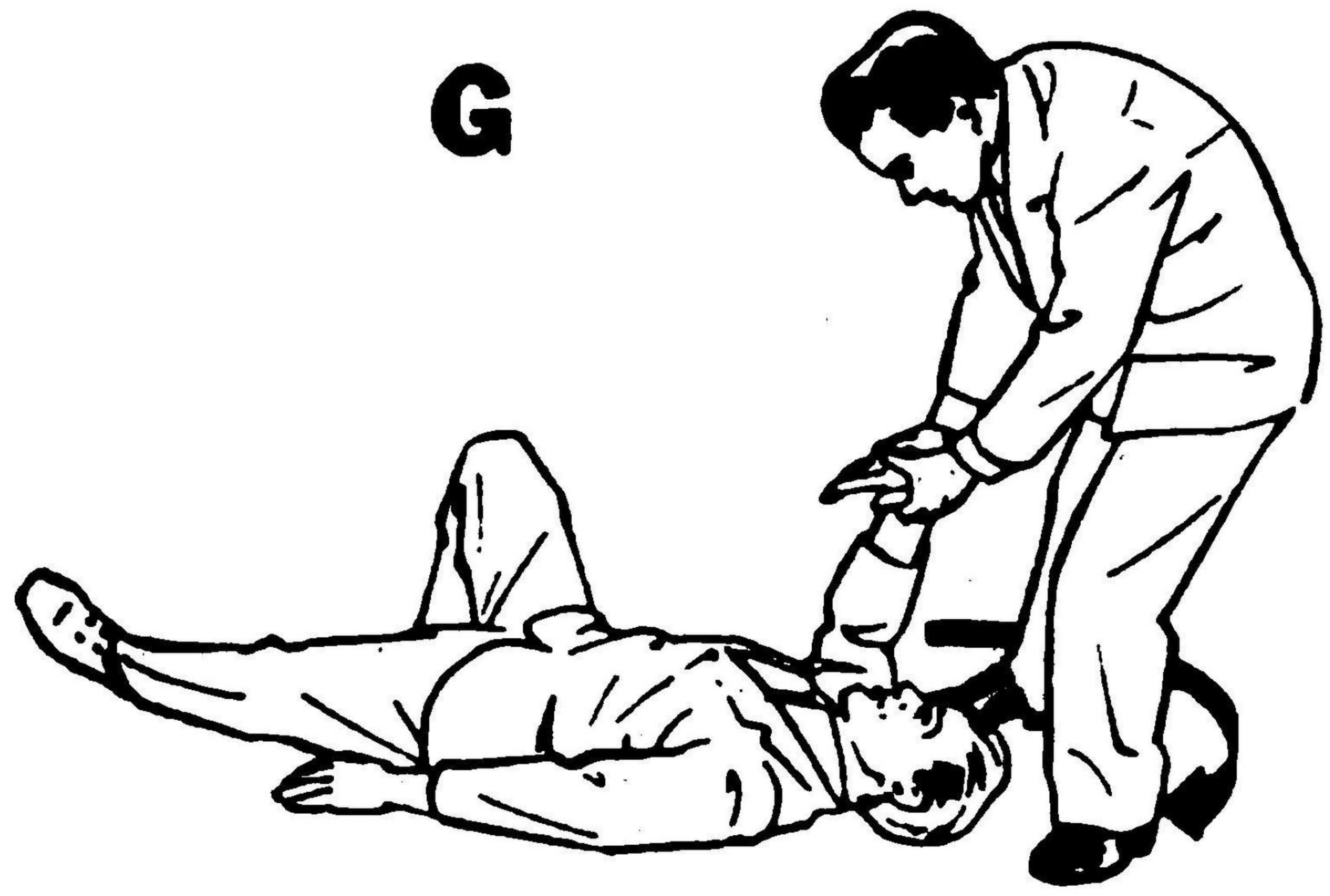
比方對方仗着臂力强大，死力抓住你的衣領，你便可以用左手，照圖A那般抓住他的右手，開始施術了。

比方，你在一個公衆場合裏，遇到一個粗魯的傢伙，不知如何，竟當着你的面，用手指着你的鼻樑，諸般威脅，或者辱言相加，那麼你在忍無可忍之下，儘可以抓住那隻伸過來的手，施以擒拿，把他好好地教訓一頓，讓他知道你的利害。

又比方，你和對方在爭奪利刃的時候，也可以乘其不備，突然抓住他的握刀的手，出其不意地加以絞拿，則對方無不受創，而放下刀子的。這種「空手入白刃」的自衞術，比較複雜，我想留待以後，再教給你。

總之，這一套擒拿術，不但實用，不但犀利，而且，整個動作又絕對不損你的紳士風度，就算你的女朋友，站在一旁，也一點不會怪你魯莽粗野，只有相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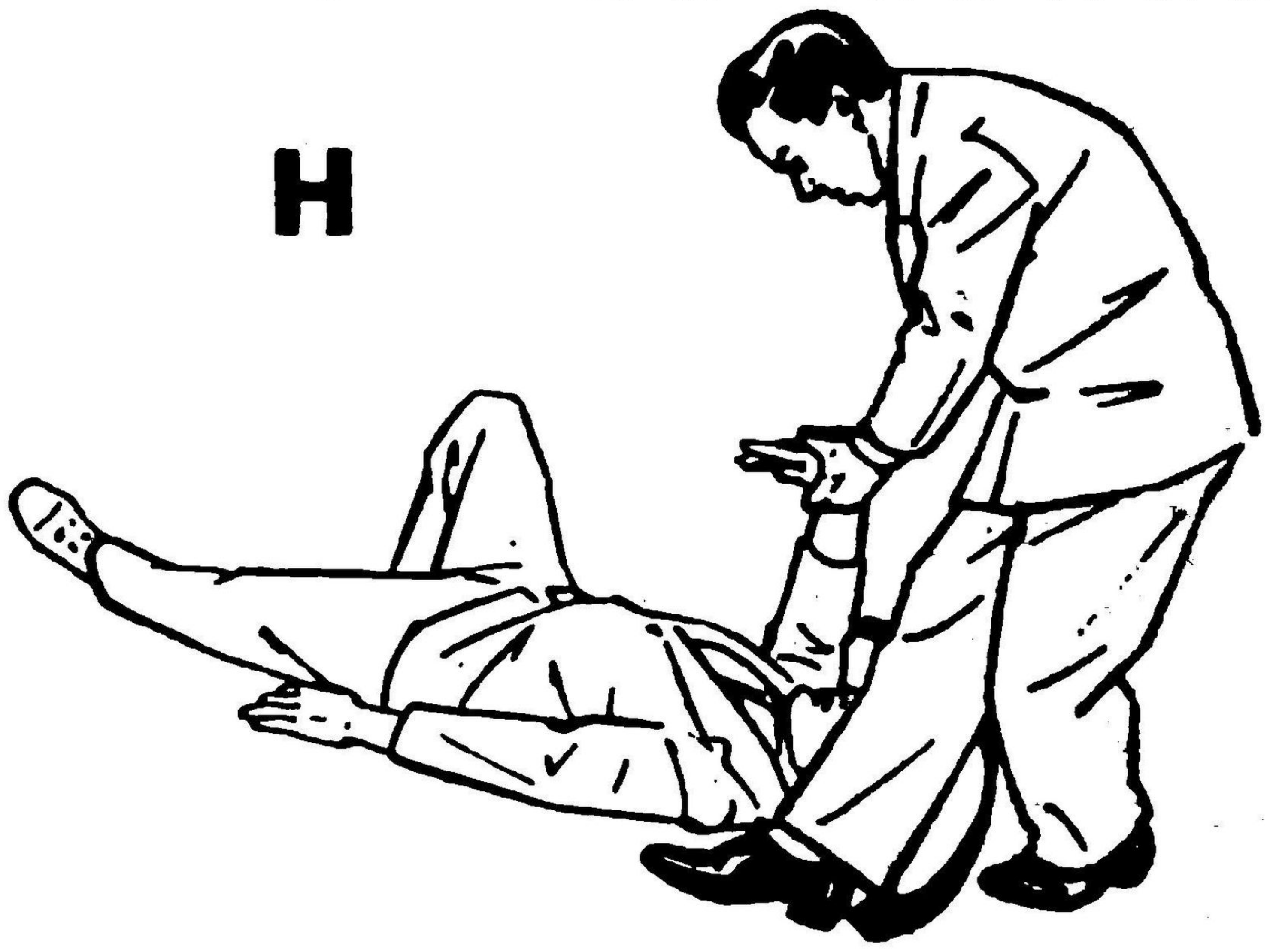
G



對你的風度更加傾佩。

與人相搏之際，必須時時保持鎭定，隨時利用絕佳的機會，抓住對方的手腕，施行這套擒拿絕招；如果那個傢伙，是個不怕死的硬漢，居然用力掙扎，那麼吃苦的還是他自己，因爲你用力稍重，則他的手腕必斷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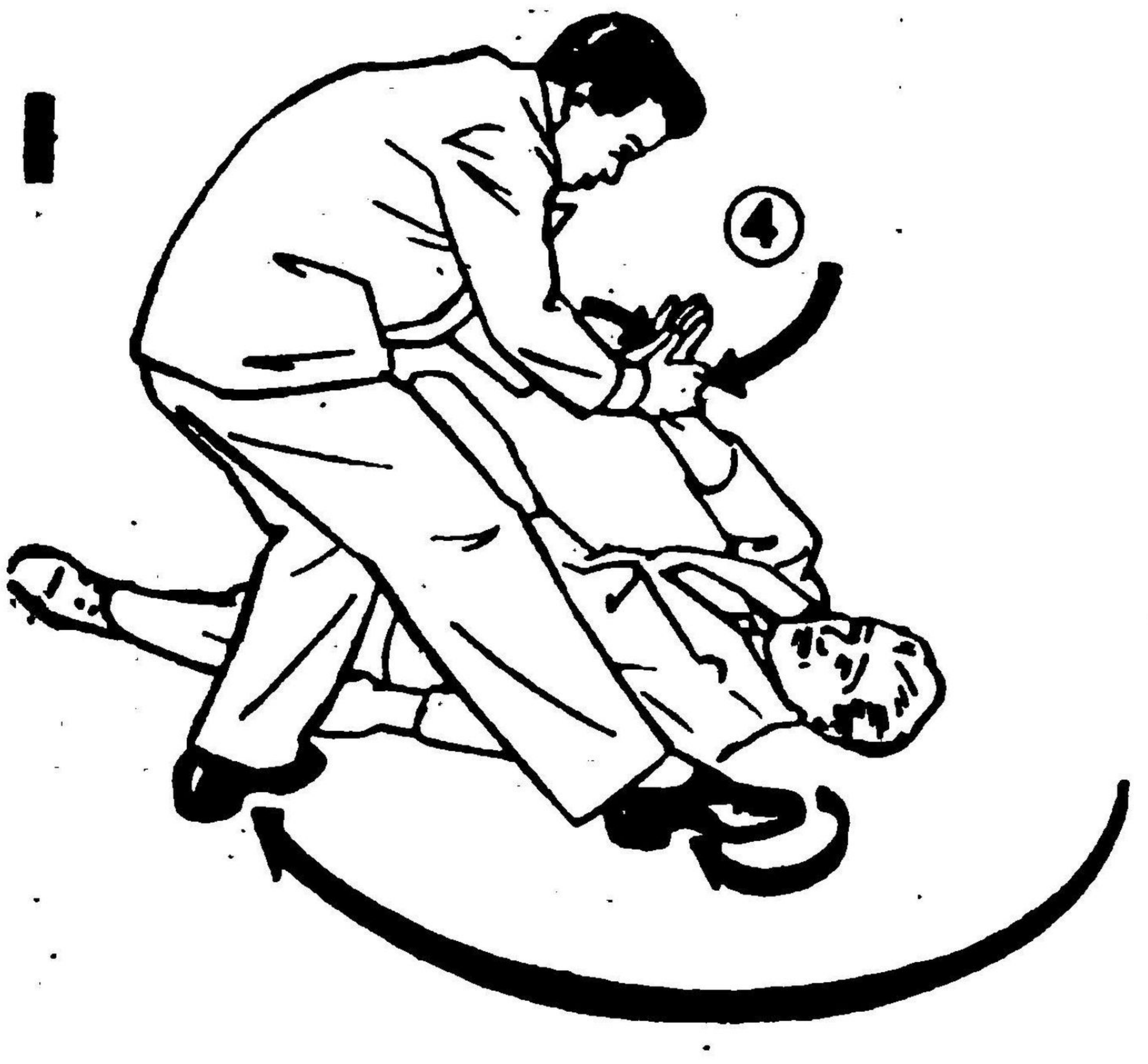
H



這套擒拿手，也有解脫的方法，而且方法極多，現在我只教你二種比較易學的化解法。

第一種，當你的右手被對方擒住，開始絞拿的時候（如圖C），你即

I



應馬上乘手腕尚未完全發生劇痛之際，倏然把上身盡量向右方傾斜，以減輕手腕被絞之力，同時乘肩膊傾斜之力，將左手猛力推擊對方的右肩，而你的左手也跟着用力向後退縮，退縮之際，儘量用力握緊你的右手，使掌成爲拳。這樣對方因爲右肩被你抵住，不能轉動上身，便減小了絞拿力道，同時又因爲你的右手握成拳狀，猛力後縮，便不能單靠他的左手之力，把你的手腕抓住。至此，你的化解就成功了。

第二種化解方法，是當你不幸被對方破了第一關，即你的右手腕已然被他制住，痛極而摔倒地上（如圖F），那麼你即應馬上乘跌倒之際，把整個身子彎成弓形，等到身子接觸地面時候，立即乘滾跌之勢，舉起你的雙脚，奮力朝對方的面部踢去，則對方必暈痛而放手，甚或向後仰跌下去。

這個解法，有一點必須弄清楚，就是你的跌倒，並非被對方絞扭而跌的，而是自動地，比他的動作還要快地跌倒，這樣你的手腕才不致劇痛，而且也有利於施用「飛腿」。

J

袁鐵虎先生：

今天我在武俠與歷史書裏第一次看到先生的「實用自衞武術」，雖然今天是我第一次欣賞你的作品，但我卻對你作品十分感興趣。現我有數條問題請問先生，並勞煩先生解答！

一、請問先生在香港有什麼地方可學空手道？請介紹一、二位教授！平均價錢怎樣？你教不教空手道的？

二、我現年十四歲，重一百六十磅，五呎七吋高。請問合標準嗎？我自覺肥了點，請示減肥辦法！

三、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使身體結實？

四、請先生相一相我的性格和文字的程度！好了，阻了先生很多寶貴的光陰。祝身體健康。

讀者劉小胖敬上。

（香港北角建華街）劉小胖君：

十分興奮地看了你的來信，因為你是「武史」新讀者中，第一個寫信給我的人。

你對於我的「實用自衞術」很感到興趣，那是我十分高興的，希望今後多多來信指教和提問，我十分歡迎年輕讀者們的來信，也十分樂意解答一切有關武術方面的問題。

茲答覆你的問題如下：

一、香港並無空手道師父，當然也沒有空手道訓練班，那是十分可惜的。由於種種環境上與人為上的緣因，我不算公開教授武術，還要請你多多見諒，並且，我近來忙於私人業務，也實在無法抽出時間。不過，如果你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儘管寫信問我，我必詳細告訴你。

二、照你的身長和年紀來算，你的體重是超額了，起碼多了四十磅，應該有一百二十磅才合標準。我沒有見過你，不知道你的肌肉是否結實，但照我推測，你的混身肌肉，多半十分鬆軟，則當運動和搏鬥的時候，你一定會感覺十分不方便，也就是說動作不够靈敏。不但如此，你在「氣」的方面，也就是在耐力方面，也吃虧不小，稍為動一動，便會感到吃力。主要的原因，便是過量的肌肉，反而成了一種負累。

你應該從現在起，立即實行減肥。你的年紀尚輕，身長也很合理想，則減肥進度，想來不會怎樣困難。

減肥辦法多極，我有幾個比較快速有效的方法，相信極適合你，不過由於篇幅關係，無法一下子寫出來。我打算在本刊裏，另闢一個專欄，側重「增加體重和減低體重」方面，詳細地談一談，並介紹一些比較有效的從飲食和運動方面調整的方法，相信這是許多體重不符合標準的瘦子或胖子的讀者們，都會感到興趣的。

三、「如何使身體結實」這個問題，是健身的一個大題目，牽涉的範圍太廣。我的回答是「多做健身運動」。至於如何鍛練頭頸、肩膊、胸膊、手臂、腹部、腿部等各部分的肌肉，我將會逐漸教授，包括「徒手運動」和「器械運動」，並時以圖示，請你暫且不要性急。

四、來信字跡表現，性情溫和，不急不躁，待人忠誠可靠，做事也極有條理，但稍欠拘泥緩慢。你的防備力頗強，但缺乏創造力，需要在「獨當一面」方面多加訓練。你是一個很仔細很小心的人，化錢也很慳儉，但也不宜太過份，以免失去男性的豪爽氣概。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你似乎是一個性喜捉狹的少年，在同學朋友之間，很能表現一點小聰明，討人好感。

袁鐵虎先生：

我想問你幾項問題：

一、我想請你開一張餐單給我。

二、飯前除了飲一杯檸檬或橙的汁之外，還有其他法否。

三、若運動劇烈，如做掌上壓時，上不來即勉強吸氣，對肺有大害否？

四、若別人拿着一把利器攻擊你時，應怎樣擋架他。

五、請你在貴刊登一些柔道的招式，雖然登過，但一時忽畧。

六、又當你給人摔在地上時，要怎樣應付，請劃圖指示。以上問題，請早日答覆。

敬祝快樂

讀者A・B・C上

（馬來亞）ABC君：

一、你要我替你開一張日常的飲食餐單，想必你已看過我在「野馬」裏所談及的「增加體重的飲食秘訣」一文。許多食物卻可以增加體重，但必須視一個人的體質和生活習慣而定，比方你是一個瘦子，看見肥豬肉，就想作嘔，則肥豬肉雖然能使人發胖，但卻對你不甚合宜，因為就算你硬生生地吞下去，也無法消化吸收，反而弄得肚痛下瀉，得到相反的效果。

因此，如果你要我開一張適合你的餐單，則請來信詳細告訴我，你的身長、體重，生活情形

（唸書還是工作？活動多還是活動少等），以及健康情形，最好再附一張全身近照，則我可以按照你的情形，予以比較切實的答覆。

關於增加體重的飲食秘訣，我打算另闢專欄詳細寫出來，那是我多年來的經驗所得，屬於「瘦子」的讀者們，一定會感到興趣。

二、飯前半小時飲一杯檸檬汁或橙汁，能使胃口大開和幫助消化，這是我從前在「野馬」裏談過的，確實有效，其他有效辦法，當然還有，不過你照這樣實行，已經足夠了。如果你還要知道更多的方法，則請留意「武史」，我以後還會更詳細地介紹。

三、做任何運動，都要有一個限度，超過了那個限度，便要有害無益。做「掌上壓」，也須視自己的體力去做，不可勉強，否則不但對肺部有害，對肌肉也沒有好處，反而會由於消耗過度，而萎縮下去。

四、應付利器的自衞散手，比較複雜難學，我以後會附圖教你。

五、可以。

六、這是涉及柔術中的「地上法」問題，限於篇幅，只好以後再談。

袁鐵虎先生：

弟對先生的爲事和藹可親，愛好一般青年，令弟萬分欽佩，尤其先生的武術指導不知得益多少的人。現弟有難題列下，望先生能給我指導，謝謝。

（一）對付西洋拳，弟習慣閃身用撲面掌對付，但常被對方閃過，然後被對方以低頭閃進，發拳擊中我的肚子，請問有什麼比較好的辦法對付？

（二）弟從前學過內功，但半途而廢，主要因爲太辛苦和決乏耐心，並且雙腿發熱難克，有什麼辦法可以持久嗎？

（三）弟三前年有內傷，在左心口下二寸，發作時痛得有時嘔吐，貼跌打膏沒效，請問有否藥可治，弟小時跌斷手，當時吃了洋參，後來發覺手抽筋，五指不能伸値，請問可能醫治嗎？

（四）這裏沒有跌打醫生，弟想回港學醫，不知跌打醫師肯收徒嗎？先生能爲我介紹一位嗎？

（五）空手道現在香港可有教館嗎？弟想學國術，先生能爲我介紹一位嗎？先生不設館授徒太可惜，但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爲千千萬萬青年指點，實爲謀福人羣，不知先生可著有空手道合定本發售？

（六）弟近來發覺眉毛常脫落，不知什麼原因，可以防止？練舉重再練內功是否不好？太陽穴深陷有辦法使其突起嗎？

（七）弟想與先生做朋友，不知先生肯嗎；可爲我相一相字嗎？　　順祝

身體健康　　讀友：于明上

（菲律賓DAVAO（ITY）于明君：

你的謬讚令我汗顏了，現簡答你問題如下：

（一）你所說的是屬於實際打架的問題。對付西洋拳打鬥，有許多「連消帶打」的方法，你所用的打法也並沒有錯，但你被對方低頭閃進，擊中你的肚子，那就是技巧與靈活不够一致的問題了。與人搏鬥要講求實際經驗，你不妨找幾個朋友，玩玩西洋拳，則對於你的靈敏和熟練有極大的幫助，而這樣的問題，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二）練內功，是一種需要有極大的忍耐的運動，除了體力之外，還要特別注重精神方面忍耐力，只有心平氣和不急不躁才能持久地練下去。因爲這是一種需要長時期磨練的功夫。

（三）照你的情形，應該找一個可靠的跌打醫生珍治，最好再照一張X光片。

（四）香港的跌打醫師很多，有許多醫師也肯收徒的，但你要我介紹，則恕我無法辦到了。

（五）香港並無空手道教師，但國術師父却極多，國術武館遍佈，港九有數十間之多。你要我替你介紹一位師父，但我不知你想學哪一種國術，請再來信說明，可能的話，我會替你介紹一位。

我的「實用自衞術」單行本，已被一家出版社購去，不久快將出版。

（六）眉毛脫落，可試用白蘭地敷擦。練舉重再練內功並無相孚，但這樣同時苦練，恐怕體力與精神吃不消，得到相反的效果，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練太陽穴突起。

（七）來信字跡表現，性情沉默，聰明好學，自信頗强，但你的「專心」却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我十分願意與你做朋友，哪有不肯之理？

袁鐵虎信箱

時裝奇情俠義打鬥長篇

血衫刼

霍愛廸・文
雲君・圖

「二」「冲繩空手門」之謎

那叫傑生的青年，見那黃衣少女，手腕抖處，一把黑鋼手槍，已然對準了他的胸口，顯是十分地驚惶。

他連連向後倒退了幾步，一直退到燈柱之下，怔怔地瞧着那個少女，動也不動。

街燈散發出來的淡黃色光暈，把他的臉色照映得更是灰白難看。

那青年定了好一會，才道：「珊珊，你要開槍，就只管開罷！」

那黃衣少女，冷哼了一聲，道：「這也許太便宜了你。犯了本門禁忌，應當怎樣處置，你總也知道！」

我呆立一旁，聽他們兩個人，愈說愈僵，本就覺得狐疑滿腹，十分奇怪。

而當我聽得那少女說什麼「本門禁忌」時，更是迷惑不解。莫非，他們是什麼黑組織裏的人物？

那青年挺了挺胸脯，似在鼓起勇氣，道：「珊珊，是什麼人派你來的？可是崔三三派你來的？」

我一聽得那青年，說出了「崔三三」三個字，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唉！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糾葛，竟然與崔三三這樣的人物，有着一層關連，那是我做夢也料想不到的事情！

「獨臂鐵掌」崔三三，這個响噹噹的人物，早在四十多年之前，便已是名震大江南北的英雄豪傑。他的傳奇性的故事，打從我還是穿開擋褲的年紀，便已經從大人們的閒談之中，聽過不知多少次。不過，三十多年以前的崔三三，還是一個有着雙手的人，「獨臂鐵掌」只是後來被武林中人加上去的渾號。

至於，他的那一隻左臂究竟如何斷掉的，早已成了當年江湖的一個啞謎，始終沒有一個人，能够知曉。也就自從崔三三斷臂之後，他的踪跡從此便在江湖上悄然消失。後來，有人看見他，在冲繩島出現過。沒有幾年功夫，冲繩島出現了一個新興的武術門派，叫做「冲繩空手門」，那空手門裏的人物，個個盡是身懷絕技的好漢。於是便有人懷疑，「冲繩空手門」的掌門人，便是這個斷了左臂的崔三三。崔三三乃是中日混血種，自小在日本北海道長大，在他接受中國武術訓練之前，早已精諳北海道的柔術和空手道，他能够在我國大江南北，闖下一個响亮的萬兒，自然跟他配合了凌厲無比的空手道有着極大的關係。

也就是這個緣故，於是，便有人認定，「冲繩空手門」，乃是崔三三一手創立的。

所以，我一聽得那青年，說出了崔三三這樣一個富有傳奇性而又有着驚人武功的人物來，不禁大是吃驚！剛才，我和這青年交過手，深知他的空手十分凌厲，若照日本「後樂園」的「日本空手協會」裏的標準來衡量，他的空手功力，起碼不會低過黑帶三段。這樣一個不平凡的青年，就不能不使我把崔三三和「冲繩空手門」聯想在一起！

如果我的聯想沒有錯的話，那便是說：崔三三和他的手下，此刻已然

來到了，這南中國海的小島上了！

在中國已經消失了將近二十年的崔三三，突然在這裏出現，那絕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他來到這裏究竟有什麼動機呢？

這個疑問，在我的腦海裏打了一個轉，我並沒有時間多所推想，那黃衣少女，已經又在冷冷地說話了。

「是誰派我來的，你沒有權利過問。你現在唯一的行動上自由，便是跟着我回去！」

那青年大聲道：「我不回去！你快開槍罷！」

那黃衣少女，逼過去一步，嚴冷地道：「傑生，你不要以爲我不敢這樣做！」

那青年凝視着她，呆楞了好一會，醉意似乎已然消減了大半，理智也清醒了許多。他喃喃地道：

「姍姍，你眞的要槍殺我？把我韋傑生，從此從這個世界上消除麼？」

那叫姍姍的黃衣少女，緊閉着嘴唇，狠力地點了一點頭，道：「不錯，如果你不跟我回去，我只有這麼做，你……你可不要怪我！」

那少女的神色，雖然還是那麼嚴峻得可以，但是，她這一句話，語氣却已軟了許多。不但如此，路燈之下，我還清楚地看到，她那一雙清澈動人的大眼睛，已然掛上了兩顆亮光閃動的淚珠！

那青年攤開了兩隻手，溫聲道：「姍妹，你不會這麼忍心的。這麼多年以來，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我們過去的一切，你總不會忘記——」

「住嘴！我不許你再說下去！過去的早已過去，我可以把它忘得乾乾淨淨！現在，我要講的是現在！你立即給我進到汽車裏去！」

「姍妹，你不要再逼我了，你明知道我是不會回去的！」

「這是你在逼我！你再多嘴，我可不客氣了！」

那青年又攤開了雙手，道：「姍妹，你放了我，讓我一個人靜靜地想一想罷。我知道我是走錯了路，我的心裏並不好受。我……我欺騙了你

，我對不住你……」

那靑年的態度，已完全沒有了先前的冷漠嚴冷，語氣之中，已是充滿了哀怨的情份。

那少女冷哼了一聲，道：「張傑生！你不要以爲我是爲了那種事，我此刻所執行的，是本門的法規！」

那少女的這句話，說得雖硬，却掩飾不了她的內心的痛苦，因爲，她幾乎是顫抖着嗓音，說出來的。

那靑年道：「姍妹，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請你看在我們過去的情份，原諒我一次，我……」

「不要再說了！你給我上車！」那少女胸脯起伏，眼睛已是一片淚光。

「姍妹！」

「上車！」那少女緊閉着嘴唇，握槍的手指，已然緊了一緊！

這情勢似乎已經僵定了。那少女要那靑年上車，那靑年却不肯轉動半步，這樣僵持下去，後果勢必難以想像。我一直呆立一旁，聽他們一句緊似一句，雖然還是不明白他們之間，究竟有什麼糾葛，那叫傑生的靑年，又是犯了什麼不可寬恕的錯誤？可是，我却知道，那靑年的生命，已是到了極其危險的地步，只要那少女的食指再緊上一緊，一顆子彈便會立即呼嘯而出！

我不能猶豫了。我必須立即阻止那少女開槍！

事後想起來，我那時候的行動，顯然是十分激動。因爲，我那時候，絕對沒有想到，我這麼做的後果，是否會因此觸犯了一個武林門派的規矩，是否會因此惹上一身的麻煩。

我那時候所想到的，只是要去拯救一個靑年人的生命，那是基於一個人道上的溫情！

那少女緊扣着槍擊，一步一步地，朝那靑年緩緩地走過去。我就在她快要走到那靑年身前之際，立即開聲道：「這位小姐，槍下留情！」

那少女除了在剛剛出現之時，曾經看過我一眼之外，她在跟那靑年言語之間，絕沒有再把我看過一眼，好像把我當做根本不存在也似的。所以此刻，她一聽得我開聲阻止，顯得極是意外！

她一吃怔，立即躍開了一步，面對着我，把我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遍。

她向我冷冷地道：「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請你少管閒事！」

我道：「小姐，這可不是閒事，你們有什麼話，可以慢慢地商量，開槍傷人，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那少女說得更是冷峻：「這不關你的事，請你少說風凉話！」

我向那少女立定的地方，移動了兩步，道：「小姐幸勿誤會，我只不過是出於自己的良心說話。人誰沒有惻忍心腸？再說，這位先生縱然犯了大罪，也總要仔細辨判淸楚，再慢慢決定處置辦法，也並不遲。何況——」

那少女極不願意聽我說話，沒待我說完，便兇冷地道：「何況什麼？對不住，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聽你的長篇大論！」

我不理會她如何兇冷，仍然接續道：「何況，他此刻已經喝醉了。」

「走開！」那少女顯然被我激怒了，她把手槍一擺，狠狠地朝我指了一指，道：「你少說廢話！要不然，我要火了！」

她是在用手槍威脅我了！

我的脾性向來不甘於屈受任何人的威脅，何況她又是一個入世未久的黃衣少女，她手裏雖然有着一支手槍，但是我並不把這樣一件武器看在眼裏，並且，我也可以看得出，那女子的情緒雖然非常激動，但是她的心地却是十分溫善的；我只要從她的那一對晶瑩的大眼睛上，便可以看得到，她決不會貿然地，向一個陌生人開槍。

因此，我在她的槍管的指示之下，並不退縮半步。我道：「小姐，你是過於激動了。我只不過勸你冷靜一點，免得惹出麻煩。」

「什麼麻煩不麻煩！這是我的權力，你管不着！」

那叫張傑生的靑年，起先只是呆怔怔地瞧着我和那少女，這時候忽揷嘴道：「姍姍，你的確是過於激動了，我從前決不是這樣子的，你變了。」

那少女忽又把槍管對住了張傑生，道：「變了的是你，不是我！我現在給你三秒鐘的時間，是活着回去還是死着回去，你自己選擇！」

「嬌妹，你眞的這樣忍心？」

「你上不上車？」

「嬌妹，我已經愛上了那個女子，我知道我是對你不住，我傷了你的心……可是……可是我不能同去，……我……我不能沒有她！」

「上車！」

「我不能……我不同去！」

那少女的眼睛霎了一霎，兩顆晶瑩的淚珠，滴了下來，她手上的槍管！微微地抖動，但是，她的食指，却又緊了一緊！

她顯然是要開槍了！

我不能眼看這樣一幕活劇，眞的演變成流血的悲劇！

那青年灰白的臉上，流露出一種極端絕望的神情；那少女的臉色，也不見得怎樣好看，她的淚水，一定是十分辛酸的，她的內心也一定是十分痛苦的。這情勢是很僵了，如果那少女眞的把那青年打死，那青年固然是含怨長眠，但那少女的神經，只怕也要受到極大的刺激；她顯然不是一個慣於槍殺人的女子！

我那時候，雖然完全處於局外，但是，我的情感，却對他們兩個人，產生了一種難以形容的同情；那是我從來也沒有過的。

我悄悄地向前移動了兩步，已然來到了那少女的身旁，也就在這當兒，那少女顫抖着聲音，十分悲痛地道：

「傑生，不要怪我。我們……再見吧！」

我已沒有猶豫的餘地，就在她剛要開槍之際，立即飛起右脚，朝那支手槍踢了過去！

「砰！」

一聲刺耳的槍响，在夜空中，震盪了開來！

當一切又恢復平靜之後，那少女還是呆怔怔地立着，動也不動。路燈之下看上去，活像一具塑製的雕像！

那青年並沒中彈，可是他的臉色，却已經跟一個死人差不了多少！

槍聲之後，是一片極其沉悶的寂靜，除了呼呼的西北風之外，這地方就好像沒有一個人存在！

那少女顯然是被那一聲槍响嚇呆了，以至於好半天，還是沒有動一動。

我不能再在這樣尷尬的地方逗留下去，他們之間的問題，須留待他們自己去解決，並不干係於我。我便靜靜地轉身走開。

然而，我才走動了五步光景，背後的少女忽然開聲說話，聲音十分地低沉，但却極其的冷峻！

「雷愛廸先生，請住步！」

我立即停住了脚步。

但是，我沒有立即回過頭去，因爲，我已然怔住了！

唉！那少女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她是怎樣知道的？她爲什麼早不說？偏要在這時候說出來？……

我還沒有想定，也還沒有想清楚可能的答案，那少女又已然開聲了。她冷笑了一聲道：「雷先生，你的大名我是久仰了，也深深地佩服你的許多俠義的事跡。可是，你是一個多管別人閒事的無聊傢伙，却是我今天才知道的！」

我轉過身去，瞧着那個少女，並沒有立即作聲。那少女仍然站在老地方，沒有移動過半步，手裏也沒有手槍；那枝手槍被我踢了出去之後，仍然遺棄在地上，她並沒有把它拾起來。

但那並不是說，她會稍爲對我有一點點的好感，相反的，她的眼睛狠狠地直望着我，眼神之中，充滿了一種敵意的仇視！

那少女又冷聲道：「你以爲踢掉了我的手槍，便滿足了麼？」

我道：「小姐，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我有什麼可以滿足的？」

「那你爲什麼要走開？」

「走開？」我覺得這女子，實在嬌蠻得很，「事情已經過去了，剩下的是你們自己去料理的問題，根本與我無關，我又何必要逗留下去？」

那少女沉聲道：「對不住，你不能走！」

「爲什麼？」

「剩下的問題多得很，你也有份！」

她的嬌蠻簡直不可言喻！我已好心地，把他們的僵局打開，她却毫不

領情，反而要找我的晦氣了！

我不客氣地道：「小姐，你自已的問題也許太多了，還是少理我的吧！」

「我偏要理，怎麼樣？」

她眞的是橫蠻無理之極！我跨下行人道，道：「對不住，我要走了！」

「你敢走？」

「我怎麼不敢走？」

「我不准你走！」

我冷笑了一聲，道：「笑話！我要走就走，誰敢過來阻止？」

那少女忽走到我的身前，攔住了我的去路，雙手叉在纖細的腰際，道：「我就敢阻止你！」

我瞧着她冷嗤了一聲，道：「我霍㚲廸堂堂一個男子漢，不會去跟一個婆婆媽媽的女人計較。」

那少女顯是被我激得發怒了，只見她臉色一變，雙眼一瞪，一隻左掌迅疾地，朝我的臉上刮了過來！

這是一般女人掌括罵人的常用手法，我心裏既有準備，當然不會把那一掌，放在眼裏。可是，我剛才輕視那靑年的教訓，還在眼前，這女子的來歷，又似乎跟崔三三極有關係，我就不能不加倍小心，免覆後轍。

我在她那一掌快要拍到我的臉上之際，立即舉起左手，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我一抓住了之後，並不怠慢，又緊接着施出我國七十二把擒拿手中的一招「反絞手」，把她的玉腕，向左向外翻絞了出去。

這一招「反絞手」，對付一般的蠻漢，最是有效，對方手腕受痛，任是有多大的力氣，也決沒有反抗的餘地，如果扭絞的力道稍爲加一些，他勢必要乖乖地軟倒下來，聽憑擺佈。

何況，現在我所絞拿的，是一隻嬌嫩纖細的女子手腕，自然更加容易叫她馴服。

可是，我才一絞拿下去，便立即知道情形不妙了！

那少女就着那一絞之勢，整個身子突然像馬戲班裏的小丑也似地，徙地向外一個跟斛翻了開去。這一翻，她的手腕便化解了被絞之勢。

我不能不吃驚於她的迅疾無比的，然而，也就在我吃驚之際，還沒有看淸她的身手，我的左腿膝蓋，已然被她重重地蹬了一下！

那一蹬的力道，決不是一個普通的男子漢所能比較的，我竟痛得眼淚直流，險些兒跪倒地上！

那少女掙開了被我抓住的右手，突然向外躍開了幾步。那躍退的舉動，並不是罷手的意思，而是繼續作更猛烈進攻的一種者勢。

好一個精諳空手道的女子！她在剛一躍開之際，突又朝我衝了過來，這一衝動，是整個身子從半空中飛過來的，正是空手道中，極其犀利的「雙飛腿」！

我當然知道被踢中的後果，是十分難以想像的，慌忙之中，連忙就地向前打了一滾，避去那一記猛烈的絕招。

然而，我雖然安然地避了開去，可是，我的地位却顯得十分地難堪！我竟然被一個女子弄得如此的狼狽，那是我從來也沒有經驗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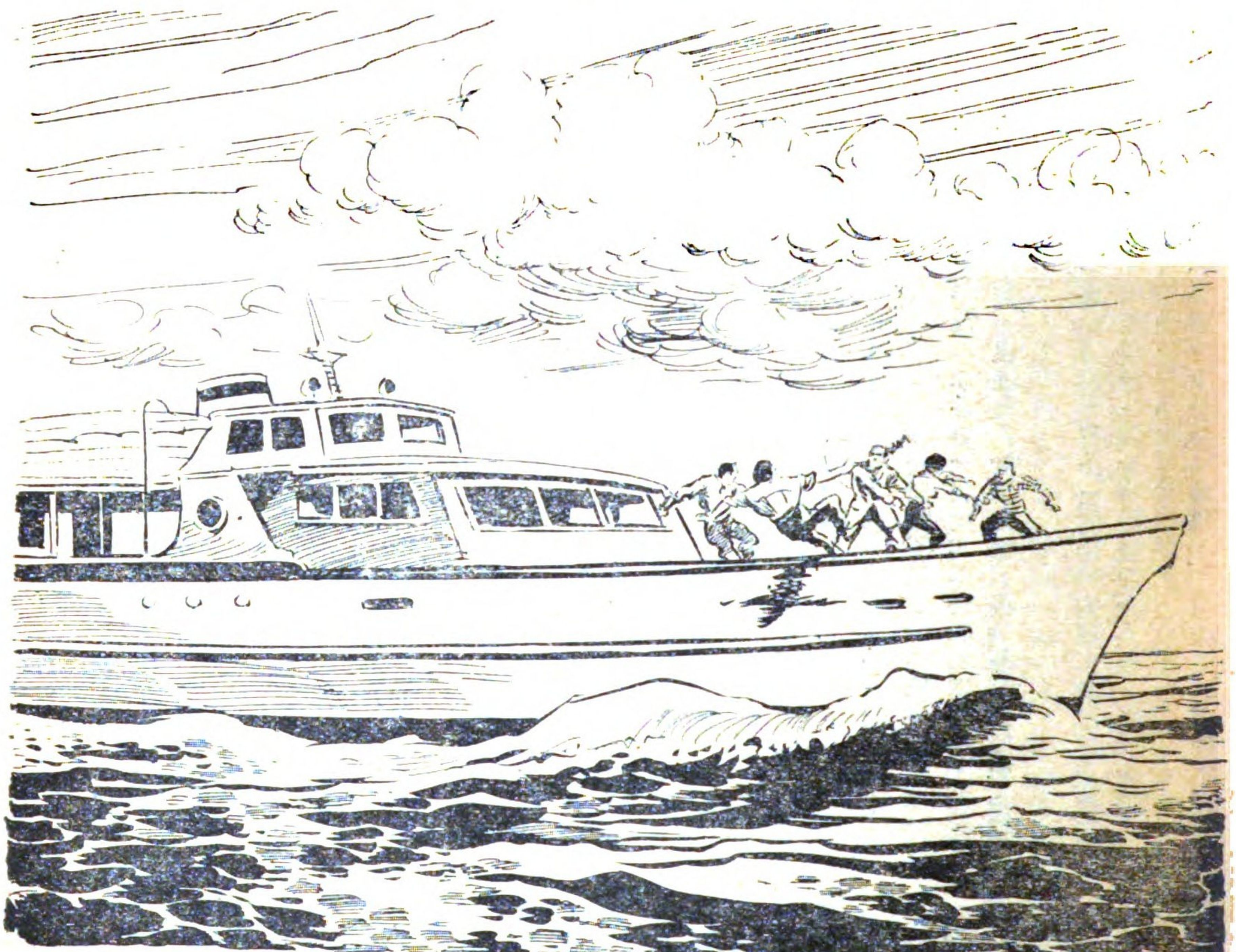
我那時候，已不再顧得身上沾滿了汚泥，更無暇理會對手是一個女性了。我在剛一滾出之際，立即在地上打了一個轉，施出了一招辣手無比的「瘋子捉雞」，就着她雙手着地之勢，雙手疾探了過去！

那少女顯是料不到，我爬在地上還會有這一着。我在那極其短暫的一瞬之間，還能夠看得到，她那一副吃驚的臉容。然而我這一招，也並沒有完全得手，那少女雖然吃驚，却委實敏捷得利害，就在我的雙手剛剛碰到她的身子之後，她竟像一條蛇也似地，從我的指縫之間，滑脫了開去。不過儘管如此，她還是被我抓中了一下，只聽得「嗤」的一聲，她的一隻褲管，已然被我撕了開來，頓時露出了裏面，一條長的動人的小腿！

那少女立即一個「鯉魚打挺」，從地上躍了起來，怔羞羞地瞧了瞧那一條裂開的褲脚，又抬頭瞧了瞧我，立即扭轉身子，併立雙足，不讓我多看上一眼。那一副羞急尷尬的樣子，幾乎使我禁不住要大聲笑出來！

那少女胸脯起伏，又朝我狠狠地瞧了一眼，突然朝牆邊那支被我踢掉在地上的手槍之處，奔了過去！

當我正打倒了兩撲來的大漢時，冷嘯風已鐵青着臉，一支手槍已擎在他手中。



她也許眞的被我激怒，此刻要用槍來對付我了！然而，她剛才俯下身去，還沒有碰到那支手槍，情勢忽然有了急劇的變化！

風聲中，有一陣聲浪傳了過來：

「好一條美麗的小腿！哈哈！這個小頭寸長得果然夠俊！」

語聲鏗鏘，但却充滿了侮辱的意味。

我萬萬料不到，在這樣一個僻靜已極的地方，竟然又有第三者出現！我在那少女一怔之後，幾乎是和她同時，一齊朝發聲之處，瞧了過去！

來的人並不止一個，我在黑暗之中，看見有兩個一高一矮的人影，站立在距離我們約莫有二十來碼的斜對面馬路的大樹底下。

那地方沒有路燈，我瞧過去，自然看不清楚，但我却還可以約莫分辨得出，那一高一矮的兩個人形，分明是一男一女。

這兩個人，當然是衝着那少女而來的。可是，在我還沒有弄清楚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之前，那黑衣少女果然俯下身子，拾起了地上的手槍。

然而，也就在她剛才站直身子，槍還沒來得及指住兩個人形之際，那鏗鏘的聲音，忽又响了起來：「哈哈！小頭寸，你要跟咱比量槍法麽？」

那少女一聽，怔了一怔，手中的鋼鎗，竟不期然地垂軟了下來。我這才看清楚，那長得較高的人形，手中早有一支閃閃發光的手槍！

那傢伙到底是什麽樣的人物，竟然能有一股威力，使那崛强的少女屈服下來？這個疑團，我不久便有了答案，而在我才一有了答案，竟禁不住大是震驚！

那少女狠狠地道：「姓冷的！你不要倚賴槍法準，我們遲早要跟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算帳的！」

就是這一句話，使我大爲震驚！原因非常簡單，那人形手中的，那支閃閃發光的手鎗，以及他是姓冷的，便就立即使我認出了他來？

近十多天來，幾乎所有的黑組織，全都知道「神槍手」冷嘯風，已從地中海西西里島來到了此地。他的突然出現，能夠震動了那許多，在此地有着根深蒂固，勢力强大的黑組織的人物，當然是有着他的一套超人的本領。而他的本領，便就是百發百中的槍法！

冷嘯風浪跡國內外二十多年，槍林彈雨之下，曾經打倒三十多個，聞名國際的西洋神槍手，包括了美國黑社會中的職業槍手，而他，竟然能够繼續生存下來，沒有傷及一點皮毛，就不能不算是奇跡！

這個奇跡是他所創造的，因而「神槍手」的銜頭，便自然地落到了他的頭上，傳遍整個世界，脚跡所至，竟然找不到一個敵手！

難怪那少女，看見冷嘯風手上有一支手槍，便屈服了下來！

而我震驚的倒還不止於冷嘯風是一個所向披靡的神槍手，他實在還有着比他槍法更厲害的組織，那便是橫行海內海外的「淮陽丐幫」！

我國民間原有青、紅、黑、白四大幫會，本都是一種以安邦定國爲聖旨的民間秘密組織。但是這一個「淮陽丐幫」，却絕不同於那四大幫會，而是無惡不作，爲非作歹的黑組織。多少年來，淮陽丐幫的劣跡，令到各國的警方大爲頭痛，甚至連馳名世界，以緝匪捕盜聞名的國際警探，也爲之束手無策，莫可奈何。而淮陽丐幫這樣一個組織，到底有多少人？說起來可笑，十年來沒有變動，不多不少，齊數十個！

各國警方連對付這十個人都沒有辦法，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跡！不但如此，自從冷嘯風的「淮陽丐幫」，義大利西西里島的「黑手黨」勾結之後，聲勢更是浩大。「黑手黨」本是義大利極其神秘的恐佈組織，神秘到連它的首領是誰，黨規如何，也沒有人能够獲悉，莫說警察當局要去掃蕩了！

冷嘯風何以要跟「黑手黨」勾結，已是一個難解的謎，這且不去說它，眼前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以他這樣一個身懷絕技的大人物，竟然會跟一個羽毛未豐的少女計較，似乎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

可是，他此刻確實是在跟那少女計較。他道：「倪姍姍，怎麼不開槍啊？我這老頭子有什麼可怕的？再說你這樣俊的娘兒，我也眞有點不捨得呢！」

那少女大聲道：「冷嘯風！你少說廢話，韋傑生你今天可帶不去！」

「啊唷！你要把他窩藏麼？哈哈，你倒眞有那一套！」

冷嘯風才一說完，身旁的女子也冷哼一聲，道：「哼！不要臉的臭東西！」

那黃衣少女見那女子罵她，顯是十分光火，道：「冷秀蘭，你有種走過來，我不揍你一頓才怪！」

那冷秀蘭是冷嘯風的獨生女兒，她的槍法和武術根底也是十分了得，這是我早就知道的。只見冷秀蘭又哼一聲，傲然地從馬路對面走了過來。嘴裏道：「好哇，我倒要看看竟究是誰揍誰！」

這當兒，一直呆立着沒作過聲的韋傑生，忽然走過去，攔阻冷秀蘭，道：「蘭妹，不要動手！」又朝倪姍姍道：「姍姍。你快回去吧！」

倪姍姍突然一揮掌，打了韋傑生一個耳光，道：「你這叛徒！你到底跟誰走？」韋傑生摸着被打的臉，沒敢作聲，倒是冷秀蘭朝倪姍姍撲了過去。韋傑生又忙伸臂攔阻道：「蘭妹，我不准你碰她！」

那冷秀蘭被韋傑生喝了一頓，怔了一怔，道：「傑生，你怎麼啦？你對她還餘情未了麼？」韋傑生正要答話，冷嘯風忽道：「傑生，你們兩不要鬥嘴，我們這就走了！」說完從對面走了過來，他才一走近，忽地瞧了瞧韋傑生手裏的那一件破襯衫，詫異道：「唉！傑生，你已得手了麼？」

韋傑生搖搖頭，道：「沒有，我剛才找不到那東西，還險些兒喪失掉性命！」冷嘯風頓了一頓道：「我們回去再想辦法，我就不信那兩個老東西有多大能耐！」偏頭又朝姍姍道：「你跟你那位新冤家，也得跟着我們一起走！對不住！」

他說的「新冤家」當然是指我。我料不到會在今天晚上，竟然遭遇了如此詭秘的事情！一連出現了冲繩空手鬥和淮陽丐幫兩派人物不算，我竟也被無端端地纏涉了進去！而我更料不到的是，他們之間所爭奪的，似乎是一件襯衫，那就不能不使我大有狐疑！

以冷嘯風和崔三三這樣的人物，當然不會爲一件普通的襯衫而不遠千

里地來到此地。我當時已然直覺到，他們所要的襯衫，必定另有一層秘密的內幕！

我的好奇心已然達到了極點，也驅使我定意要把它弄一個清楚。因此，我在冷嘯風的手槍之下，並不作任何的反抗，跟他們一齊走進了汽車。

不一會，我們下了汽車，來到海邊，那兒早有一艘遊艇等着，我們上去之後，遊艇便「泊泊」地鼓浪前進。

我和倪姍姍被他們用粗麻繩反綁了雙手，關在下艙裏。艙裏一片黑暗，我瞧瞧倪姍姍，只能看到她那一對閃光的眼睛。她忽低聲問我道：「霍先生，你爲什麼要自尋煩惱？」

我反問道：「什麼煩惱？」她道：「這不算是煩惱麼？」

我聳聳肩道：「如果這也算煩惱，我倒願意承受。」她顯然十分奇怪，道：「爲什麼？」我笑了一聲道：「你不說我喜歡多管閒事麼？也許你講對了！」

那少女道：「霍先生，你肯不肯幫我一個忙？」我道：「什麼事？」她道：「請你助我一起闖出去！」我道：「出去幹什麼？」她道：「我要離開這裏！」

我道：「你別忘了，我們是被綁着的。」她道：「請你先替我解開。」我道：「怎樣解？」她道：「用你的牙！」

這果然是個好辦法！

不消三分鐘，我們二人，已然恢復了自由，悄悄地爬上了艙面。冷冽的海風，迎面撲了過來，我的精神爲之一振，不料我剛要舉步，忽然看見黑暗的角落裏，有一個人正舉槍虎視着我，我毫不猶豫，身形展動，從側面閃了過去，我才一衝過去，已然一腳把他的手槍踢了開去。可是那傢伙的手槍卻走了火，「砰」然一聲，响了起來！

我剛一拳把那傢伙打昏過去，艙面上已然多了四五條大漢。一場混戰跟着就要展開了，我站穩了腳步，等待着他們過來。可是那少女忽喊道：「霍先生，跳海！」她的話剛一說完，那幾條大漢已然撲了過來。他們人多，當然對我不利，而更對我不利的是，冷嘯風也在這當兒，從艙裏走了上來！我連連揮出二拳，把兩個撲過來的大漢，打退了下去，就在那時候，我忽聽得那少女，又高聲道：「霍先生，跳下去！」

我在慌忙之中，還能看得見，冷嘯風鐵青的臉色十分地難着，一支手槍已然出現在他的手中！

我已沒有遲疑的餘地，腳底一彈，縱到了倪姍姍的身邊，電光石火之間，二個人一齊跳進了大海之中！

（欲知霍愛迪又遭到什麼驚險的事情？那襯衫有什麼秘密？請看下期分解。）

遍響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多姿多采　美不勝收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俠盜白金龍

巧戲洋探長

羅天·文　鳳簫·圖

葉小二要無賴

那印度人渣吉尼雙手一分，正要將那張紙片撕去，旁邊的葉小二急的大叫道：「渣吉尼，這值五十兩銀子，可不是我自己的，你撕破了就得付錢，可別到時說我姓葉的訛人。」

印度人做生意的腦筋多精明，何況渣吉尼在上海混了十幾年，那有隨便撕毀客人貨物的道理，只不過做了一個姿勢而已，當下笑了一笑道：「葉二哥，你的五十兩銀子拿回去吧！我可買不起。」說完話，又將手上的紙片向面揚了一揚，帶點譏嘲的語氣，續道：「列位看看，這也算是什麼貨物，我是來收古董的，可不是來拾破爛的，這連破爛都算不上……」

四周的閒人雖已走了一大半，可還有十來

人上下，向那張紙片瞥一眼，都縱聲大笑起來，眼睛都不約而同的望向葉小二。

那葉小二本來就有些不好意思，不過吃白金龍逼住了，不得不硬着頭皮來試一試，對方不要，收回算數，也算對白金龍有了交待。然而這時吃濟吉尼一嘲笑，旁邊的看客又同聲附和，不覺老羞成怒，頓時要起他那無賴子的手段，雙手一叉腰，用鼻孔哼了一聲道：「老兄，你別小覷了它，五十兩銀子還是咱哥兒們的交情，要不然五百兩銀子我葉小二也不會點頭。」

濟吉尼呵呵笑道：「多謝老兄一番盛意，五十兩銀子我實在買不起，老兄收回了吧！」一面說，一面將手上的紙片向葉小二身前推。

他故意說不要倒也好了，葉小二的無賴也就無從要起，又偏偏說甚麼五十兩銀子買不起，成了討價還價的口氣。這可讓葉小二找到藉口了，立即也換上一副笑臉道：「五十兩銀子老兄怎會買不起？總是嫌貴罷了，你還個價價錢看，咱哥兒們不是一日兩日交情，總好商量。」

濟吉尼道：「買不起就是買不起，我不耽誤你的時間，你也別阻了我的生意，咱們各走各路，下次你帶些人參茸兒來，五塊銀洋一兩，少不了你一枚銅錢。」

四周的閒人也紛紛談笑道：「這種小孩子的玩藝兒也能賣錢，那倒好，但要能賣錢的話咱們也去找些來，別說五十兩銀子，就是五十文銅錢也算是一筆橫財。」

葉小二吃他們一唱一和，臊的面紅過耳，越法下不來台，祇好直起脖子嚷道：「老兄，你做生意這就不規矩了，要就要，不要就不要，那有買不起的道理？五十兩銀子就買不起，來了五百兩，五千兩的客人你又怎麼辦？你分明是看不起人。」

濟吉尼不欲多生枝節，笑道：「你的價錢開的太大，要我還價也無從還起。」

葉小二臉色一正道：「俗語說的好，漫天討價，就地還價，咱們做生意的那有嫌開價太大的道理？」

濟吉尼也跟着臉色一沉道：「葉二哥，你是來做生意，還是來尋開心，老實告訴你吧！你再說得天花亂墜，我就是不要。」

葉小二乘機變臉道：「老兄，這就不對了，貨物不中意，你也該早說，難道我非賣給你不可。磨了好半天，臨了你說不要，這不是在尋我的開心。」

濟吉尼更沒有好顏色了，眼珠子一翻道：「不要就是不要，你打算怎麼樣？」

葉小二悄悄向遠處一望，見白金龍也正帶着一絲嘉許的笑意望着自己，頓時膽一壯，有白金龍在還怕甚麼人，當下雙拳一握，冷笑一聲道：「我也不打算怎麼樣，只要你還個價，這是做生意的規矩。」濟吉尼在上海混了十多年，何況一向又是在巡捕房裏做事，甚麼大風大浪沒經過，而且湯姆遜探長就在身邊，闖出事來自有湯姆遜探長做主，當下再也忍不住了，身形一起，也捲起拳頭道：「姓葉的，你別看錯了人，我濟吉尼也是好欺侮的人？你要訛錢乘早上別處去。」

葉小二也是吃逼住了，一抬腿正要跳上前去，那坐在一邊的湯姆遜探長開始攔阻了，他雙手一橫，先攔住葉小二，然後轉身向濟吉問道：「你跟他吵甚麼？咱們做生意要和氣，何必吵吵鬧鬧。」

濟吉尼氣忿忿答道：「這小子分明是來搗亂，就憑這一張小紙片也能賣錢？」一邊說，一邊將手上的紙片向湯姆遜探長身前遞去。

想不到那湯姆遜探長一眼之下，神色頓時一變，像是見到甚麼稀世奇珍似的，雙手捧着細細瞧了半晌，又向葉小二上下打量着，才現出笑容問道：「這一張紙片是你拿來出貨的麼？」

葉小二那懂的英語，然而從湯姆遜的那張臉孔上，早看出門道來了，當下笑了一下，昂然而立。

五十兩銀子

濟吉尼也看出話中有因，忙插嘴道：「不錯，是他拿來的，要五十兩銀子，這不是存心訛人麼？」

湯姆遜探長也不回答，只是捧着紙片，對紙片上畫着的那條張牙舞爪，騰空欲飛的金龍又望了半晌，才對濟吉尼道：「你要他坐下來，我跟他談談。」

濟吉尼一聽湯姆遜如此吩咐，忙不迭的換了一副笑臉，前倨後恭的向葉小二道：「葉二哥，你看你的牛脾氣，我祇不過跟你開開玩笑而已，你就當真事了。來來來，坐下來罷，你老兄拿來的貨物那有不好商量的道理。」他一說，一面更親

自拉開一張椅子，請葉小二坐下，然後又轉頭向四周的閒人道：「今天不做生意了，各位請回吧！明日再見。」

葉小二雖不懂湯姆遜探長在說什麼，可是從他的神色之間，也知道這張紙片已經發生作用了，當下大模大樣向椅子上一坐，傲聲說道：「我早說過，這張畫兒要五十兩銀子，少一文都不行。」

渣吉尼暗罵道：「這也算是字畫？我×你十八代祖宗。」然而他表面上，依然陪着笑臉道：「好說，好說，只要有價錢，總好商量。」說時眼睛又望向湯姆遜探長，要向湯姆遜探長拿主意。

原來湯姆遜探長化裝成印度藉的古董商，目的是在調查白金龍的行踪，經過半個多月的時間，白金龍的行踪雖沒有打聽到，生意方面却讓他賺了一點錢。

因為他做古董商，為了掩護他的身份，不得不多少做點生意，才能避免別人懷疑。然而真古董的要價太高，千兒八百是平常事，同時收進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賣得出去，他到底不是古董商。

沒有辦法中想辦法，湯姆遜探長只好向那幾幅沒人要的祖宗神像下手，胡亂收下來，反正是遮人耳目，想不到這幾幅神像却投中了西方遊客所好，價錢不貴，帶回家鄉去還可以掛在客廳裏做裝飾，向來訪的客人胡吹一起，表示自己到過東方，懂得東方藝術。

這一來湯姆遜探長可有生意做了，以每幅五塊銀元收進，賣出去看各人闊綽的程度而定，是論金鎊計算的，百兒八十鎊不算多，一二十鎊也不嫌少，反正是大大的賺上一筆。

湯姆遜探長當然志不在此，所以做生意的事兒全由渣吉尼去應付，他只是到處留意記憶中的那個年輕英俊白金龍的影子。現在白金龍雖然沒找到，却見到那張白金龍用來到標誌的紙片，怎不叫他半驚半喜，當然非調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這時葉小二一坐下來，他立即浮起笑臉問道：「這幅字畫，是你祖上傳下來的，還是另有主兒？」

渣吉尼趕快用上海話傳譯過去，葉小二一聽，知道有點意思了，當下微微一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葉小二窮，那裏能有這幅字畫，當然是另有主兒。」

湯姆遜眨動着灰眼珠，聽渣吉尼將話譯完，立即接口道：「我也料定不是他自己的，快問問他，這張紙片的主兒到底是誰？」

這又苦了渣吉尼，又結結巴巴的將話傳過去，那葉小二又沒有這樣容易對付，怫然一搖頭道：「我是賣字畫的，可不是來閒聊天的，這張字畫你們到底要不要？我可沒閒工夫陪你們。」

渣吉尼一見葉小二端起架子，知道自己先前將話說的太過份，這時來不及的點頭道：「要，要，你葉二哥來，就憑你的面子，那有不要的道理。」

葉小二呵呵大笑道：「不怕你不要，五十兩銀子少一分一厘都不行。」

渣吉尼又轉過臉去，跟湯姆遜探長嘰咕嚕了幾句。那湯姆遜探長乾脆，向衣袋裏一掏，摸出一張銀票，外加一枚銀元。

渣吉尼將銀票同銀元都移至葉小二身前，才陪起笑臉道：「你的那張字畫我們買下了，這是利亨錢莊五十兩銀子的銀票，你仔細看一看，要是不相信銀票，等一會兒我親自陪你上錢莊去。」

葉小二半猪子人，那見過五十兩銀子的銀票，然而他到底是在外面混的人，見識自非普通一盤大鄉俚可比，何況利亨錢莊的大名也如雷貫耳，聞之久矣！當下一伸手，接過錢票，望着票面上的銀數裂嘴大笑起來。

渣吉尼道：「數目不錯吧？」

葉小二笑得合不攏嘴，那還說得出話來，只有一個勁兒點頭。

想不到渣吉尼一伸手，又將那那張銀票搶回手中，也望着葉小二呵呵大笑。

葉小二急的搔耳抓腮，忙問道：「這……這是怎麼回事，難道你又翻悔了麼？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做生意要講信用，那可不成。」

渣吉尼大笑道：「誰說我翻悔了，不過我用了五十兩銀子，買下你那張畫兒，却附帶有一個條件，你要是應允了，喏，這一塊銀元也算是你的外快。」

葉小二眞吃那一張銀票以及那一塊銀元急的雙眼通紅，恨不得一下就搶回來，然而這到底是生意，別人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當下祇好咽了一口唾沫，沉着氣道：「你說吧！」

渣吉尼笑道：「容易得很，我們收下這幅字

畫之後，却要煩你引見一下這幅字畫的正主兒。」

葉小二一拍胸膛道：「包在我身上，銀貨兩訖，交易完成之後，我自然領你們去見正主兒。」說完話，右手一攤，要取那張銀票。

濟吉尼還有些遲疑，怕交過銀票，葉小二却翻臉不認賬，好在湯姆遜探長自有知人之明，立即命濟吉尼將銀票交過去。

再買十張八張

葉小二喜得裂開大嘴，見眉不見眼，將銀票向衣袋內一塞，又抓着那塊洋錢在桌面上一扔，「嗆啷」一響，蹦上一尺多高，才笑着道：「你們要見畫兒的主人麼，請隨我來。」

濟吉尼忙問道：「他在哪裏，離此有多遠？你先別忙着走，讓我先開了茶錢。」

葉小二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那東北角獨自佔一張茶桌的老大爹就是。」一面說，一面又指了一指。

湯姆遜探長雖然祗看到一個背影，心中已自一動，暗想：「那老頭子有些眼熟，莫非就上一次擂上台，擊敗有小羅賓漢之稱，揭下擂台前那副對聯的老頭子。」他趕緊向濟吉尼使了一個眼色，拔腳起身，跟在葉小二後面。

那葉小二早已笑嘻嘻地走近白金龍身旁，裂開大嘴道：「裴老爹，你的那張畫眞要得，五十兩銀子拿來了，是一張銀票，我交給你。」

白金龍微微笑道：「我早告訴過你，這一單生意準退不了。銀票你藏着好了，停會兒咱們一同去兌銀子，痛痛快快吃一頓。」

湯姆遜探長祗呆呆地望着白金龍，似乎有些像記憶中的老頭子，也似乎有些不像，想上去攀談幾句吧！自己又不會中國話，正自猶豫不決，進退兩難，好在濟吉尼也趕來了，立即操起上海話說道：「葉二哥，你不是說過替咱們介紹麼？怎麼就忘記了。」

葉小二笑道：「你不來，我怎麼介紹？我又不會你們的印度話。」他不懂英文，還以爲湯姆遜探長跟濟吉尼講的是印度話。

濟吉尼也莞爾一笑道：「對對對，算你說的有理。」當下又向白金龍望了一眼，續道：「這位老爹諒就是這張字畫的原主兒了。」

葉小二點點頭道：「不錯，這位老爹姓裴，名叫時峨。」然後又指着濟吉尼向白金龍道：「裴老爹，這兩位是收古董的洋客人，他們一定要見見你，沒辦法，我只有帶他們來了。」

濟吉尼搶着接口道：「我叫濟吉尼，這位是我的同伴吉打星，裴老爹，你那張字畫太好了，可惜沒有上下款，也不知道出處，是那一位書家手筆，所以要向你請教，將來我們脫手時，也可以有個交待。」說完話，更老實不客氣，挪開椅子，各自坐下。

白金龍懶洋洋的向兩位不速之客望了一眼，不表示歡迎，亦不表示拒絕，只是慢吞吞地說道：「你們要找我老頭子幹麼？眞的是想見見那位名書家麼，那可容易，不過他手上的畫兒還多得很，你們再買十幅八幅，我帶你們上門，他也不會怪我。」

濟吉尼暗暗吃了一驚，心想：「這老頭子倒是會找機會敲竹槓，剛才敲了五十兩銀子還不够，居然獅子開大口，還要再買十張八張，這不是又得四五百兩。」他一面想，一面正要措詞擠塞，那坐在一邊的湯姆遜探長已急不及待問道：「那個老頭子說什麼？」

濟吉尼操起英語答道：「他說像這樣的畫片還多得很，我們再多買十張八張，他才可以帶我們去見這幅畫的人。」

湯姆遜探長大喜道：「好極，好極，十幅八幅不過四五百兩銀子，我只要能見到作畫的人就行。」

白金龍聽的清楚，暗暗好笑，心想：「不怕你精，不怕你乖，就是怕你不上門來，你別得意的太早一點，停會兒你好受用的。」

湯姆遜探長唯恐濟吉尼誤了大事，只要濟吉尼做傳譯，親自向白金龍陪起笑臉，試探着道：「裴老爹，你拿來賣的那張畫片好極了，你不是說還有麼？我願意都收下來，你能帶我去看一看貨品麼？」

白金龍笑道：「有，有，多的很，你要多少就有多少，不過價錢方面，那可沒得商量，五十兩銀子一張，少一分一厘都不成。」

湯姆遜探長一個勁兒點道道：「行，行，物有所值，五十兩銀子不算貴。」

白金龍故意迷起老花眼睛，望着湯姆遜探長，現出懷疑的神色道：「這畫片一不是古董，二不算畫的好，你們化五十兩銀子一張收下它，豈

能賣的出去麼？」

湯姆遜探長暗自一驚，心想：「這老頭子有些頭腦，倒並不是見錢眼開，財迷心竅的傢伙，我可要小心應付，別露出了破綻，讓人懷疑。」他想到此處，更不猶豫，故意呵呵笑道：「老爹，不瞞你說，這張畫片雖不是古董，却畫的真好，倘有東方色彩，我買回去，配上一個鏡框，歐洲來的遊客就喜歡這個，那有賣不出的道理。」

白金龍似信以非信的哦了一聲道：「你收進去的價錢就不小，賣出去又該要什麼價錢呢？」

湯姆遜探長故作驚人之語道：「哪就沒一定了，藝術是無價之寶，要千元八百不算多，百元八十亦不算少，反正不會賠本就是了。」

白金龍亦故作喜形於色，仰天笑道：「想不到竟有一樣好機會，白相公命中註定要發財了，五十兩銀子一幅，十幅五百，一百幅就是五千，什麼生意比得上他。」

湯姆遜探長一聽說什麼白相公，心中又是一動，忙道：「老爹，那白相公就是作這幅畫的人麼？」

白金龍毫不猶豫點頭道：「不錯，他是我老漢的子姪輩，我從小看他長大，就喜歡胡亂塗幾筆，想不到這給他帶來大財氣。」

湯姆遜探長心裏癢癢的，急於要見一見這位白相公，不住催促道：「老爹，我們這就走吧！見到白相公，我還跟他好好談一談。我租界上有房子，環境清靜極了，正是作畫的好地方，他寫畫，我替他推銷，雙方好好合作，不發大財才怪哩！」

白金龍也眉飛色舞地笑道：「白相公真能發財，我老頭子也多少沾點光，這可好，後半世不用擔憂了。」

湯姆遜探長心中暗喜，又道：「是啊，見到白相公你也幫着講幾句，要他跟我合作，搬到租界上去，彼此住得近些，發財也容易些。」

白金龍呵呵大笑，連聲道好。

湯姆遜探長更不遲疑，吩咐濟吉尼付茶錢，拼起一大包買進來的祖宗神像，跟着白金龍一齊出了茶樓，一肚子如意算盤，準備引誘白金龍進租界，甕中捉鼈，萬無一失。

回到葉家祠堂

白金龍帶着湯姆穿探長同濟吉尼二人，過大街，穿小巷，徐徐向前走，那葉小二跟在後面，也不知道白金龍去那裏，還以為白金龍真的去那個稱為白相公的住所。

想不到白金龍竟向回路上走，最後竟在葉氏宗祠門前停下了，推開了祠堂門，領着這兩位印度客人向內走。

那葉氏宗祠佔地頗廣，中間是一座正殿，供着歷代祖先神主牌，兩邊又懸掛幾十幅祖先神像，平時只由一名老工人看管，却也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葉小二滿腹狐疑，却又不敢動問，只有眼睜睜地看着白金龍安排。

白金龍將他們領進大殿，就拜墊上要湯姆遜探長同濟吉尼坐下了，然後說道：「我到後面去請白相公出來，你們坐一坐。」

湯姆遜探長雖然精明，也想不到對方另有妙計，當然答應好，要白金龍快請。」

白金龍又向葉小二道：「你呆站在這兒幹麼？還不提快去茶待客。」一面說，一面暗暗使了一個眼色。

葉小二當然會意，跟着白金龍走出殿外，止不住悄聲問道：「老爹，你這是弄什麼名堂，這兒哪裏有什麼白相公？」

白金龍笑道：「你衣袋裏的那張五十兩銀子的錢票在麼？」

葉小二十分不捨的將錢票掏出來，說道：「老爹，這是你的，不是一筆小數目，你袋着吧，萬一掉了我可賠不起。」

白金龍呵呵笑道：「我帶你去的時候，就說過提携你發筆小財，你藏着吧！這五十兩銀子就算你的了。」

葉小二喜出望外，連那隻拿銀票的右手也微微發抖，更帶些不信的的神色道：「老爺子，你說的真話麼？」

白金龍臉色一正道：「怎麼不真？我老頭子什麼時候騙過你？不過五十兩銀子歸你，你還得替我做點小事情。」

葉小二生平那有過五十兩銀子，此時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連點頭道：「老爺子！你吩咐吧！只要我葉小二辦得到的，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白金龍道：「容易得很，還用不到你赴湯蹈

火，我只要你在東南角圍牆上開的那個洞將他打開。」

葉小二呆了一呆道：「老爺子，你別說笑了，打開那個狗洞幹麽？」

白金龍：「你不用問，打開狗洞以後，去將管祠堂的長工找回來，告訴他祠堂裏有了小偷。」

葉小二又呆呆地向白金龍望了一眼，白金龍語聲一沉道：「快去。你要是這點小事辦不好，我老頭子不但要索回那五十兩銀票，還要吃我三拳。」

葉小二是吃白金龍打怕了的，當下那敢再多問，忙不迭的點頭道：「是是是，我這就去辦。」說完話，再不停留，一轉身向大門外奔去。

白金龍微微一笑，將祠堂大門關好，又插上木門，才回正殿去。

湯姆遜探長正等的不耐煩，一見白金龍獨自進來，却止不住問道：「裘老爹，那白相公呢？」

白金龍答道：「白相公洗洗臉，換一套衣衫衫，馬上就來了，我們稍稍等一會兒。」

渣吉尼在上海住的時間久，情形比較熟悉，忍不住帶着懷疑的神色問道：「裘老爹，這是什麼地方？看情形像寺廟一般，他怎麽會住在此地？」

白金龍笑道：「此地清靜嘛！作畫的人最怕有騷擾，所以才住到此地來。」他又指着牆上掛着的祖宗神像，續道：「這些都是白相公畫的，來來來，我們來欣賞一下，他作畫的技巧如何？」

湯姆遜探長那有心思去看畫，嘴上胡亂敷衍了幾句。

白金龍却不理這許多，逕自走近牆壁，將壁上掛着的神像取了幾幅下來，移至湯姆遜探長身前，逐幅討論，談得津津有味。

差不多過了一頓飯的時間，白相公沒有到，祖宗神像却看了幾幅，堆的一地都是，跟渣吉尼的那個白布包袱混在一起。

白金龍却更有意思，又道：「今天你們也買了好幾幅畫，拿出來比較一下看，準沒有白相公的畫得好。」說完話，更不待對方同意，順手將包袱打開，畫跟畫混亂了，更分不出誰是誰的。

湯姆遜探長等的更不耐煩，忍不住催促道：「裘老爹，你再去看看，白相公怎麽還不來？」

白金龍還沒有來得及回話，就在此時，已聽得祠堂的大門响起了重而急的敲門聲。

湯姆遜探長到底比較精明，一抬頭詫異聲道：「誰來了？這敲門聲有些古怪。」

白金龍笑道：「諒是來找白相公的，我去開門。」話完，更不停留，出了正殿，一閃身到了殿後無人處，縱上圍牆，用了牆外，又從衣袋內取出那瓶「洗容水」，在臉上一抹，頭髮上一擦，頓時還他本來年少英俊，風度翩翩濁世佳公子的面目。

那祠堂大門上仍然嘭嘭之聲不絕，有如擂鼓似的敲得震天價响，那湯姆遜探長越聽越覺不搖，忙道：「那裘老爹怎麽回事？這麽久還沒有開門。」

不見裘老頭

渣吉尼道：「我看看去。」說完話，快步走出殿外，還不過是幾分鐘的工夫，又快步趕近殿來，邊走邊嚷道：「奇怪，那老頭子不見了，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那祠堂大門上的捶門聲越來越响，震耳欲聾，隱隱中更混雜着叫罵聲，門外的人像是不在少數。

湯姆遜探長更吃驚了，眉頭一蹙，忙道：「渣吉尼，你快到門背後聽聽去，外間是些什麽人，回來告訴我，再打主意。」

渣吉尼更不怠慢，嘴上應了一聲「好」，轉身拔脚就奔，只不過剎那之間，他又氣喘喘的奔回來，驚叫道：「探長，門外總有三四十人，說什麽祠堂裏進來兩名印度人，他們要捉小偷，抓我們送官府去。」

湯姆遜探長也吃了一驚，頓足道：「將我們當成小偷？準是那老頭子做的手脚，上他的大當了。」

渣吉尼道：「眞金不怕爐火燒，咱們可以講理，見官府去也不怕，你是英租界的探長，我是捕房的巡捕，最多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底細罷了。」

湯姆遜探長苦笑搖頭道：「人多口雜，來勢洶湧，你跟誰說理去，吃他們打一頓，再送進官

府，等到事情弄清楚了，我這個面子向那裏放，還不如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快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吧！」

滄吉尼不敢再多逗留，匆匆忙忙將散在地上的祖宗神像一收，捆好白布包袱，向肩上一掛，足拔就跟湯姆遜探長向殿外走。

他們當然不敢走向大門，只是沿着圍牆，想找後門，或看有什麼傾頹較矮的口子，也可以翻牆爬出去。

然而他們失望了，這一所祠堂沒有後門，而且圍牆又高又厚，整整齊齊，根本沒有破缺的口子。

就在此時，祠堂的大門傳來「轟隆」一响，想必是大門吃人大力推開了，只聽得人聲洶湧，齊向正殿奔去。

湯姆遜探長正自徬徨無計，却聽得前面的滄吉尼叫道：「探長，這兒有個狗洞，足可以容一個人鑽出去，事不宜遲，咱們就從此地脫身吧！」

值此緊急關頭，湯姆遜還有什麼好說，只有一點頭，道：「好的，你先出去，在外間接包袱。我再隨後出來。」

滄吉尼更不猶豫，將肩上的包袱向下一扔，身形向地間一伏，手足齊用，就從狗洞裏鑽出去。

湯姆遜探長低聲問道：「外面有人麼？」

滄吉尼四下望了一眼，答道：「沒有人，你快把包袱遞出來。」

湯姆遜探長先遞出包袱，然後自己也跟着鑽出狗洞，洞外是一條冷僻的小巷子，果然不見有人。

滄吉尼將包袱揹起，忙道：「探長，咱們快走吧！」

湯姆遜探長氣得怒火中燒，目眦欲裂，恨恨地握起拳頭罵道：「裘時峨，裘時峨，你這個糟老頭子，總有一天撞在我手上，不叫你死去活來才怪……」

他這邊語聲未了，狗洞後面已傳來雜亂人聲：「那兩個印度黑鬼鑽狗洞走了，快追啊！」

湯姆遜探長再不停留，拔腳就走，想不到剛走出去十幾步，只見巷口人頭洶湧，脚步雜亂，也不知有多少人衝進巷口來。

挨了一頓好打

前有埋伏，後有追兵，滄吉尼急的大叫道：「探長，前面也有人。」

湯姆遜探長眉尖一蹙，咬牙切齒道：「別怕，跟我來，不給他們一些顏色，也不知道我的厲害，我湯姆遜探長是好欺負的麼？」語聲落處，右手向懷內一掏，早摸出一柄手槍，迎空揚了一揚。

從巷口裏衝進來的總有二三十人，大概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嘴上都雜亂叫道：「在這兒了，小偷在這兒了，快抓住他。」

湯姆遜探長見對方來得兇，相距還有二三十步，就迎空鳴了一槍，只聽得「砰」地一聲過處，那衝進來的人羣都不由自主的停住脚步。

湯姆遜大喚道：「滄吉尼，告訴他們乖乖的退出巷口去，要不然……」他剛說到「然」字上，突然語聲一變，驚呼了一聲，手上的那柄槍，已飛出五六步以外，跌在地上。

滄吉尼驚聲問道：「探長，你怎麼啦？」

湯姆遜口吃吃地答道：「不知那裏飛來一塊石子，正好打中了我的手背。」他一面說，一面快步向前，想拾回手槍。然而就在手槍跌出時，巷口早竄出來一條人影，迅疾無比，不等湯姆遜趕到，已右脚一起，將地上的那柄槍踢向半空，滴溜溜翻了幾個筋斗，不知所踪。

那人影來的快，退的更快，湯姆遜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對方面目，已失去那來人所在。

巷口的人羣又衝上來了，湯姆遜探長不甘束手就縛，大叫道：「滄吉尼，咱們衝。」

湯姆遜有六呎高的身軀，體格魁梧，滄吉尼也是年輕力强，兩個人合在一起，就如兩頭猛虎出柙，如旋風般向人羣衝去。

巷口進來的人雖然多，却俱是普通老百姓，怎敵得住這兩名洋漢，霎眼之間，已吃打倒五六名。

湯姆遜眼看巷口在望，心中正在暗喜，想不到不知何處又飛來一顆石子，「嗒」地一聲，正好打在他右膝蓋前的「膝關穴」，頓時右足一厥，翻身倒下地去。

滄吉尼驚叫道：「探長，你怎麼樣了？」一面說，一面更奔向前去，伸手欲攙。

想不到又是一顆石子飛來，白光閃處，正好打在滄吉尼左足跟的「太溪穴」上。這一太溪穴

一是人身三十六主穴之一，怎能禁得起這一擊，頓時全身一陣癱軟，躺下地去，就在湯姆遜探長身旁。

衝進來的人羣怎肯錯過這一個機會，一湧而上，按頭的按頭，縛脚的縛脚，將這兩名洋漢綁得結結實實。

原來那暗中使用飛蝗石的正是白金龍。他跳出圍牆，回復了本來面目以後，先至祠堂大門口，將人羣引來，這時又先後擊飛手槍，擊倒湯姆遜與渣吉尼，他却始終藏身暗處，不願露面。

那湯姆遜與渣吉尼還有什麼好說的，只有乖乖受縛，連那一個放祖宗神像的白布包袱也落在人羣手中。

人羣中走出一個中年漢子，指着湯姆遜與渣吉尼二人喝道：「誰帶你們走進我們裘家祠堂的？」

渣吉尼是懂上海話的。他恨那個帶他們來的老頭子，所以連稱呼都不用，直接喊出姓名，大聲道：「裘時峨。」

「裘時峨」與「就是我」語音差不多，那中年漢子劈手賞了渣吉尼一個耳光，怒罵道：「好大胆的小偷，居然目中無人，就是你又怎麼樣？難道你就可以隨便進出我裘家祠堂麼？」

人羣中又傳出喊聲道：「好傢伙，他偷了祠堂裏的神像，人贓俱獲，看他還有什麼狡賴？」

渣吉尼也知道自己在忙亂之間，拿錯了地上的神像，不由得又大叫道：「裘時峨。裘時峨取下來的。」

湯姆遜探長雖不懂上海話，可是聽得渣吉尼，在喊裘時峨，也猜到渣吉尼在叫那老頭子，當下也操起洋腔喊道：「裘時峨，不錯，是那裘時峨。」

四下的人羣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什麼「就是我，就是我取下來的。」當下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先將這兩名洋賊飽打了一頓，然後五花大綁的押進官府去。

白金龍躲在暗處，直笑得彎腰捧腹，閉攏嘴來。等那湯姆遜探長跟渣吉尼吃人羣押走了，他又悄悄去拾回那柄手槍，以作後用。

——本段完，

全文未完——

市面未售你已預早收看

訂閱本刊可以先睹爲快

請爲海外親友訂閱

歡迎來信郵購

武俠長篇小說

勾命

南洋官道風波惡

龔然搖頭道：「那也不盡然，同樣是大悲丸，爲什麼姐姐服後不能立刻復原，可見小弟的功力恢復，乃是姐姐全力所賜。」

紫衣少女長長的嘆口氣，說：「弟弟你那裏知道，姐姐今天犯了大錯，血氣已竭，功力全散，多虧你逼他們交出粒大悲丸，要不姐姐早已泉下作古了！」

龔然聽得大是不解，翻着那雙會講話的大眼睛意在追問她。紫衣少女說：「姐姐這個錯誤可犯大了，爹在傳我『勾命指』的時候，一再告誡我不可輕易妄運這門絕藝，因爲，在運指功時須集中全身的眞力，並且，提力要純，如果一個大意，錯一步，足可將自已毀掉，昨晚姐姐運了十成功力，已大傷元氣，恰又碰上那四名老和尙狠命一擊，姐姐當場差點咽了氣。」

龔然恍然大悟，親切地叫聲「姐姐」，這一聲姐姐，蘊着多少慰藉！

紫衣少女幽幽一嘆，也親親熱熱的叫了聲弟弟。

龔然猛自懷內掏出那面紫色小旗，揚手一抖，說：「姐姐，小弟自天痴老和尙懷中摸到這方勾命符，爹給小弟的兩面，小弟不愼在江陵丟啦！」

紫衣少女突然咯咯嬌笑了起來，道：「是嗎？弟弟，你可知那兩面令旗是誰拿去的呀！」

龔然面色一寒，牙巫怒鉎，冷冷地說：「我要知道他是誰，非將他的皮給剝下來不可。」

「喲！」紫衣少女驚笑着說：「弟弟！你別那麼兇啊！姐姐告訴你，那人……你見了他，哼！你連半指都不敢碰他一下。」

龔然仍氣憤地哼一聲，說：「半指？哼！我非剝他的皮不可。」

紫衣少女又一嬌笑，將半倚在車壁上的身子撐了起，豐滿的酥胸一挺，說：「來啊！弟弟，你不是要剝那人的皮嗎？你剝好啦！」

龔然一楞，紫衣少女又咯咯嬌笑了起來。

龔然怔忡地問：「姐姐，是你！」紫衣少女點點頭，說：「姐姐給你開個大玩笑。」

龔然弄得啼笑皆非，口雖不說，心中可在懊怙，說：「你這個玩笑可把我開慘了。」

他問紫衣少女：「姐姐一直跟着小弟？」紫衣少女說：「有時跟着你，有時候我因爲另外的事沒法跟着你，可是，在江陵你同那個鬼符主鬥氣不打緊，可把我嚇壞了，害得我沿着長江往下跑，打探你的消息。」

龔然猛想起一事，問紫衣少女：「這麼說，勾命劍也是姐姐送來給小弟啦？」

紫衣少女又點了點頭，她隨即抿嘴一笑，說：「弟弟，我問你件事，你喜不喜歡那位管姑娘？」

龔然俊面一紅，結結巴巴的說：「我不知道。」紫衣少女說：「那位管姑娘倒是挺逗人愛的，跟你倒是天

生一對璧人。」

兩人在車中有說有笑，雖然，他們並無手足之情，相反的，他們應該是仇人，可是命運暫時爲他們作如是安排，上天多少有點惡作劇，他們相處得十分愉快，歡樂的日子極易打發，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五天。

符

玲木端

五天，雖然紫衣少女未澈底復原，可是，因爲她服食了少林奇妙的聖藥大悲丸，內力日漸增加，看樣子，只要假以時日，將養上三五個月，她枯竭的眞力總能康復。

天底下的事，有些極順人意，可是，有時好像故意刁難。這天，他們來到南陽，中午打過尖，三輛大車穿城而過，出城不到二十里，前路上，黑黝黝的奔來一大羣人。那些人衣飾一樣，頭挽道髻，身着道袍，約莫有五六十名之多。

最是令人不解的是每人背上都揷着劍，而且，這羣道士浩浩蕩蕩的在官道上行走，如果說是做法事，又不見他們携着什麼法器。

紫衣少女遠望之下，突然打心底升起一股凉意。她輕輕的扯鸛煞一下，說：「弟弟？你看那些道士是什麼路數？」

鸛煞面容肅穆地說：「如小弟猜得不錯，應該是武當山的那窩雜毛。」紫衣少女問：「你可知道他們衝誰來的？」

鸛煞說：「衝小弟來的。」

「衝你？」紫衣少女驚訝不置地問。

「嗯！」鸛煞說：「半月之前，小弟同癲狂劍士上武當山大鬧了一陣，癲狂劍士從靈虛道人手內將他們的掌門令符搶來啦，小弟當時曾佯言要將令符送還他們掌門乾元眞人，看來他們要鐵令符來啦！」

紫衣少女說：「你仔細看看那些人中，可有乾元眞人？」

鸛煞神目凝光，注視俄頃，驚聲說：「有他。」紫衣少女幽幽低嘆道：「可惜我功力尙未復原，否則，姐姐還眞沒把這些牛鼻子雜毛老道放在眼內。」

龔然一聽這話，立時心念一轉，向駕車的少女喝道：「掉轉車頭，往回駛。」紫衣少女不解地道：「你這是幹什麽來着！」

龔然說：「乾元道長旣是衝着小弟來，就讓小弟擋他一陣，最不濟，小弟還可也逃，我想不會有什麽危險，姐姐且返南陽暫候一刻，小弟退了這羣牛鼻子立刻趕來會合。」

紫衣少女促聲說：「不行，姐姐跟你一塊，我不放心你一人冒險。」

龔然猛搖頭，說：「那怎麽成呢？姐姐在身邊，小弟反而不能爲所欲爲。」

紫衣少女幽幽一嘆，道：「唉！想不到姐姐成了個廢人，弟弟，你要保重，不可戀戰，有機會就跑啊。」龔然說：「小弟省得。」

龔然身形一掠，一步飛落官道上，當道而立，靜待武當山的道士。馬車嘩啦輕响，掉頭反駛。誰知他身形甫站定，馬車上，傳來紫衣少女的一聲驚呼，然龔心弦猛震，扭頭回望。

一望之下，連他也當場爲之震駭住，你道何爲？嘿！幾乎是兩下相約而來，南陽城方面，一如來路上的道士，浩浩蕩蕩的奔來一羣光頭和尚。少說點，這些和尚也有個三五十名。

這些和尚，不用猜，一望而知是少林寺來的。一前一後，兩下全是死敵，這兩起人，不管是那一起，全都想殺龔然而心甘。

龔然當場洩盡了氣，他倒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他所擔心的是他認爲是他姐姐的紫衣少女的安全。

這一急，眞是急得六神無主，連魂都出了竅，手足失措起來，不知怎樣應付這種險惡場面方好？紫衣少女跟他一樣，急得萬蟻鑽心，他索與將坐車叫停，自己落車，走到龔然身邊，與他緊緊的靠站在一起，問龔然，說：「弟弟，我們怎麽辦呢？」

龔然劍眉一揚，道：「別無他法，看來只有拼啦！」

正當兩人急得頭上冒汗之際，車後突然走出來一位面目俊朗，年約六十左近，虎軀昂藏的老和尚，朝二人合什一禮，道：「兩位小施主有什麽急難事？不知貧僧能否一効棉薄？」

龔然將老和尚望了又望，說不出什麽道理，好像這老和尚十分面善，不知在什麽地方見過。

龔然正自沉吟，不知如何答老和尚的話，紫衣少女頗覺不耐，朝老和尚揮揮手說：「大和尚，這檔門事你管不了！你還是請吧！」老和尚合什喧聲佛號：「佛門廣大，苦海無邊，世上沒有不能渡化之人，也沒有不能化解之事，小施主是不是爲這兩起人所廹，而走頭無路？」

紫衣少女正煩得不知如何是好，所謂一肚子的氣沒地方出，不由得當場頂了老和尚一句，道：「你能退得了他們嗎？」

老和尚連考慮都不考慮一下，直截了當地答：「能！」

「眞能？」龔然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期脫口而出。老和尚朝他愛憐的慈笑一下，雙臂猛張，人如淸風一旋，直撲向武當山的道士。

老和尚身形之快，去勢之速，疾如閃電，但覺眼前一花，早已出去了二十丈，眨眼落在那些道士跟前。這種快速身法舉世難尋，直看得紫衣少女同龔然姊弟直了眼。

龔然失魂落魄的呢喃自語念道：「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不勝寒……」紫衣少女驚詫失聲問道：「弟弟，你說什麽呀？」

龔然低聲答說：「我說那是御風術。」

「御風術？」紫衣少女驚得跳了起來，怔怔的望着那名飛向道士們的老和尚。

一件不尋常的事發生了，那名老和尚像飛的一般的落在那隊浩蕩而來的道士行列面前，道士們全怔住了，陡然將前進的行列停了下來。遠遠望去，那名武當掌門乾元眞人越衆而出，將老和尚從頭到脚的打量了幾眼，繼而歡然撲奔老和尚，生似久別重逢的老友，兩人把臂言歡起來。

因距離過遠，不明他們談些什麽，但從兩人談話的神情看來，乾元眞人對這名老和尚似乎極是尊仰，兩人相談甚爲投機。

他們約略談了幾句話的工夫，祗見乾元眞人比了一個手勢，那隊道士立刻後隊改爲前隊，井然有序的往原路退了回去。

老和尚似是罣念着另一件燃眉急事，微微合什欠身，騰身一個倒飛，反撲回來。他返身回奔了十數丈，那位武當掌門猶自立在原地頂禮恭送。

怪了，以一派掌門之尊，竟爾對那名老和尚如此恭謙？

最爲怪異的事莫過於乾元眞人明知龔然奪去了武當派無上權威的「鐵劍令符」，而今，眼見龔然已在前面數十丈，只須鼓起餘勇衝上去，以他乾元道長之能，加上座下的「八仙」「五子」，還有四五十名高手，以這樣聲威壯大的陣勢，那面令符眼見垂手可得之際，何以那名老和尙對乾元道長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三言兩語竟能使武當忍耐下空前未有的恥辱？這簡直是椿匪夷所思之事。

再說，武當碩果僅存的長老『靈虛』道人的自絕於三淸殿內，表面上看，似乎因老道長未能盡職而愧對三淸祖師，是以在三淸殿內自絕。而究其原因，促成此次自殺事件的動機，純因「鐵劍令符」的被奪所致，是以奪取鐵劍令符的顚狂劍士同龐然是罪魁禍首，殆無異議。

而今，罪魁禍首之一的龐然已在眼前，武當派對龐然理應是非殺之不能甘心！可是，那名老和尙憑什麼能三言兩語就使武當派甘願放棄洩恨機會？

武當山的道士悄無聲息的的離去，連龐然姊弟倆皆爲之怔住了。

那名老和尙彈指間又飛躍了回來，龐然與紫衣少女全用驚奇的眼光，滿懷感激不盡的神情迎候着老和尙，全將老和尙視作救命菩薩。

老和尙向兩小揮揮手，指着那些道士們的去路說：「前面的道士們不會再敵視你們了，你們只管上路吧。」

龐然一揖到地，恭聲說：「少林寺的大師他……」老和尙慈目一閃，點點頭道：「那些大師們你別管，自有老衲一力擔承。」

老和尙對武當派的影响力龐然是親眼所見；換句話說，老和尙既能在武當派面前講得响話，自然在少林寺的和尙面前，一樣叫得响字號，關於這一點，龐然是極端的信得過。

可是，問題就在他龐然自命是個不同凡俗，頂天立地的奇男子，而今，大敵當前，他怎能一走了之？何況這位爲自己排難解紛的老和尙，乃係萍水相逢，其急人之難，眞是古道熱腸，他能不將老和尙的法號弄淸楚就此一走了之嗎？

再說，老和尙雖然三言兩語便退了武當山的道士，萬一少林寺的和尙們不賣賬，那時候，一旦動起手來，老和尙總有些人單勢孤，自己怎能甩手一走了之而不加聞問？

一念及此，他反而向紫衣少女促聲說：「姐姐，請先走一步吧！小弟立刻就來。」紫衣少女知道他要做什麼，沒加反對，向駕車少女一使眼色，大車直奔荆襄古道。

隨着「嘩啦」的車聲傳來紫衣少女的低囑聲：「弟弟你得多保重，姐姐前面等你！」

龔然無暇回答，旋身往老和尙側方肅容一站，抬眼望着十五丈遠處，飛起來的那羣少林僧人，心中升起了無限豪氣。

老和尙偏臉望他一眼，臉上掛着慈祥的笑容說：「小施主，你叫什麼名字？」

龐然俛首恭應道：「小可龔然。」

「龐然？」老和尙低喧了一聲佛號，心想：「名字起的不但不雅，而且還蘊殺氣，怎麼取這種名字的？」

龐然注目道：「大師有何見教？」

老和尙壽眉一聳，低聲說：「老衲奉勸小施主一句，人生於世，雖應做幾樁轟轟烈烈的大事，方不辜負此生，但可別忘了應做『流芳百世』的俠義壯烈之事；絕不可做『遺臭萬年』危害人羣的歹事，小施主英華內蘊，豪氣干雲，他日必是領袖天下羣英之才，望你可自爲之。」

龐然聽得眉頭一聳，『他日領袖天下羣雄』這句話，他聽過不只一遍，而且每次均出於武林耆宿或一代掌門之口，深深的震撼了他的心弦，他宛似有所感觸，自己未來的一生，將會眞個「雄風萬里」麼？

他用感激而滿懷敬意的眼色望着老和尙，恭諾受教。老和尙微瞟即將衝到身前的數十多名少林和尙，低促地向龐然說道：「快走！你在此地反會令局面尷尬，你與那少林高僧正面衝突起來，老衲就無法化解這場怨嫌了。」

這是實情，龐然聽來像奉到了命令，沒有選擇的餘地，遂向老和尙長揖到地，施了一禮說：「晚輩遵命，老師父的雲天高誼，似不知什麼時候方能答報！」

龐然猛然旋身邁步，飛步向前面的紫衣少女追上去。三五個起落，他

們出去了二十餘丈，人雖往回走，但龍然的一顆心仍牽掛着爲他退敵的老和尙。

偶一回頭，嘿！了得，那些少林和尙，正由掌門天痴大師率領，其餘諸僧中，龍然見過約有四位古稀老僧中的兩位（那位達摩院首座長老大概是傷重未能隨行），還有另外八大高僧，無一不是虎軀昂藏，看來全爲少林的精英僧人。

天痴大師見龍然逃去，本待怒聲狂喝，及至看清那位阻攔的老和尙，不禁驚啊着停下脚步，慌忙合什頂禮與老和尙厮見。

龍然遠遠望去，那位老和尙與少林掌門人相談甚歡，立將提吊在喉間的一顆心放落下來。

此時，他的心懸掛着紫衣少女，怕那些武當道士去而復返，另一方面，又罣念着老和尙，猜不透老和尙是什麼身份路數？老和尙既然如此愛護自己，按情度理，自己應該請問老和尙的法號，並拜謝人家這番仗義排難的大德才對，可是，擺在眼前的事實，使得他無暇詢問，且不得不離開老和尙。

車行甚緩，紫衣少女不願催車疾行，她這樣做，當然有她重要原因，第一：跑快了會追上前面那些武當山的道士，那豈不自陷險境？第二，她不願視線脫離龍然，所以車行甚緩。

雖然緩緩，但到龍然動身起追時，車已在數十丈外了，等他一口氣追上大車，再回頭看時，那隊少林寺的光頭和尙早已離去，走了個無影無踪。連那位使他們脫離刼難的老和尙也隨之失去踪影，也不知老和尙是隨着那些少林寺僧人去了南陽？還是：……

紫衣少女眼巴巴的望着龍然趕來，歡欣萬狀的將他接上車，拉着他的手問：「弟弟，怎麼樣了？那些和尙沒爲難你吧？」

龍然搖搖頭，皺着眉說：「多虧那位老師父，要不是他老人家，唉！今天這一場，武當少林傾巢而來，咱們幾乎要難逃公道呢。」

紫衣少女翠眉一掀，說：「弟弟，你可會看出眉目，那位老師父到底是什麼來路？」

龍然搖搖頭，說：「小弟一點都看不出來，不過，有一點極是明顯，這位老和尙與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似極熟稔，而且……好像對此兩大門派有過極大的恩惠，否則，兩派將小弟視作生死強仇，非得之而後甘心，而此老和尙又豈能三言兩語就將強敵退去？」

紫衣少女黛眉一蹙，低聲自語：「那會是誰？」兩小均沉入玄思，全在運用心智，索思這老和尙的來路。

兩人沉默前行，誰也沒有出聲，良久，龍然劍眉一挑，突然一拍大腿道：「有了……」紫衣少女促聲問：「是誰？」

龍然牙巴一錯，冷嘿一聲，說：「如小弟所料不差？這名老和尙正是爹的斷腿仇人……」

紫衣少女接口失聲尖叫道：「楊老賊，楊維英！」

龍龍猛扭頭，沉沉的「嗯」了一聲，雙目含着無限怒憤，銼着牙齒道：「老賊，你以爲對我施點小惠，就能補償你的罪惡嗎？哼！父仇不共戴天，小爺今天跟你拚定啦！」他猛回頭，向楊衣少女說：「姐姐請先回去，小弟去追那老賊……」

他沒有等待紫衣少女的回答，長身點足，穿窗而出，落向官道，往原路直奔南陽。

「弟弟……」車中傳來紫衣少女嬌弱的長呼，但是，龍然像頭神智痲痺，失去理智的瘋獸，對紫衣少女嬌弱的呼喊聽若未聞，一味的往前狂奔。

風馳電掣，剎那之間，回到剛才老和尙止退兩起強敵之處，但見官道上黃沙滾滾，薰風拂面，那些凌亂的轍痕深深爲黃塵所掩，坦直的官道上，那裏還有老和尙的人影？

龍然望着隱在春霧中的南陽古城發了陣呆，猛咬牙，長身疾起，投射進滾滾黃塵中。

南陽城在望了，可是，仍不見少林寺那隊和尙的影子，剎那間，他已奔至南陽城下，正想舉步入城，猛抬頭，他怔住了。

城門口出出現了四個人：一個白髮黃鬚，水泡眼黃板牙，赫然竟是那位千古風流人物數他第一的顛狂劍士：其餘三人，一左一右，一人斷後，三人拱衞着這位大劍士，生怕大劍士會遭遇上什麼凶險似的？

你道此三人是誰？竟然是三位年華已老，風韻猶存的『桃花三嬌』。

三嬌此時眞是春風滿面，每人臉上綻開着兩朵嬌花，說不出她們心中有多高興！

顚狂劍士表面上是享盡了齊人艷福，被三嬌簇擁而行，但仔細觀察，就大有文章了！他那裏是被三嬌衞護着？

簡直是被三嬌視作囚犯般的押解而行，三嬌臉上明顯的露出患得患失的表情，似是生怕再失去顚狂劍士。

龍然與顚狂劍士四目相對，顚狂劍士苦着臉作了個鬼臉，向他投個求救的眼色。

龍然察言觀色，立時了然於心，這位忘年老友碰上了辣手之事，換句話說，他被三嬌軟禁住了。老友有難，那一聲求救的眼色，他能不管嗎？再說此番碰上了硬對頭，憑自己一人的力量，的確太孤單了，如果得到顚狂劍士的助力，那名老和尙豈是自己同顚狂劍士兩人對手！

此念一生，他立刻暗作決定，謀算如何將顚狂劍士從「桃花三嬌」手中搶救出來？

可是，天底下的事，不能盡如人意，桃花三嬌是何等人物？憑龍然這點道行，想從三嬌手中將顚狂劍士救出，那眞是談何容易？

情勢雖然對龍然不利，但是，事情擠迫着他，他對老友求助的眼色不能不理，雖則他有比救顚狂劍士更重要的事，不過那名老和尙的行踪，不會去遠，將來只要追上少林和尙，也不愁追不到他！

現在的問題在於自己人單勢孤，追上了有什麼用？對方別的不說，單說輕功一項，那種失傳武林百年的「御風術」，就使自己望塵莫及，還談什麼找人家的晦氣？

所以，今天的問題，如果要找那位老和尙的晦氣，勢必非要顚狂劍士這種高人做幫手不可！既要顚狂劍士做幫手，也就非從桃花三嬌手中救回顚狂劍士不可！

他這裏飛快的在轉念，那邊廂，三嬌已看出苗頭不大對勁，她們一看顚狂劍士同龍然暗遞眼色，不由怒火飛湧，不約而同的齊朝龍然怒眼瞪了過來，也不約而同的寒着臉沉沉的哼了一聲。

這哼聲，含有無限敵對意味，桃花三嬌的一身能耐，龍然是領教過的，他縱是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敢招惹這三位女煞星；何況，三嬌是顚狂劍士的紅粉知己，看在老顚情份上，也得禮讓三分。

龍然忍氣吞聲的一偏臉，兩起一進城，一出城，錯肩而過，誰也沒有招惹誰。

可是，問題來了，自己應該是穿城去追少林寺的和尙，探查楊維英的下落，而三嬌則擁着顚狂劍士出城剛去，正好與自己背道而馳，如此一來，兩下距離愈拉愈遠，再要碰頭簡直是比登天，那還談什麼救人？

事屬兩難，既要追踪楊維英的下落，又要解救顚狂劍士的厄難，龍然權衡輕重，猛然作了最後決定。同追桃花三嬌，先打救三嬌挾持的老顚再說。

他閃身入城之後，腦筋一轉，有了主意，逕奔故衣店，買了套粗布衫褲，也買了頂范陽斗笠，往南街一座破落的城隍廟鑽進去，一頭鑽進東偏殿，一瞄頭兩頭無人，將短衫褲換上。

再轉至灶下，找點鍋底黑灰，輕輕往臉上抹了幾把。再找了些油脂在臉上塗一層，將褲脚管一捲，地上抓把灰，混合着鍋灰一揉，往雙手雙脚上抹去，打扮妥當之後，方匆匆離開城隍廟。

出廟，一脚轉到大車行，抖手自袖筒中甩出一大碇銀子，往櫃臺上一放，向那位戴花花眼鏡的掌櫃說：「雙騾大車一輛！」

掌櫃的擦了擦老花眼鏡，雙眼一亮，湊着銀子凝注了片刻，裂開嘴往裏大喝道：「雙騾大車一輛，加快！」

有銀子好辦事，一眨眼，後面車房中響起一陣「嘩啦」聲響，兩匹健騾昂頭豎耳，拖着大車衝了出來。

御轅伙計猛一收韁，大車戛然停住，那名伙計自車轅上跳了下來，將絲鞭向龍然手中一遞。

龍然絲鞭一掄，騰身躍上騾車，健騾一聲長嘶，大車衝出了南陽城。探手摸摸懷內，臉上升起一絲喜色。

他沒命的飛鞭疾趕，一口氣趕了五里，方看到顚狂劍士與桃花三在前面官道上迤邐而行。

龔然眼睛一亮，再加一鞭，車行益速！一股黃塵高捲而起，八隻健蹄得得，蹄聲響徹雲霄，前面徐行的四人不約而同的回頭愕然。

三嬌暗讚這兩匹挽車的健騾神駿，癲狂劍士沒精打彩的將頭望着天邊的白雲出神，高一脚低一脚的向前走。

大車來勢疾速，眨眼衝到三嬌身側，兩下擦身而過的剎那，龔然唇皮動了兩下。本是神情沮喪，失神望着天際的癲狂劍士，眼中突然閃劃過一陣亮如曉星的神采，猛朝坐在車轅上的的短衣把式瞪了一眼。

大車錯肩而過，去勢依然疾如流矢，不見緩慢半分，癲狂劍士脫口念道：「好快的車子！」

第三俏目一轉，突然偏臉問老癲：「這車空着，咱們坐車好嗎？」語氣滿含徵詢的意味，癲狂劍士更絕，不置可否，只淡然地說：「隨便。」

首嬌臉上閃過一絲甜笑，揚手向前一招，提高嗓子招呼大車道：「喂！趕車的，上那兒呀！」

龔然將斗笠往下一拉，遮住半邊黑臉，猛一收韁，車子陡然止停了下來，微偏臉，沙啦着嗓子說：「襄陽。」

第三嬌迫不及待地接着說道：「咱們也上襄陽，行個方便如何？到地頭，多賞你幾兩銀子。」

龔然沉應一聲，自車上跳了下來，伸手拉開車門，另一隻手懷中摸出一小包淡灰色的藥粉，順手朝車內一抖，洒了進去。

他做得乾淨俐落，加上黃塵濛濛，三嬌竟未留上意，只有癲狂劍士是是有心人，知龔然做了手脚。

龔然拉開車門順手一引，向三嬌微笑，道：「幾位請進。」

三嬌對這位黑小子既無好感，不過，因爲他衣着粗陋，加上長相粗手笨脚的黑如墨炭，三嬌誰都不願多看他一眼，默不作聲的擁着老癲上了車龔然，一手「噠的」一聲將車門關上。

龔然不願多說半句話，爬上車轅，抖手掄動絲鞭，騾蹄揚起一股濃塵，大車如飛往南疾行。

癲狂劍士在臨進廂的一剎，猛吸了口新鮮空氣，進車內坐定之後，雙目一閉，不吐不納，閉目養起神來。

三嬌也不去管他，個個喜上眉梢，似是返老還童，像三隻小雲雀一般，特別是第三嬌，咭咭呱呱的說個不休。

車如流水，眨眼出去了四五里。車中漸漸起了變化，三嬌傾談不多幾句，一個個突然呵欠連天，首嬌第一個雙目一閉，像癲狂劍士一樣養起神來，彈指之間，竟然呼嚕嚕地沈入夢鄉。

第二個與夢魔打交道的是第二嬌，第三嬌發覺苗頭有些不對，週身一震，欲思躲避，可是人已支撐不住，依樣葫蘆，步着首二兩嬌的後塵，優哉悠哉的夢遊南柯了。

桃花三嬌一個個失去了知覺，癲狂劍士將眼一睜，順手探掌輕揮，車門洞開，車形一頓，掠下車廂，疾忙將閉住的一口濁氣吐了出來，長長的吸口氣。在此同時，大車戛然停了下來，龔然將絲鞭一丟，跳到癲狂劍士身側，親親熱熱的叫了聲老哥哥。

癲狂劍士一豎大拇指，讚道：「老弟，你眞行，老哥哥服了你了。」

龔然猛扯了癲狂劍士一把，失聲道：

「老哥哥！快走！」癲狂劍士詫異地說：「急什麼？此地要做的還事多着呢。」

龔然發急道：「我那包藥力道雖烈，但藥性短暫，三位前輩功力又深，至多只管用半刻，我們如不快走，三位前輩一旦醒來，不但老哥哥脫身不易，小弟恐怕也要招來一場無妄之災。」

癲狂劍士聽得猛伸舌頭，反將龔然一把拖住，忙不迭的大叫道：「快走！」

他拚命拖着龔然朝襄陽方向跑，龔然急得雙手連搖道：「老哥哥，此路不通，咱們須爲上趕去嵩山……」

「嵩山？」癲狂劍士愕然問。

龔然說：

「我找他們打聽一個人。」癲狂劍士問：「打聽誰？」

龔然說：「楊維英。」

癲狂劍士一把拖着龔然向前跑，一面反問龔然：「找他何事？」

韻然憤然切齒，說：「我他了結三十五年前岳陽那椿公案。」顛狂劍士說：「你指的是他一劍削了令尊的雙足？」韻然咬牙重重哼了一聲。

顛狂劍士將頭連搖道：「冤家宜解不宜結，三十五年前岳陽樓椿子事，老哥哥我僥倖居中做名見證，令尊連傷五派掌門，又洒了兩把『無影勾命砂』，七大劍派的二十四名高手飲恨以終，令尊當時的行徑，確是肆虐無度，太過火了些……。」

顛狂劍士乍見韻然臉寒如冰，大有風雨即來之慨，急將未出口的縮住，尷尬一笑婉轉地說：「小兄弟，老哥哥不是替楊大俠故意設詞開脫，說實在的，當時情況極為複雜，要不是楊大俠挺身而出，將滿場的七派高手鎮住，七派高手何止上百，有道是衆怒難犯，如果他們將心一橫，來場羣毆，令尊縱強，恐怕也要難逃公道。」

韻然仍是憤憤地道：「話雖如此，但姓楊的削了家父的雙足，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

顛狂劍士沉沉的嘆口長氣，說：「唉！小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想一想當時的情形，楊大俠如果不挺身而出，將令尊傷了，能壓得住七派高手的怒火嗎？不過，你既然有此孝心，非要找楊維英的晦氣不可，說不得老哥哥只好陪你走趟嵩山，不過，你知道咱們此去是徒勞無功，落不了什麼好處的！」

韻然心有不服，反問顛狂劍士楞然，道：「為什麼？」

「顛狂劍士」擠了擠水泡眼道：「不為什麼，十五年前楊大俠的住宅，飛龍堡被一把大火，燒了個片瓦無存，楊大俠是是否遭了難，還是個未知之數，我想，咱們去問那些禿驢，不也是問道於盲嗎？」

韻然陡然怒咬着牙巴冷笑一聲，說：「老哥哥，我方才看到姓楊的啦！」

「你親眼看到？」顛狂劍士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韻然立將剛才老和尚獨力逼退兩大門派高手之事，簡略說了一遍，顛狂劍士聽得失聲叫道：「是了！那正是楊大俠，唯有他方能一語排難，這麼說他沒有被燒死……我不懂……」

韻然一皺眉頭，問：「不懂？」

顛狂劍士惑然地說：「我懂他明知你是對頭的後人，何以還要救你？」

韻然被問得一楞，但他聰明絕頂，眉眼一轉，冷笑道：「姓楊的內心有愧，想對小弟稍施恩惠，冀求將來獲得家父的寬恕。」

他猜的雖在情在理，可惜離譜太遠了。顛狂劍士沒有說什麼，但心中却極力反對，忖念道：「楊維英不是工於心計之人，此事可能另有文章。」

兩人邊談邊行，已抵南陽城下，進城找了一輛雙馬挽曳的輕車，穿城直奔魯山。

魯山過了登封在望，老少二人始終沒有追及那羣少林和尚。當然也得不到楊維英的半點信息。

兩人逕奔嵩山。待得他們抵達嵩山，却出了樁天大的岔事。

嵩山景物依舊，少林寺則面目全非。本是巍峨雄偉的大雄寶殿，不知是寺僧不慎，還是被人暗中下手放了把火，竟然燒得烈焰騰空，煙消飛揚，人聲鼎沸。

他們到的時候正好是三更子正，夜黑風高，火飈肆虐，兩人不禁吃了一驚，慌忙飛身進寺，直奔火場。

少林寺整個陷入紊亂中，大雄寶殿為少林寺的主殿，大雄寶殿被焚，而今而後，少林派拿什麼臉面見天下武林？

烈焰騰空，撲救困難，少林寺僧空自亂做一團，仍然不得要領，兩人飛臨現場，看着那熊熊烈火，也只有束手慨嘆的份兒。

兩人正為少林寺僧難過之際，耳後，起了一聲低沉的佛號聲。以兩人一身成就，喧佛號之人摸至身後尚未發覺，待聽得人家喧佛號方才驚覺，足見來人功力之高，不在自己二人之下，驚得兩人不約而同回顧。

一望之下，頓使二人大惑不解起來，你道為何？？原來那喧佛號的高人，赫然竟是前此在五虎嶺上，被勾命仙子以「勾命指」打得略血的少林掌門人天痴上人。

天痴大師受創不輕，少說話也得養息四五個月方能康復，雖則天痴大師曾率領羣僧追上南陽，那完全是靠少林寺僅存的那粒金色「大悲丸」之

力，方能將他所受的指傷暫時托住，勉強能行脚江湖。

若說要澈底復原，那恐怕還得掩上一段時間，如今，老和尙不但澈底康復，而且，功力亦較前大大的邁進了一步，眞所謂「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但究其原因，頗令人費解，因而使他二人震驚不已。

且說龔絲同癲狂劍士震驚之餘，雙雙互瞥一眼，還是癲狂劍士練達些，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掌門大師，咱們久違了！」

若愚大師合什欠身道：

「久違了，施主，咱們算來巳是整整三十五年未見面了，這三十五年中，不知施主得意何處？」

癲狂劍士慨嘆一聲，道：「說來話長，我生了個苦命，前半生玩世不恭，既癲且狂，遊戲人間，隨風而舞，後半生可就慘透啦，到處躲避於人，韜光養晦，遁跡八荒，那還談得上甚麼『得意』？」

天痴大師似對烈燄中焚燒的大雄寶殿漠不關心，好整以暇，管自同癲狂劍士熱烈地話舊，像多年不見而重逢的老友那麼親切，毫無顧忌的將龔絲冷在一邊，壓根兒就當沒看見這爲個人。

龔絲蹩得有些沉不住氣了，一聲冷哼，將面色一沉，冷冷地說，「老禪師，小可奇夜造訪，特請教老禪師一件事。」

天痴大師轉身望着他，說：「原來是龔施主，但不知有何教言？」

龔絲嘿然一聲，說：「沒別的，欲向大師打聽個人。」

「誰？」天痴大師冷着嗓子問。

龔高說：「楊維英。」

「楊大俠？」天痴上人面現驚惶凝望着龔絲。

「嗯！對了，楊維英。」

天痴大師頓蹙壽眉，說：「楊大俠巳去巫山。」

龔絲大聲驚叫，道：「上了巫山？」

天痴大師說：「是的！出家人不打誑語，何況是對小施主。」

後面一句話，不但聽得癲狂劍士迷惑不解，連龔絲也有些糊塗起來，他跟着追問一句：「對我又得怎樣？」

天痴大師直言無諱地說：「楊大俠當面交代老衲，說小施主你在少林寺不管做下甚麼罪惡滔天的壞事，有也楊大俠一力擔承。」

龔絲冷笑一聲，說：「龔某人不領他這份情……」

他略作沉吟，眉梢一轉，接問一句，道：「你信得過他？」

天痴大師喧聲佛號，道：「楊大俠一言九鼎，心地磊落，有甚麼信不過的？」

一側冷眼旁觀的癲狂劍士，聽出苗頭有些不對來了，猛接問一句：「貴寺大雄寶殿起了這大的火，掌門人的態度如此鎮靜，難道與楊大俠又有甚麼關連？」

天痴大師點點頭，道：「施主猜對了，因爲，寒寺的大雄寶殿是這位小施主放的火，楊大俠既然有話交待下來，老衲能不遵辦嗎？」話愈扯愈離譜了，龔絲意外得跳了起來道：「誰說是我放的火？」

天痴大師說：「小施主一向行事敢做敢當，何以這次竟爾撤起賴來？」

龔絲暴跳如雷，星目一瞪，戟指就待破口大罵，癲狂劍士聽出話中有因，一扯龔絲的衣袖忙搶口說：「掌門人差矣！我老癲與這位小兄弟兼程趕來，寸步未離，他那有時間分身前來放火？」

天痴大師長笑一聲，說：「出家之人不打誑語，事實勝於雄辯，小施主縱火燒寺，乃是老衲親眼所見。」

癲狂劍士氣得黃板牙錯得山响，急怒攻心的大叫道：「你爲何不出手阻止？」

天痴大師說：「貧僧如果出面攔阻，反會把事弄壞，如果不加阻攔，有楊大俠出面爲我們少林寺重修廟宇，再塑菩薩金身，老衲又何樂而不爲？」

「蠢貨！」癲狂劍士氣得跺脚，大罵天痴大師，一偏臉，向氣得連眼都紅了的龔絲說：「走！咱們先上巫山找楊維英弄個水落石出再說，給這老禿驢再窮磨下去，無異對牛彈琴。」

龔絲一聲冷嘿，道：「老哥哥，有人假扮兄弟、設計暗地中傷，今天說甚麼也得將事情弄明白了才能再走。」

天痴大師被癲狂劍士罵得氣往上撞，口喧佛號，道：「施主乃是上了

年歲之人，火氣不應如此大才對。」

癲狂劍士終其一生，向未服過人，吃天痴大師一頂撞，不由激起「狂」性，水泡眼一眨，蠕動黃板牙，冷冷地說：「我老癲賣的是這一套，愛吃就吃，不吃拉倒。」

少林寶刹，竟爾生起一把莫名其妙的大火。

天痴大師長長一聲悶哼，袍袖一拂，打出一道無影罡風。一側怒目而視的轟然，心中早巳不快，見狀雙掌齊揮，迎着老和尚的袖風拍去。

「轟」的一聲暴震，兩人不約而同齊往後踉蹌而退。只看得癲狂劍士楞了眼。

老癲向怒皿而立的天痴大師，說：「老禿驢，咱們是老朋友，你手底有幾分貨色？我老癲知道得非常清楚，聽說前幾天你傷得不輕，何以一夜之間，內傷不藥痊癒，而且，功力又邁進了一程？」

天痴大師說：「不錯，貧僧確實傷的不輕，多虧佛祖的『大悲丸』，方護住欲散的眞力，後來，再經楊大俠渡化貧僧一掌，貧僧不但創傷痊療，眞力似乎也驟然增進不少，大異往常……。」

癲狂劍士恍然大悟說：「原來你得了楊大俠的好處，難怪如此聽他的話。」

乍聽老友功力神奇若斯，癲狂劍士說不出的爲楊維英慶幸。

轟然的想法又不一樣了，他越是知道楊維英的功力高，心裏越是戰慄不安，因爲，楊維英的功力高低，將決定他報仇成敗。功力越高，報仇的機會越渺茫；反之，成功的機會就大。

他雖感驚訝，然而天生豪膽與大無畏的精神使他不但不在乎，反而說：「老哥哥，走！咱們去會會楊維英。」

他知道跟老和尚窮聊無益，而那名喬扮他縱火焚燒少林寺大雄寶殿的兇手，從

種種跡象顯示，天痴似有危言聳聽之嫌，故意編造的說詞。很可能大雄寶殿這把火，是老和尚自己放的，其用意很明顯，不外想引起武林注意，將來，楊維英出面爲少林修蓋大雄寶殿，少林寺也好光彩一番。

龍然猜透了天痴禪師的心意後，故對老和尚所說，有人喬扮一節，心中只冷嘿不已，遂不再理會天痴，逕與癲狂劍士雙雙離去。

其實，他怎會想到天痴講的是實話，因他這一粗心大意，幾乎又惹出了一場天大的風波。

難怪龍然粗心，他不過是個涉世未深的毛頭孩子，連癲狂劍士這位老江湖都不相信，無怪事情要糟。

癲狂劍士龍然進出少林寺如入無人之境，要來就來，說去就去，天痴禪師眼睜睜的望着他們離去，並未攔阻。

老少二人離開少林寺，匆匆躍下少室峯，一脚轉過半山亭，遠遠望去，登山道上出現了三名夜行人。那三名夜行人甫一現身，龍然疾速地將身形定住，一帶癲狂劍士，閃身躲入一棵合抱古松後面。

癲狂劍士如見鬼魅，週身打了個寒顫，如响斯應的閃身松後，打着哆喃喃道：「此番苦矣！」

三名夜行人埋首匆匆，根本就未發現自上下奔的老少二人，龍然低聲自語道：「桃花三嬌。」

兩人四目斂神，屏息直氣，一動不動的目送三嬌穿過半山亭，三兩個起落沒入一叢松內。

三嬌去得遠了，兩人方自松後步了出來，龍然伸伸舌頭，向癲狂劍士扮了鬼臉低聲笑道：「僥倖！僥天之倖，你又過了一關啦！」

兩人擦拭額上的冷汗，他們生怕三嬌返身追來，急急忙忙的往山下奔逃，兩人全明白，此番如果讓三嬌纏上，那麼眞要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

×　×　×

梅開二度，話分兩頭，回頭且表桃花三嬌。

三嬌突然出現嵩山，自然是追蹤癲狂劍士的行踪而來，三嬌何等手脚，南陽途中雖遭龍然暗施手脚，但因三嬌功力奇高，加上龍然所下迷藥的藥性不大，是以三嬌畧爲昏睡一刻，也就悠悠醒來。

醒來後發覺癲狂劍士失了踪，這一急怒交迸，直是火冒三千丈，三嬌心竅玲瓏，互一琢磨，陡然想到那名駕車的黑臉小子頭上去。

準是着了那黑小子的道兒，連狂癲劍士亦是那黑小子放走的，那黑小子專衝着老癲來的，換言之，那黑小子是誰，不難猜出。

三嬌恨透了龍然，恨得牙癢癢，疾起狂追。一路打聽，沿途採探，自南陽追上了嵩山，以先後脚之差，失之交臂，致使龍然與老癲急急若喪家之犬逃下了嵩山。正因他們交錯而過，免却許多無謂糾纏。

三嬌盤算總登少室峯進入石牌坊，來到少林寺第一道關口的「洞天福地」處，叭！叭！幾聲，石牌坊下躍出來六名灰衣中年僧人。每人手中挺着一根禪杖，一字排開，將三嬌去路阻住。

六名和尚霉運當頭，他們怎知道這三名乍看年歲不高，細看已兩鬢斑白了的美婦人，乃是早年武林中令人聞名喪膽的煞星，艷名遐邇的桃花三嬌哩！

六名和尚一字排開，三嬌將疾如奔電的身形停了下來，三嬌中以第三嬌火氣最大，冷冷問道：「你們幹嘛？」其中一僧越衆而前搶着回答：「寒寺向來不歡迎女客，何況是在夜晚，三位女施主請立刻下山！」

第三嬌冷笑一聲，說：「笑話！少林寺乃天下六大禪林之一，香火之盛知名天下，靠的是天下善男信女的佈施，還沒聽說過不准『女』香客上山的道理！」

那名和尚，一橫手中禪杖，說：「不錯，本寺靠的各方信士的佈施，但本寺是神聖的禪林，不容女施主們進寺，猶如武當派不准登金頂朝山之人配劍一樣。」

第三嬌一聲冷笑，道：「那來這麼多臭規矩！姑奶奶們不吃這一套，識相的，最好是自己讓路，否則，別怪姑奶奶們要超渡活人。」

那名排衆而出的和尚冷嘿一聲，一揮禪杖，六名僧人立待發作，首嬌清叱一聲，道：「且慢！」六名僧人將提起了禪杖又緩緩放了下去，六雙眼睛望着首嬌。

首嬌俏目威稜的掃視六僧一眼，問：「你們既是把守少林寺頭一關的

僧人，自然應該有點見識，現在，我問你們一句，你們，有誰識得我們三人？」

不錯！少林門下無庸俗之人，何況是把守第一關的虎將，更不會差到那裏去，首嬌如此一問，倒眞把六僧問住了。六僧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個個瞪着搖頭，莫知所對。

首嬌見六僧答不上話，故作大方的微微一笑，說：「算了，還是老身自我介紹吧！你們旣爲少林門下，就該聽過武林中有『顚狂一劍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這兩句歪詩吧？」。

六僧想來眞個不俗，聞言齊齊震篩，一個個張目結舌，望着三嬌。

那名越衆而出的僧人吶吶地問：「三位莫非是『桃花』前輩？」首嬌點頭，第三嬌沉哼，表示默認。第二嬌則開門見山的問：「你們可知道我們爲何黃夜扣關？」

那名僧人退後半步，俛首合什躬身答：「如小僧猜的不錯，三位前輩是追老前輩來的。」

三嬌目閃神光，齊聲問：「誰見柳絮？」

六僧不約而同的齊聲道：「半刻之前與巫山落星宮的龍施主相偕下山去了。」

「半刻？」三嬌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心中全在暗問自己：半刻之前，我們正好在半山亭附近嗎？怎麼沒見到那冤家的影子？

三嬌面面相覷，一個個眼中全是驚詫之色，第三嬌突然狠瞪六僧一眼，一聲嘿，說：「老娘們甚麼陣仗沒見識過，憑你們這點鬼板眼，也想要老娘，這是活見大頭鬼！給老娘滾開去！」玉掌倏翻，朝六僧拍出兩掌。

桃花三嬌一生行事，心意相通，一嬌出手，其餘二嬌相率發難，六掌同時拍出，但見人影滾撞，六名僧人立被拍得人仰馬翻，棄杖讓路，跌撞出去三丈。

三嬌怒哼一聲，長身而起，闖進了少林第一關。

大雄寶殿此時火勢正烈，第三嬌歡聲說：「看來那把火是那冤家放的，痛快，放得好！我們快去去幫他個大忙，將這座禿寺燒他個精光。」

三嬌清嘯一聲，粉蝶般的飛投向少林寺的山門。寺內喊聲震天，哄鬧一片。三嬌幾個起落搶到山門前。守山的四名僧人一聲吆喝，躍奔過來，將三嬌的去路阻住。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寺內人影幢幢，兎起鶻落的奔出來五條快速身形。

奔在最前面的是名青衣少年，手中拿着一座半尺高的硃砂玉佛，黑夜之中，赤光閃閃，晶瑩玲瓏。

緊追在青衣少年後面的少林掌門天痴大師同另三位古稀老僧。天痴大師氣急敗壞地吼叫道：「龍施主，那尊赤玉佛代表本門的無上權威，關乎本門的興衰存亡，施主如不留上，本門將無顏立足武林。」

那名青衣少年身法奇快，他似乎根本不識桃花三嬌，眨眼衝到三嬌眼前，對停身山門外的三嬌視若無睹，橫撞而來。

第三嬌一聲哼，玉掌猛翻，拍出兩掌，怒聲道：「臭小子！躺下！」

第三嬌鐵掌才起，首二兩嬌雙劍齊出，一左一右遞到，將青衣少年圍在核心。

當世之中，能擋得住三嬌聯手一擊的人倘還不多，這名青衣少年怎是三嬌的敵手？更何況他一手托着赤玉佛，僅憑單掌之力，更是無法與三嬌抗衡：祇見第三嬌雙掌一封，將青衣少年電疾的身形阻得一阻，硬是後退了一步。

倘幸三嬌未眞個想殺他，否則，首二雙嬌的兩柄桃花劍早已插進那名青衣少年雙臂中去了。

好個青衣少年，臨危不亂，身形才退一步，不待左右挾攻的兩柄桃花劍遞到，雙膝一屈，身形猛塌，右足一旋，滴溜溜打了個旋轉，不知他使的什麼身法。但見青影一閃，硬生生自第三嬌首肩下闖出了重圍。

他得意地哈哈大笑，單掌一亮赤玉佛，一點地，長身地待向廣場對面飛縱。第三嬌怒得貝齒咬磨，冷笑道：「今天要讓你這小子脫出老娘的手掌心去，老娘以後別混了！」

「刷」的一聲，桃花劍帶起耀眼彩虹，刺向青衣少年面門。青衣少年不慮有此，當場嚇了一跳，但他身懷絕學，心智又狡，眼見敵人一劍刺到，匆忙間將掌中托着的玉佛往上一迎一送，硬將桃花劍擋了回去。

首二兩嬌雙劍相繼遞到，第三嬌怒得暴叱道：「臭小子！你做的好事

，快說出我們當家的現在什麼地方？饒你不死。」

「你們當家的？」青衣少年眼睛眨動兩下，猛然反手一指騰空的烈焰，道：「他……啊！對了！你們當家的已陷火場，快！……」

首二兩嬌向三嬌使個眼色，說：「三妹你對付這小子，我同老二去接應那寃家。」

第三嬌一聲應諾，首二雙嬌素影一閃，飛投少林寺山門。

天痴大師身後跟來的古稀老和尚閃身而出，揚掌喧聲佛號，將雙嬌的去路阻住。

首二雙嬌怒叱道：「和尚想幹什麼？」

兩名古稀老和尚說：「寒寺歷來不容女客進去，老衲們不得不衛道師門，護法靈山，而且，施主早巳離去，兩位女施主沒有進去的必要。」

雙嬌方剛一聲哼，那邊天痴大師已奔到青衣少年面前，袍袖一拂，一把向青衣少年掌中托着的赤玉佛抓去，同時之間，並出聲向首二雙嬌說：「兩位女檀樾，老衲兩位師弟說的一點不假，癲狂劍士施主早巳離去了，你們還是別中了這小施主的詭計，先擒住他再說。」

第三嬌一劍被青衣少年用赤玉佛擋退，見天痴大師一把抓向玉佛，心中一動，右劍直指青衣少年面門，出的是虛招，左掌併指如戟，猛點青衣少年右脅。

青衣少年被兩大高手挾攻之下，要相保全玉佛，非傷在第三嬌「桃花指」下不可，登時念頭飛轉，抖手將赤玉佛迎着天痴上人拋出，勻出雙手右掌斜斜朝下切向第三嬌的腕脈。左手較足真力，一掌向面門上的桃花劍拍出。

第三嬌一聲沉哼，劍指變招，桃花劍本是虛招，在少年面門一引，就藉那一掌封拍之力往回撤，招撤一半，劍尖斜斜向下一挑，直戮青衣少年的咽喉。同時之間，截向少年脅下的桃花指中途一緩，改截為點，直指少年的「乳根」穴。

那面的首二雙嬌被兩名古稀老和尚纏住，四人就在山門前動起手來。

天痴大師一把摟住赤玉古佛，喜得呵呵一笑，小心翼翼的將古佛揣放懷內。一看兩位師弟阻不住雙嬌，向身後另一名老僧一使眼色，那名老僧一順禪杖，加入了截阻雙嬌的戰鬪。

不光只是那名老僧加入戰鬪，連原先把守山門的四名弟子也相繼加入了戰鬪。雙拳難敵四手，在此情況下，頓將雙嬌纏住。

這面，青衣少年同第三嬌搭上手，纏鬪了起來，兩人功力悉敵，似在伯仲之間，少年探手背上拔出柄利劍，赫然是勾命書生的成名兵刃「勾命劍」。

此名少年不正是不久之前同癲狂劍士雙雙離去的龍煞？

他會分身？既巳離去，豈能會在兩個地方同時現身？

要說此名名年是喬扮龍煞放火燒大雄寶殿的那人？那又不對，為什麼他手中一如龍煞，有柄欵式相同的勾魂劍？

如說此名青衣少年就是龍煞本人，那又更不對了！第一，龍煞已離少林寺他去，此時此地，絕不可能在少林寺前現身？第二，龍煞與桃花三嬌算是脩識，為什麼此名青衣少年對三嬌極端陌生，足見此名少年並非龍煞本人。

那麼此人會是誰？最奇的是此名少年武功不俗，且又背揷着「勾命劍」！

天痴上人倒沒有想到這一層，他只知兩名青衣少年貌相一樣，年歲相若，二而一，兩人應該是一人。他既然認定青衣少年是龍煞，而此刻赤玉佛亦失而復得，對龍煞也就沒有多大怨嫌了。

既然無怨嫌，頓然想起龍煞囑託的話來，楊雄英話中暗示他，要他暗中關注呵護龍煞。如今，找上少林寺的是桃花三嬌，看樣子，三嬌不會放過龍煞，老和尚念頭一轉，有了主意。

他上前三步，合什向第三嬌微微躬身說：「三位女檀樾可否聽貧僧說句話？」

青衣少年冷笑一聲，一劍搭實，咬牙吐力，劍尖一顫一震，桃花劍當場被震得斜蕩三尺。

不僅劍被震斜，第三嬌人亦斜退兩步，當場一個廻旋，退出戰圈。

青衣少年心思似乎特別機靈，見老和尚無形中幫了他個大忙，暗中竊喜，有機可乘，那敢戀戰？點足一躍出去四丈。

第三嬌定住身形，杏目圓睜的白了天痴上人一眼，氣忿地說：「老和尙，你壞了我們的事了。」

天痴大師舉目一瞧，青衣少年三個起落，亦已奔出十丈開外，方長長的呼了口氣道：「老衲不打誑語，施主的確已經離去，女檀樾如果眞要找施主，不妨跟着此子追去，如追不到，老衲願負全責。」

第三嬌恨恨的白他一眼，道：「好！如果追不到，我們再回頭來找你算帳，走！用得了和尙跑不了廟，我不相信他會飛上西天去？」

她說完呼嘯一聲，首二雙嬌聞聲撤開韋僧合擊，忙提劍衝了過來，三人滙合後，飛步疾趕青衣少年。

一眨眼，三嬌同青衣少年俱消失於「洞天福地」石牌坊後天痴大師望着四人消失之處冷冷長笑道：「一石兩鳥，既可送走這三名女瘟神，又不負楊大俠所託。」

× × ×

少頃鏊下，四道纖巧影子疾如流雲般，在盤山古道中穿梭，轉了兩個彎，三嬌突然一聲驚噫，原來前面追逐的青衣少年已經不見。

三嬌茫然四顧，祇見古林葱鬱，夜色寧謐，當然，在這種深宵追人，是極容易將人追丟的。三嬌正感失望之際，面前，一座懸崖下方二十丈處，起了一聲冷笑，三嬌神情一慄，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那笑聲不正是發自青衣少年麼？

三嬌不約而同的一聲怒哼，相率飛身而下。片刻之後，三嬌來到半山亭，舉目遙望，半山亭中，一位長了張紫色馬臉的中年漢子反剪雙手立在台階上，俯眺山下夜景。

三嬌一直衝到那漢子面前，那漢子連正眼都沒瞧她們一下，管自高瞻遠眺，欣賞夜景，心情宛似沉溺在淒迷的夜色中。

第三嬌冷笑一聲，首嬌用眼色止住她發氣，輕咳了一聲，那漢子將頭偏過，輕啊一聲，道：「失禮，失禮！原來是三位貴客。」

紫臉漢子的話有點不倫不類，首嬌志不在挑剔紫面漢子話中語病，笑容可掬的問道：「請問一聲，剛才可有個年輕哥兒從此經過？」

紫臉漢子愕然望望三嬌，點點頭說：「有是有那麼位十六七歲，長得英俊的年輕小哥朝山下奔逃而去，可是那哥兒同路的另有一人……」不待紫臉漢子話完，第三嬌早已按奈不住，搶口問：「另外那人什麼生形長相？」

紫臉漢子微作沉吟，然後比手劃脚的說：「白髮，黃鬚，水泡眼，黃板牙，背揹一柄長劍……」不等紫臉漢子話完，桃花三嬌早已彈起三道靑影，縱下山去，眨眼工夫沒入茫茫夜色中。

紫臉漢子見桃花三嬌走得遠了，方轉身向亭後一棵大樹拍了三下掌。大樹後面閃出一位青衣少年。乍看起來，少年活脫脫是翻然的化身。

紫臉漢子一臉孔的得色，問青衣少年。「怎麼樣？你看我做哥哥的這一手『嫁禍江東』的妙計如何？」

青衣少年「咯咯」一聲銀鈴嬌笑，道：「當然行！普天之下有幾個『勾命符主』！哥哥要沒有這兩手還行嗎？」說着，青衣少年一把扯下頭巾，散開一頭的秀髮。

好傢伙！原來紫臉漢子是勾命符主！青衣少年三把兩把脫掉外衣，露出一身纖巧羅衫，竟然是名十六七歲的少女。

少女將手中的勾命劍交給勾命符主，說：「哥哥，少林寺的大雄寶殿給巳燒啦！從今而後，少林寺的禿驢對姓甄的那小子沒完啦！你在赤壁的那口惡氣做妹妹的也替你出啦！你要是想他日爭覇武林，就快些找僻靜地方將這柄『勾命劍』上的『勾命指訣』練成，也好將來同他們一較雄長。」

紫臉漢子接過少女遞給他的長劍，輕彈了兩下，一陣「鏗鏘」之聲淸脆悅耳，勾命符主望着勾命劍慨然一聲長嘆道：「瑜妹，說來慚愧！爲兄爲了奪取這柄劍，兼程上江陵闖江南第一劍要那顆隋珠，下洱海去撈劍，想不到在赤壁遭那火的羞辱，此仇此恨！終生難忘。」繼而咬牙切齒，怒氣咻咻。

那個青衣少年易裝爲少女的瑜妹安慰他道：「哥哥，你這又何苦呢，劍不是由我尋到了嗎？自己兄妹，客氣什麼？」

勾命符主自懷中掏出那粒隋珠，遞給瑜妹，道：「這粒隋珠是天下第一名珠，其功用可避水、避火、避邪、避毒，爲兄揣放身邊無甚大用，送

武你去留着防身，爲兄這就找地方去練勾命指。唉！想不到愚兄隋珠方弄到手，你已撈得了此劍，眞是因人成事，愧殺爲兄了。」略頓，他猛然想起什麼，向少女問道：「你說說看，你是怎麼取得此劍的？」

少女大眼睛一眨，得意地說：「哥哥囑我守在洱海當年『勾命指』蔡翰墮海的地方，哥哥入荊楚覓隋珠，就在你走後的第十天，一隻花烏龜出現蔡翰當年墮海處戲水弄波，我無意間發現那花烏龜足上繫着一根金線。當時好奇心大起，作了枝釣竿，想鉤那隻金龜，直到第二晚三更，花龜在我守候的地方出現，我立刻將釣絲垂下去。可是，花烏龜十分狡滑，當牠發現釣絲時，一頭鑽進水中去了。」

勾命符主嘆口氣，說：「那麼說，豈不是全功盡棄了麼？」少女搖搖頭說：「沒白費，一擲下去，雖沒鉤到那隻花烏龜却鉤到了那根金絲。」

勾命符主精神振奮地說：「金線的另一端纏着勾命劍？」少女說：「哥哥眞不愧爲『勾命符主』！心思敏捷，堪稱天下第一。」

「哈……」兄妹倆相視大笑。

兄妹倆相視大笑一陣，一個接過隋珠，一個接過勾命劍，志得意滿地相偕步下半山亭。抵達山麓時勾命符主說：「愚兄要去找個僻靜的地方，練勾命指同勾命劍，你呢？」

少女反問道：「依哥哥之意我該何去何從呢？」勾命符主說：「第一，上巫上設法查出勾命書生的『勾命指訣』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我始終懷疑，那勾命指蔡翰的『勾命指訣』係鏤刻在這柄『勾命劍』上，可說絕無書能，爲什麼勾命書生也練成勾命指？第二，你應該多做上幾趟嫁禍勾命可生父子的壞事，讓他們父子多着點黑鍋。」少女俏眼一轉，道：「對！我一定再做他幾件。」

兩人約定半年後在江南見面，然後，互道珍重，那被稱瑜妹的少女啓程上巫山；那紫臉少年亦自尋幽秘的地方去練勾命指。

X　X　X

許昌爲河南省重鎭之一，漢獻帝建安元年，正是許昌風雲際會的時候，曾客串了幾年臨時首都，曹操曾在此挾持漢獻帝，號令天下羣雄，大玩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梟雄手段。回想當年，這位曹阿瞞橫槊江邊高歌銅雀之賦，其睥睨一世之雄風，於今想來，令人不禁頓生「撫今思昔」之慨……

當年的許昌確曾有過滿眼烟華的繁盛景象。而今，許昌雖已失去了昔日的鼎盛繁華，但因它係交通樞紐，足以至今猶爲中原的一大重鎭，對「東都」洛陽來說，許昌仍然是舉足輕重，爲兵家必爭之地。

這天，歸鴉噪晚，炊烟四起的時份，一名碩健壯偉的老和尚，踏着殘陽餘暉走向許昌城。

老和尚抬眼望望三里外的城牆，低喧一聲佛號。他像是又走完了一程，慈面上雖然像蒙的一層羅霧那麼憂鬱，但在棗紅的面上却無僕僕風塵的倦色，最奇怪的是那老和尚分明經過長途跋涉，行走在風塵蔽天的黃泥官道上，可是，雪一般整潔的白袂雲鞋却仍然纖塵不染，寧非怪事？

正於此時，對面，許昌城中濃塵蔽天，一陣轆轆車聲自空傳來，官道上出現了一輛雙駒挽曳的蓬車。

大車風馳電掣的對着老和尚駛來，來勢奇猛，眨眼駛近，老和尚慌忙閃身向路邊一站，想讓開那輛大車。

車是讓過了，可是在蓬車擦肩而過的一瞬間，却出了一樁天大的岔事：

但見車簾輕揚，透過窗帘縫隙，露出一對狡黠而陰毒如電，兇光灼灼的怪眼。這對怪眼對老和尚來說，似曾相識，呼之欲出，可是，一時之間，記不起在甚麼地方見過？

老和尚方在愕然微怔，一聲冷嘿起處，突然送來了一縷冷凜如刀的寒風，「刷」的一聲，射向老和尚的前心「華蓋」穴。

「勾命指！」如響斯應，老和尚訝然，一面運氣護穴，一面運力發掌，向窗隙中遙遙擊出一掌。這一掌無影無聲，連窗帘都未揚動一下，怪異的是車內起了一聲悶哼。

車速依舊，趕車的青衣大漢輕鞭揮舞挽車的健騾怒蹄奔騰，飛馳而過，大漢根本就沒像有發覺車內有人悶哼。饒他老和尚藝事神遠，「華蓋」

穴上的一指，仍被打了個結結實實，老和尚兩個踉蹌，張口猛吐了一口鮮血。張開雙臂，不知他運起甚麼輕功，身形頓如飛鳥，筆直朝許昌城飛奔。

老和尚有若失去知覺，自管全力狂奔，還算天色向晚，路上行人疏落，以致未會引起騷動。他沒命的飛奔進入城廓，左轉右拐，轉入兩條僻巷奔進一座形同廢墟的大宅院。

他奔馳的速度，比常人要快上兩三倍，城外人少，加上黃塵蔽天，沒引起行人注意，城內就不同了，一陣奔馳，登時引人注目，當他一頭鑽進了那座大宅院，被一名蓬頭垢面，鶉衣百結的中年叫花子看在眼裏，那名中年叫花子跟踪進了廢宅，只見這名老和尚七灣八拐，轉過幾進倒塌的屋宇，同一座蛛網塵封，半塌了的小院中闖了進去。

中年叫花子在院門口猶豫不決，自管自語的道：「分明這名老和尚那天我在南陽城外見過了……怎麼會在許昌現身，看樣子他受了極重的傷，記得那天南陽城中，他奔行的速度疾如勁風捲雲，一看就知武力深不可測，怎會受了甚麼人暗算？」

他思念及此，猛望着院內，小院靜謐如寂，半點聲息都沒有，叫花子暗叫一聲「不好」，扭頭往外就跑。一邊跑，一邊口裏嘮嘮叨叨的念道：「碰上這種事，我得趕快上分堂去報上一聲。」

原來此名中年叫花子是丐幫弟子，丐幫組織嚴密，幫內弟子如果碰上甚麼特殊事故，事無鉅細，如不就地向分堂稟報，將會受到嚴厲的處分，是以武林之中，以丐幫消息最靈通。

中年花子神色慌張的奔出形同廢墟的古宅，從窄巷轉到鬧哄哄的大街，在人叢中鑽來鑽去。雖然時屆黃昏，可是，初夏的黃昏景色最爲綺麗，出街欣賞景色的人特別擁擠，中年花子在熙攘的人叢中鑽了半條街，好不容易正要往右面轉向條橫街時，冷不防右臂一麻，被人一把刁住。

中年叫花子扭頭一望，登時嚇了個膽裂魂飛，嘿！了得，抓他的那人黃板牙，水泡眼一眨一眨的，赫然是武林中人見人怕，誰也招惹不起的顛狂劍士。

中年叫花額上冷汗淋漓，苦着臉說：「大劍士，您老有甚麼吩咐？」

顛狂劍士手上的勁力驟加半成，中年叫花更是嗞牙裂嘴，「哎喲」一連聲的叫了出來。顛狂劍士將手上的勁力稍鬆，但仍握住中年叫化不放，帶下晒着叫化拐灣的方向，往右面一條僻街轉了進去。

他捏着叫化的臂膀一下，壓低嗓門說：「小子，識相些，老夫問甚麼，你最好照實回答，你要是眼睛不睜亮些，小心老夫捏斷你的膀子。」

中年叫化吃足了老顛的苦頭，聞言打了個寒噤，哆嗦着嘴皮，說：「大劍士，您老只管問，小的知無不言。」

顛狂劍士沉沉的哼一聲，說：「老夫諒你沒那個膽，嘿！嘿！首先，你告訴老夫，慌慌張張的跑來跑去爲了甚爲？」

「這個……」中年叫化有口難言，猶豫了起來。顛狂劍士黃板牙一渣，冷冷地說：「老夫脾氣不好，沒那份耐性，識相點，你給我痛快些！」他說完猛吸口氣，作出運力的姿態。

他這番做作不打緊，可把個中年花子又嚇了個膽裂魂飛，一口連聲的道：「大劍士，您老別急，小的說！」顛狂劍士面孔繃得緊緊的，像面難皮大鼓，水泡眼睜得滾圓，瞪着中年叫化。

此情此景下，中年叫化就算有幾個膽也不敢不實話實說，他隨即將如何看見一名老和尚狂奔進廢園，自己如何去許昌分堂報告的前後始末說了一遍。

顛狂劍士聽得心中狂喜，問明了廢園的所在地，將手一鬆，不理中年花子的死活，拔腿飛奔。他沒有照花子頭所說的方向奔向那座廢園，筆直往東，一口氣跑出東門，躍上受禪台。（相傳受禪台是晉武帝司武帝司馬炎受魏元帝禪位之台。）

受禪台上，一名青衣少年反剪雙手來回踱着方步，神情有些焦躁不安，顛狂劍士一步躍上，青衣少年急步趨前迎候，促聲問：「老哥哥，打聽出眉目來了沒有？」

顛狂劍士面容一肅，未語先沉嘆一聲，說：「探是探到了，只是……
……」

「是甚麼？」青衣少年逼上一步，追促地問。顛狂劍士苦笑一聲，說：可惜他遭人暗算，受了極重的傷。」

青衣少年哈哈仰天一聲大笑，道：「這才叫天從人願，好教我顛然心

顧得償，甕中捉鼈豈不快哉！」

癲狂劍士冷嘆一聲，說：「小兄弟，老哥哥有句自不量力的話，不知你肯不肯採納？」

龔然慌忙長揖道：「老哥哥言重了，但請明言，小弟無不遵命。」

癲狂劍士點點蒼蒼皓首，愛戚戚地說：「小兄弟，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三十五年前岳陽樓那椿公案，老哥哥忝為證人，曾親眼目覩柳鐵雄大俠對令尊的是仁盡義至；在南陽地界，他又仗義為你及令妹退『武當』『少林』兩路夾兵，此恩雖微，佈德却厚，大丈夫應該恩怨分明，現下又值他遭人暗算，義傷廢閣，你正該放過他這一次，以報昔日南陽解圍之德。」

龔然哈哈一聲慘笑，道：「有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又道『父仇不共戴天』，我們好不容易自嵩山追到此地將他追上，千載良機稍縱即逝，家父常以『世道險詐』，處世立身，要把握『寧可負人；絕不使天下人負我』的精神，訓誨小弟。所以，小弟一向做事的準則是先人一鞭，永遠搶到別人的先頭去。」

癲狂劍士頗感失望的喟然低嘆說：「從武當山三清殿你飆了我起，老哥哥已決定將這把老骨頭送定你啦，至於你要我埋在那裏都一樣，你意志既然如此堅決，老哥哥也不勉强你，不過，『善』與『惡』在一念之間，望你遇事三思而行。」

語重心長，癲狂劍士似乎明白龔然本性惇厚，無奈他有個奸狡刁詐，陰狠詭辣的父親『勾命書生』，受其陰毒教誨，行事未免偏激失常，老癲知道龔然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而自己又盡了最大的努力，都無法點化這位小煞星，能令他不失望嗎？

他失望之餘，實在沒有甚麼好說的了，只好巍顫顫的點着蒼蒼皓首，說：「好吧！走！老哥哥陪你走一趟。」

龔然反手帶好背上的勾命毒劍，躬身一揖，道了聲謝，轉身步下受禪台。詎知他身軀方旋，還沒轉過臉去，忽然訝然驚噫一聲，又疾速將車子轉了回來。

癲狂劍士發覺他神情有異，不暇細想，抬臉遠望臺下。

嘿！怪事一樁！臺下，遠處三名青衣婦人如飛奔來，只嚇得癲狂劍士週身打了個冷戰，不用猜三名青衣婦人正是天涯追踪苦纏他半生的「桃花三嬌」。

桃花三嬌的出現並無出奇之處，怪的是走在三嬌前面的一名青衣少年，雖然兩下距離仍遠，但遠望之下，一眼就使老癲識出那人是龔然來。

龔然急用眼色詢問癲狂劍士，老癲唔了一聲，點點頭，說：「我明白了！小兄弟，火燒少林寺『大雄寶殿』眞有其人……」

龔然劍眉怒飛，沉沉的哼了一聲，那神情，大有轉身迎下臺去賞那名假冒他的少年三劍，方消得下這口怨氣似的。

癲狂劍士慌忙出聲喝阻，道：「小兄弟，造次不得，那小子雖然令你恨入骨髓，但他落在她們手內，够他吃喝的了，走！三十六着走為上策，你知道她們三人的厲害，老哥哥如果再被她們追上，此生準完蛋，再說，你如果落在他們手內，哼！老弟，不是老哥哥說句洩氣話，你一樣的要吃不了兜着走。」

龔然為人雖天不怕地不怕，但說實在的，他領教過『桃花三嬌』的厲！，聞言一蹙眉，沉重的唔了一聲，向癲狂劍士招呼，道：「走！老哥哥！」

他領先自對面躍下，老少兩人放開脚程，連頭都不敢回一下，兜了大半個圈子，繞到北門，再從北門進城，照中年叫花子所指的路徑，找到了那座廢園。

時已是華燈初上，起更天色了。當他們才轉過一條窄巷，遠望那座空園，廢園前面人頭鑽動，五六十名形色俱全的乞丐，在廢園前面的一塊廢場上，圍定了四名青衣。

兩下氣勢洶洶，看樣子只要一言說僵，就得眞刀眞槍的開殺一般。

那四名青衣人正是癲狂劍士命中的魔星，避之猶恐不及的「桃花三嬌」同那名喬扮龔然的青衣少年。

癲狂劍士一把拉住龔然，龔然怒不可遏的「咯咯」連聲的銼銼牙，雙拳緊握，朝那名青衣少年怒哼了一聲，就要掀身奔了出去。

癲狂劍士輕輕一扯龔然，將龔然扯後了兩步，退進窄巷，向他耳邊輕

聲低說話幾句，龍然怒意漸歛，嘴角露出一絲陰凜冷笑，然後朝癲狂劍士抱拳一揖，猛然長身躍上路邊一堵牆，二次騰身，飛上一座高樓，藉屋脊掩住身子，張目下望。

下面癲狂劍士仰頭朝他隱身處扮個鬼臉，然後眨眨水泡眼輕歎一聲，跨出窄巷，步履蹣跚，醉態可掬的歪斜着步子衝進廢園，邊走邊吟道：「昨夜松間醉倒，風動疑松要來扶，兩手推松自去……」

「在那裏了！」一聲吆喝，驀巧中早先吃足癲狂劍士苦頭的那名中年叫化拉長嗓門指着癲狂劍士，霎時之間，秩序大亂，人影橫飛，五六十條最快影子一齊奔向癲狂劍士。

如響斯應跑得最快的是桃花三嬌，第三嬌扣着那名青衣少年的腕脈，自然他跑得跟三嬌一樣快，三嬌身後是那些花子，黑黝黝的一大片，蜂湧而至。

癲狂劍士像是頗感意外，嚇得陡然止住搖幌的身子，故意將頭搖幌了一下，生似連酒都嚇醒般地失聲大叫道：「我的娘！」一聲驚呼，足根半旋，扭轉身子拉腿往後便跑，一腳跨進窄巷，一長身躍上高牆，二次長身早已到了龍然身側。

兩人相視一笑，俯首下望，窄巷中鬧成一團，桃花三嬌將老情人追丟，跑了半條巷，驀覺苗頭不對，猛然止步扭頭回望。身後，驀巧蜂湧而至，喊聲震天，一窩蜂擁上三嬌立身處。

三嬌正好將人追丟，滿肚子的氣沒出處，碰上這些倒霉的花子頭衝到，嬌叱幾聲，素袖揮舞，驀巧倒了一半。

癲狂劍士樂得掩口嗤笑，郝推龍然，道：「你快去辦正事，這兒我得留下攪他們一陣。」

兩人沒說會合的地點，龍然輕諾一聲，一矮身，滑下高樓，直撲廢園。他已離高樓十丈，夜空中仍遙遙傳來癲狂劍士的叮嚀聲：「小兄弟，冤家宜解不宜結，大丈夫點惠滴恩必報……」

龍然沒有理會，管自飛身急奔，直向廢園中撲了進去。

穿庭越院，轉過幾重半塌了的屋宇，方找着那座小院，龍然走進小院，小心翼翼的步上三間正屋的臺階，停下步子，屏住呼吸傾耳細聽。

上房內，一陣重濁的喘息聲透戶而出，龍然頓時了然於心，明白房中之人確是受了重傷，於是鋼牙一挫，一個箭步穿門而入。上房漆黑一片，龍然目力超人，目光落處，依然看出正屋中，一張木榻上，正盤膝趺坐着一位光頭老和尚，細辨之下，正是他心目中的仇僧楊維英。

龍然狠咬了兩下牙，緩緩舉起鐵掌，一步一步的往木榻前走了過去。當他停身榻前的時候，鐵掌早已高舉在老和尚頂門上方尺半高處，倘若這一掌落下去，將會發生亙古未有的逆天恨事。

當他的鐵掌高舉在老和尚頂門之時，他那雙神光湛湛的朗目，狠狠的盯着面孔慈藹，但却額上汗水如珠的老和尚。

從外表看，老和尚面貌安靜，但龍然是當今武林中有數的內家高手，他明白，老和尚此時正調運全身僅有的眞力護持心脈，不使傷勢惡化；事實上，老和尚此刻是急火焚心，已到了苦不堪言的狀態，龍然那隻高舉的鐵掌不由自己地緩緩垂了下來，兩眶凶燄隨之化盡，低低的輕喟了一聲，一股惻隱之心油然而生。

他本來就是個生性仁厚的曠世奇才，後天的偏激行動，純粹是受了勾命書生的硬性貫注，在此緊張關頭，良知未泯，竟然不由自己的激起了先天的良知，脫口自語道：「大丈夫點恩滴惠必報，恩怨分明，姓楊的，錯開今天，家父之仇，我非向你討還公道不可！」

他說完一緊袖子，咬咬牙，緩緩立掌，一面吸口眞氣一面舒起兩掌往老和尚的前後心貼去。

但他心中仍念念不忘父仇，狠狠的忖念，道：「姓楊的，我們倆誰也不欠誰的了……嗯！不對，南陽解圍那檔事一筆鈎銷，但是我的父仇呢？幾天找你清結。」

他的兩掌已緩緩抵住了老和尚的前後心，身子也緩緩的朝木榻上盤坐下去，雙掌相抵，眞力源源而出，透入老和尚心脈。半刻之後，老和尚劇烈起伏的胸部漸次恢復正常，重喘的聲音轉歸細微，額上的汗珠由大而小，由密而疏，相反的，龍然額上已漸有汗跡，兩人全到了緊張關頭，此時此地，如有外力入侵，兩人只有閉目等死。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鳳君圖

燕王棣爬上了大位

神樂觀雖然可以暫駐一宵，但京師地區畢竟是危險之地，燕王必定要下令四處搜查的。於是，剃髮而爲比丘的建文君，在從亡諸臣的設計和照料下，於次日清晨，就離開了神樂觀，走出京師地區，而開始他的流亡生涯了。

就在化名爲比丘應文的建文君開始踏上流亡的征途時，燕王棣在公侯勳戚和文武百官的叩迎下，進入京城了。京師新破，他以勝利者和新主人的身分進城，當然有很多的要務大事待做。但他當前最關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姪兒皇帝的生死存亡；他當前首先應辦的一件急務，就是要找出他的姪兒皇帝——不管是活的還是死的——的下落。爲了使他的篡登大位一切順利和無後患，他是絕對不能讓他的姪兒繼續留存人世的。假使他的姪兒皇帝尚苟存着，他要把他找到手而設法弄死。假使建文君已死，他也急需知道確訊，一則可以安心，二則他可以藉此做其篡位的文章。

於是，他下令給他的部隊，在京師內外各地大事搜檢。同時，他還直馳入大內，下令淸宮，搜索建文君的下落，並下令旨，大肆殺戮。他要大加屠殺的，到並不是京師的庶民百姓，而是宮廷內外的人員。

燕王棣素性殘酷好殺，他現今雖然克奏

反叛大功，下京師而以勝利征服者進臨，但他一則為了洩忿，二則為了樹威，認為非大殺一番不可。朝堂的那班素來主張和贊成削藩政策的，忠於建文君的，以及此次未曾向他投職名帖叩迎而表示歸順和翊戴的大小臣工，他都準備給以最嚴厲和最殘酷的懲處。但大殺外廷臣工的事，不必太急，可以稍後三幾日動手不遲。他當前首先必須向宮內的若干人員動手開刀。於是在他的「清宮」令旨一下後，皇帝所居的大內，立即成為一所大屠宰場了。

燕王棣之所以要首先在皇宮內大開殺戒，是有他的種種原因的。他此次起兵反叛朝廷，自號為「靖難之師」，曾經上書給建文君和出檄通告天下，指太祖皇帝被謀殺，指宮內拆毀太祖所建的宮殿，指宮內有種種不德而違反祖訓的事。他曾要求建文君把宮內侍過太祖之疾的各式人等，以及應該負他所指斥的各項事情的罪責之人交出給他懲辦。現在他進京入宮了，為了顧及他以前在上書和檄文中之所言，為了要做給天下臣民看，當然要首先大殺他認為有罪而該殺的那班大內人員。還有，他即將以新主人的身分入居大內，為了自身的安全起見，也必須將宮內的人員大事肅清一番。但有一個他絕對不能說出口的原因，就是宮內的人，未能將建文君執獻，以致現今建文君生死下落不明，累他不能安心和要他大費手腳地搜索，這使他極為忿恨。這幾項原因，就把堂堂皇宮化作一所大屠場了。

除了早已和燕王棣暗通聲氣而在皇宮作間諜和內應的，以及在京城將被時就出城去向他輸誠的太監外，其他各級的大小內官和宮人，以及建文君的妃嬪和曾侍寢過的宮女們，全一一作了刀下之鬼。那些一刀就頭落地的內官宮人們，還算是死得幸運，有些是在備受種種酷刑而欲求速死不得之下死去的。在清宮的三天期內，被殺的內官宮女不計其數，屍體纍纍，費事用棺殮埋，而殘酷的燕王也不願讓那班死鬼享受殮埋的待遇，吩咐下來，將屍體拋去餵餓狗，狗一時食不盡，最後吩咐放一火全行焚燬了事。

三天的清宮，以及在京城內外各處的搜檢，建文君的皇子，算是給執到而予以囚押了，但建文君的生死下落依然不明。燕王棣已開始疑心到他的姪兒皇帝並沒有死。在經過綜合了各方面所提供的零星不全的消息，燕王棣確信建文君已在他進城之前，削髮為僧而逃走了。

這當然是燕王棣最之掃興而又最不能安心的事，所謂「卿不死，孤不得安」。他只好密令繼續搜索，即使趕至天之涯，海之角，也務求把這個失敗的姪兒皇帝找到。

建文君即使能被找到，或暗中被追索的人殺死，總是日後的事，但燕王棣在目前卻必須立即對建文君的生死存亡的事有個交代，因為這是和他的篡登大位有甚大關係的事。他自起兵反叛以至此刻入據京師，口口聲聲稱他的起兵是清君側，除奸臣的靖難行動；他始終說他並無覬覦大位的心，他的最高最終目標只是學周公輔成王的故事。倘若他不能證明他的姪兒皇帝已死，他又怎樣用理由來自登大位呢？為了便於他正名言順地嗣位為君，他先必需建文君死的，建文君沒有真死，他也必須宣告其已死。

於是，他把自焚而死的建文君的皇后的焦至不可辨認的屍體，從灰燼中取出，讓幾個已歸順輸誠於他的而曾經侍奉過建文君的太監，硬辨認為建文君的屍體。於是，內官們立即給屍體加上建文君平日所穿戴的衣冠，以女作男，把皇后指為皇帝，另又檢出一具宮人的屍體，為之加上衣飾，指為皇后的遺軀。

燕王棣把他的姪兒恨至咬牙切骨，但為了自己的篡位，又不能不做一齣戲給天下臣民看。他在聞到內侍報稱建文君的屍體已找出而辨認無誤後，便立即先至其實是他姪媳的遺體前，撫棺而說：「你這個痴兒，太不諒解我的心了！我只不過起兵清君側，想輔佐你致太平。你何苦如此呢？」說畢，乾哭了幾聲。

接着，他就宣告建文君已自焚而死，並把一些大臣召來，宣諭以天子之禮葬建文君。

建文君已死，太祖所遺的江山，不可一日無主，於是那班昔日稱建文君為皇上的勛戚大臣、文武百官們，連名合上勸進表，說什麼「天生聖人，為宗社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生民者，太祖之生民也。天下豈可一日無君。殿下為太祖嫡嗣，德冠彝倫，功在社稷，宜正天位，使太祖萬世之洪業永有所託」。

燕王棣居然來個不肯。他說：「我為奸人謀害，不得已才起兵救禍而已。我發誓除去奸惡，以安宗社，僅希望能夠像當年周公一樣，輔佐幼主，使國泰民安，大明洪業無疆。不料少主不能諒解我的心，自絕於天。現在應該選擇有才德的人

嗣承大位。我才德非薄，當不能負荷這樣大任的。」

這番話假得太過分了。他甘冒全家毀滅的風險，百戰艱辛，取得勝利，眞能讓別人來做皇帝嗎？還有，他這些年來不惜不認生母，而口口聲聲稱自己是太祖和馬皇后的嫡子，又說他是現存的太祖嫡子中最長的一個，試問宗室中還有誰比他更有資格嗣位呢？假使他眞有意推辭的話，他應該對羣臣說：「少主雖然自焚，但他的嫡子尙在，父死子嗣，是祖訓所規定的，你們應該推戴皇嫡子嗣位。」可是，他並不這樣說，只是假惺惺地泛言「應該選擇有才德的人嗣位」。他的假意作態，還不是昭然若揭嗎？

羣臣當然都內心通亮有數。於是，接着，他的「靖難之師」的諸將又合上勸進表了。他仍然推辭不允。最後由他朱家的各位親王合詞勸進了，他們一致說太祖的天下，應該由太祖的嫡嗣承襲，他們都是太祖的親子孫，環顧宗室諸王中，沒有一個是能比他更有才德和更有資格嗣承大位的了。爲了國家生民，他如果不從速正大位，將大大有負太祖高皇帝。

自來事不過三，經過三次勸進後，假惺惺的戲已做够，不便再演下去了。於是，他才以萬分勉強的神態說：「我的才德本來是不相稱的，但現今既然諸王大臣都認爲宗社事重，不可一日無君，而又認爲非我不能奉宗廟，我已屢辭而不得，也只好勉徇衆意而以宗社爲重了，尙盼諸王羣臣盡心竭力輔佐我，以匡不逮。」

於是，他在進入京城的第三日，在奉先殿卽帝位了，廢去「建文」的年號，改本年爲洪武三十五年，明年爲永樂元年。

追索與天涯流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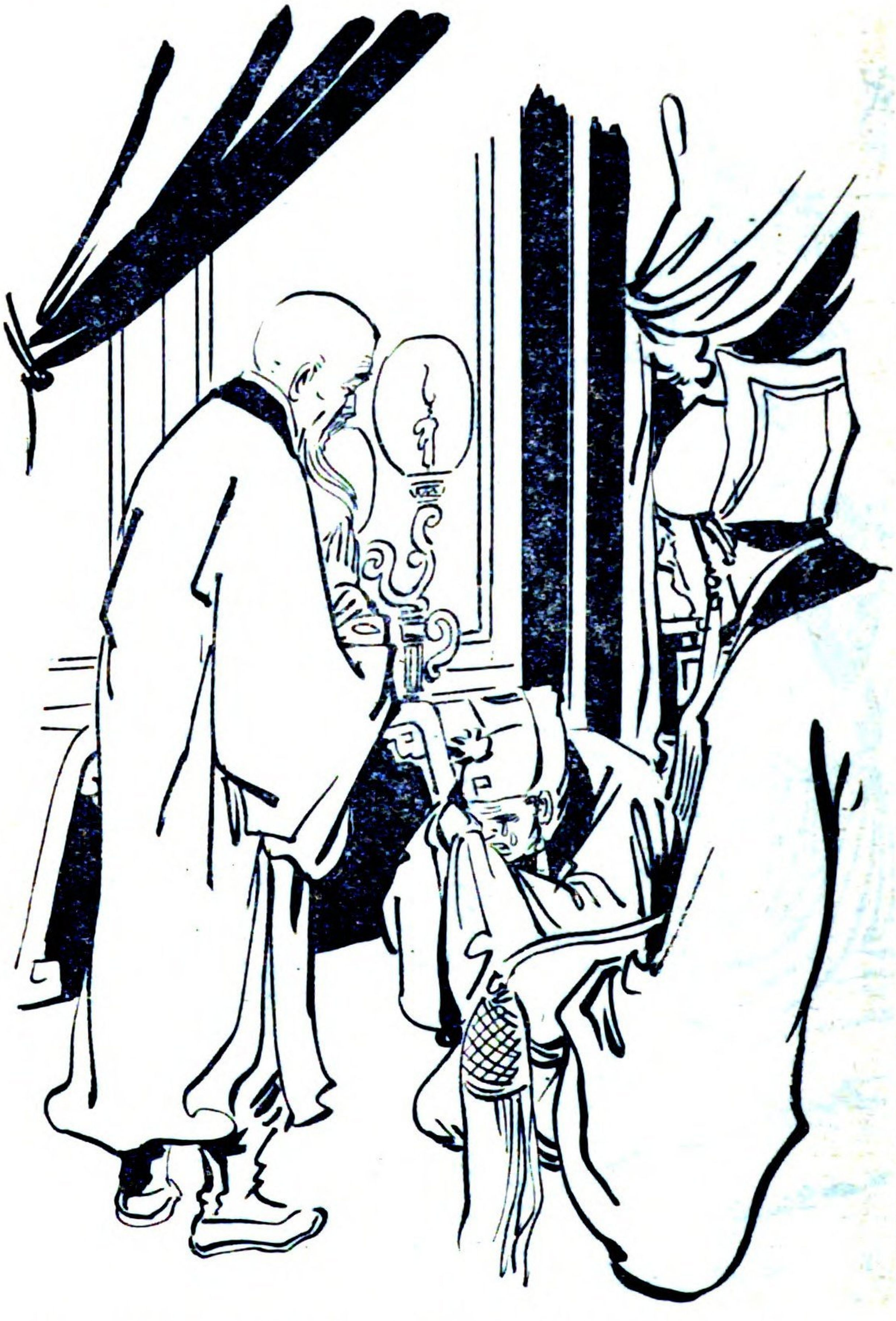
燕王棣卽位後，開始大殺建文朝的諸臣，同時又開始做一個新皇帝應做的各事。他確信他的姪兒未死，現正在江湖各地流亡，這是他一刻不能安心釋懷的大患，必須從速消除這個威脅他的帝位和威脅他的精神的大患。因之，他派人四出去暗中追索他的姪兒，在他在位的二十二年中，他對於這項追訪搜索的工作，始終沒有懈怠過。因爲他已宣告建文已死，不能自摑耳光，而公開明令地搜索。還有，他也不願讓人民確知建文君尙在人間。說建文君已死，大家就可斷絕希望而叠埋心水做這位永樂皇帝的臣子。倘若讓臣民知道舊君未亡，這位並未先德而遭遇極受人同情的先位皇帝，仍會繫天下人民之望的，有些不滿現政府統治或別有企圖的強有力的野心家，或將會假建文君的名義爲號召，而舉兵起事的。所以，卽了帝位的朱棣，在這件事上的精神實是很痛苦的，他絕不能讓他的那位姪兒繼續活下去，必須千方百計地覓求到而予以消滅，可是，基於實際政治上的種種利害，他又不能公開明張旗鼓地大舉搜索，不能責成各地的官兵來做這搜索的工作，而只能由自己親信人在暗中秘密地從事。

關於建文君出亡的事，自明代以來，一直有兩派的說法。一派認爲他已在京城失守的時候自焚而死，並沒有出亡的事。一派則認爲他的確在焚江湖上走遍天涯海角而流亡，終於因年邁而壽終。經過幾百年的爭論，今日很多史家從若干史料證據中，已可證明後一派之說的正確。清代勅修的「明史」，在乾隆年間作最後修訂時，也採取了建文君出亡的說法。至於建文君數十年流亡的經過，明代有「致身錄」和「從亡日記」的書傳下來，記載得很詳細，據說是出於從亡之臣的手筆。但經過幾百年來不少的史家的考訂，認爲建文君雖然出亡數十年是眞，但「致身錄」這樣詳細流亡經過的書，却是出於後人的僞作，不可爲信。「致身錄」諸書既不可靠和不可信，而當年建文君臣四處流亡，又唯恐形迹不密，當然難有書面資料等的信史留下。以是，我們今天要想知道當年永樂帝的派人四出追索，以及建文君的數十年到處流亡的眞實經過情形，殊不易得。

不過，明淸兩代的一些公私文籍，在這方面仍有不少可信的零碎資料留下，再經過一些專研明代靖難史事的學者們，將那些零碎而可信的資料，細心地穿合，又加以審愼的考訂，使我們仍然能够得知一些大概。還有一些流傳已久的傳說，雖然後人一時難以定其眞僞，但它們比起其他的很多傳說和僞造的史實來，却是比較合乎情理的。這些傳說，我們既不能絕對定其爲僞，那麼把它們當做有趣的題材來談一談，却是不妨的。

下文所談的永樂帝的搜訪和建文君的流亡的一些事，就是一些史家認爲可靠可信的事和一些比較合乎情理的傳說。

卽位後的燕王棣，在他治國的二十二年間，曾經先後派遣了幾個他信任而又穩妥和能幹的人



（其中有外廷的大臣和內廷的太監），藉着別的公開的名義，而去海內外各處密訪建文君的行踪下落。他所派遣的人中，有一個鼎鼎大名的人，就是下西洋的三寶太監鄭和。

鄭和的奉命幾次大舉出使外洋，固然有其他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原因，但永樂帝的蓄意尋訪建文君，却屬主要的原因之一。

永樂帝自卽位後，歷年派人暗查他的姪兒的行踪，總是得不到確訊。這當然使他大爲失望，但他決不會灰心而因此懈怠或中止暗訪密查的工作的。有人傳說，建文君鑒於他叔皇的加緊訪查他，已感到國內無一處可讓他立足安身，於是，他已遠離中國而出海放洋去了。

這消息傳入了永樂帝的耳內後，觸引起了派人去外洋追踪之意。同時，他有意和海外諸番邦發生關係，想把天朝的聲威勢力伸展去外洋諸邦，於是就有了鄭和奉使大舉出洋的事。永樂帝對於士大夫的外廷羣臣，總是存有猜疑防忌的心的，卽使是他所敬信異常的大臣也不能免（道衍和尙姚廣孝，居「靖難」首功，但他始終不肯遵從永樂帝的命他出來做官任實職的意旨，而寧願過其和尙生涯，也就是因爲看透這位主子的猜疑防忌的性格和作風，而想舒舒服服地終其餘年的緣故）。但他對於內監却是倚信備致的。鄭和的爲人能幹，絕對忠於永樂帝，是永樂帝的信任內官之一。以是，這項大舉奉使出洋的重任就落在鄭和的身上了。

「三寶太監」鄭和幾次出洋，到過很多的海外地方，雖然未能達成主要的使命——在海外訪查到建文君的行踪下落——，但却創下了幾次大功績：爲中外交通史開展了新的一頁；爲中國和南洋羣島各邦各地之間溝通了貿易關係；促進了中國和海外各地的文化與人民的交往；爲中國閩粵省的人移民外洋去開了一條通道；使中國的聲威伸展去外洋各地……等等。中外歷史上有很多件事，其當初的動機未必可以稱道，但却往往收到了非原來所料的良好後果。當年歐洲人的「十字軍戰爭」如此，鄭和的下西洋，亦復如此。

鄭和的動師勞衆下西洋，雖說主要的出於永樂帝的私心，想訪捉到他的已失位而流亡在外的姪兒，這項目的雖然未能達成，但却爲歷史造下了一件大事，連帶使本來爲人所鄙夷的太監的鄭和，終於也成了歷史上的一位有功的偉人了。

（未完）

薄倖生父狠心娘

九江縣南，三面臨水，一面朝陸，有山巍然而踞，那就是天下聞名的匡廬勝地，人間仙境！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廬山上是否的有仙很難說，然而它的確是以仙聞名，追究原因，當與它的環境有關。

千壑萬仞，烟霜迷漫，這就顯得神秘，因之神話從之而生，「不識廬山眞面目，祇緣身在廬山中！」

山外看廬山，祇見到一片靑葱，雲氣騰生，山在虛無縹緲間，於是就對它生了無比的嚮往！

山中看廬山，乃覺目迷五色，意觸千谷。連置身何都不知道了，是以任憑丹靑妙手，難描廬山全貌！

這一座不太高的名山永遠以謎樣的照視人間。而且白鹿洞、墨池、玉淵，這些都是人爲廬山勝境所立的名稱，卻充滿了縹緲的仙氣，意思是說神仙眞要選擇一處白雲家鄉，那就不會再有比這些地方更適合了，山中是雲，山外是雲，廬山是雲的家鄉！

在雲氣繚繞中，獨孤雲匆匆地趕上了廬山。由川中東來，他間關千里，只用了短短的兩天時間，那幾乎是無法使人相信的速度！可是他怕依然來晚了，晚在明易

丹心一劍

琴心·文　　羽君·圖

生的後面！

一面搜索着，一面想着山主夫人謝綠萍，因為她隱瞞了一件事——他母親的消息，他身世的秘密！找遍白鹿洞，登臨玉淵，就差沒有下墨池去打撈一番，他急得真想仗劍把廬山翻了過來！

沒有人！除了滿山的雲霧外，連一個人跡都沒有看見！

「是明易先到了嗎？他見到了我的母親，然後……」他不敢想，也不願意，悶了二十多年的身世之秘，好容易才找到一點頭緒，千萬可不能再出差錯！

從明易生對他妻子一往情深的情形看來，他即使找到反叛的妻子，也一定不會對她下殺手的。根據這一個推斷，獨孤雲心中又萌起了希望：

「可是我母親既然肯下嫁明易生，為甚麼又要離開他，為甚麼要逃到青城山中，為什麼肯自污名節，改嫁一個崑崙奴為婦呢？而且我母親嫁給獨孤剛後六個多月就生下了我，足證我不是獨孤剛的骨肉，可是我是誰的骨肉呢？明易生嗎？不可能！我母親生我時，離開他已經有一年多了，她是在青城山中才懷孕的！

「青城山！青城山中有誰呢？」

想着，想着！他突然在心中掠過一道靈光！幾乎要跳了起來，那謎底差不多可以揭穿了！

「李如晦！青城山主李如晦！一定是他，只有他才是我的親生父親，只有他才可能與我母親發生私情！

「當然那是瞞着謝綠萍的，可是她懷了孕，孕着我，事情必須有個解決之策，可憐的母親，她為了使我有個名份，竟以有孕之身，嫁給一個眾所不齒的崑崙奴，使我可以名正言順地出生！

「青城山中那麼多人，她為甚麼偏偏要送上獨孤剛呢？為什麼給我那麼一個恥辱的身份與姓氏呢？

「是了！她是為了報復，報復李如晦的薄情與不負責任！連帶也恨上了未出世的我，所以她生下了我之後，就偷偷地離去了，她一定最後取得了謝綠萍的諒解，所以謝綠萍才幫助她離開！還把去向與下落告訴了謝綠萍！

「李如晦也一定知道我是他的骨肉，所以才對我那麼好，千方百計地成全我，教我劍法武功……

「他甚麼都答應我，甚至於我要出去，他也

不惜破壞山規來暗中助我，他對別人都那麼嚴峻，惟獨對我，優容得出了常規！

「他不禁止我與盈盈嬉遊，因爲我們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他堅決地拒絕我與盈盈締婚，也因爲我們是兄妹！

「盈盈！盈盈！可愛的妹妹，現在我只能這樣稱呼你了，我們的愛還是存在的，那只是一種手足同胞之愛了！」

已往的事想來總是如此了，可是他心中却興起了一種茫然無所適從的惆悵與迷惘，那也是爲了盈盈！他心中懷着這一個影子，所以才遊戲人間，騙取玩弄過許多女孩子的感情而仍無動於衷。現在這個影子被抹除了誰來代替呢！

有無數的倩影在他的腦海中浮起，他却無法決定該愛誰？也許都愛，也許都不愛，因爲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李盈盈的地位。

「盈盈！盈盈！爲什麼你偏偏是我的妹妹呢！」他開始恨自己了，證明自己不是崙崑奴的喜悅已被這新的失望冲淡得一點不剩，甚至他反而希望他的骨骼還是黑的，那樣還證明他與李盈間之沒有血統的聯繫，青城山已經崩潰了，李盈的出走，證明她還是愛他的，只要找到她，他們依然有結合的希望。

現在一切都完了！這一個突然的轉變，使他的心情大受打擊，想通了自己的身世之後，他對一切都不在乎了！

「我還應該繼續找我的母親嗎？

「不！她並不希望有我這樣一個兒子，所以生下我之後便棄我而去，謝綠萍，我的姨母，也不把這件事告訴我，她們都希望這一段往事被埋葬掉！

「我該改姓李嗎？也不必了，這麼多年他讓我在耻辱與痛苦中生活，我還是頂着獨孤這個姓，作爲對他的報復，今後我不想再見他，也不再管他與明易生的閒帳，由他們去互相殘殺吧！」

這是一段很長的心理過程，他終於作了個決定！可是新的問題又來了：「現在做什麼呢？」

該做的事太多了！第一，他要找到楚秋鳳與葉芳蓮，這兩個女孩曾經痴心地爲他犧牲很多。現在是報答她們的時候了。

其次他還要跟鄭三白一決雌雄，殺了他！

這不是爲了替世間除害，鄭三白不是個好人，他所阻的七煞劍派也不會做出好事，不過到現在，他們也沒劣跡傳聞江湖！

他要找鄭三白只是爲了一個私人的理由，他——鄭三白曾經欺負過他，侮辱過他，要不是有李如晦的壓制，他早就死在鄭三白的手中了，鄭三白恨他爲了李盈盈的關係，這是很明顯的事實。青城山主祖護他却是爲了父子之情，這也許是誰都想不到的，當然，李如晦自己是明白的！現在他明白了！

「找秋鳳她們去！找鄭三白去，不但要殺鄭三白，六姓家臣，我一個都不饒，他們太欺負我了！」這是最後的一個決定，於是他轉回向山下走去！

「趁興而來，敗興而返，要是我平心靜氣，把事情早一想通，便用不着趕這一趟冤枉了……」在回程中，他的心情已經平復了，也開始對廬山的景色作了一番瀏覽，對廬山的美作了有限度的欣賞！

「這眞是一個好地方，我把該辦的事辦完之後，帶着秋鳳與芳蓮到此地來，結廬山間，好好地享受一下……」

走了一陣，將近墨池之際，他突然聽見一聲輕微的呻吟，那是人在垂死前痛苦的掙扎……

他心中一動，連忙循聲找了過去，遂看見池畔的亂石縫中，有着一團模糊的人影，還在蠕蠕地動着。他趕了過去，翻過那人一看，幾乎失聲叫了起來。

那個人竟是明易生！劍術精絕的明易生，此刻竟會變得那麼狼狽。

他的臉已經腫得不成樣子了，在雲霧的迷濛中，看來就像一個灰色的大圓球，只有輪廓依稀可辨！他的口喃喃地喊着：「水！水！我要喝水……」

墨池近在咫尺，池中的水並不是黑的，只因水太深，池上雲結霧封，陽光不透，看起來才象是一池墨斗，可是那一點點的距離，明易生也無法做得到

獨孤雲看着心中微感惻然，彎腰到池邊用手捧了一捧水，喂給他喝了下去，清涼的池水使他振作了一點。努力地睜開緊封的眼皮，露出黯淡無神的眸子。看見獨孤雲時，他的精神更振作了，急促地道：「你…你來得正好！我正盼着在死前能見你一面……」

獨孤雲頓了一頓才道：「明……前輩，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

明易生努力地鼓起精神，啞啞地道：「我！死在頃刻，不能對你說太多的話，快扶我站起來，把劍交給我！我有很重要的事要……」

底下的話他又說不出來了，獨孤雲起初以爲他自殺以求解脫，可是看他的樣子又不像！呆了一呆，結果還是照他的話做了！

明易生接劍在手，鼓着最大的努力，速揮出七八招劍式，卻把獨孤雲看得呆了，……因爲那些劍式之妙，簡直超過了他的想像！

明易生喘着氣問道：「你都看懂了？」獨孤雲點點頭，明易生猶自不信，喘着問道：「你眞的懂？」

獨孤雲道：「是的，前六手是一字慧劍的招式，我已經會了一式加上這六式就全了，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偷你劍譜的丁三李玉我也找到了，我會替你去收拾他們，把一字慧劍十三式追回來！」這番話使得明易生的精神又振了一點，喘着氣道：「那太好了！後面的三式劍招呢！」

獨孤雲又道：「我也懂，那正好就是神劍三式……」

明易生眼中光芒一閃，語無倫次地道：「青城山……你知道嗎？」

獨孤雲大聲叫道：「我知道！七煞劍派是青城山中出去的，我一定替你完成使命，把他們殺得一個不留！」

明易生點點頭，又喃喃地道：「還有青城山……」

獨孤雲知道他是指青城山主李如晦，不禁大是爲難，明易生的意思是要他連李如晦一起殺死！他最後所演的三招劍式正是針對李如晦的神劍三式而施，可是想想自己與李如晦的關係，這事答應嗎？

明易生的眼光緊盯着他，使他不能回答。因此他頓了一下，又大聲叫道：「青城山劍法問世與青城山主無關……」

明易生斷然地搖頭道：「不行！他非死不可！這是我祖上的遺訓……」

獨孤雲也搖頭道：「辦不到！你知道我是誰？我是青城山主的兒子！」

明易生一顫，坐倒在地上，啞然失聲道：「你是青城山的後人？冤孽！冤孽……」

他突然又瘋狂一般地站了起來，舞動手中的長劍，猛地朝獨孤雲刺來，那一式更爲精妙。

獨孤雲想不到他在垂死之際，會有這種舉動，可是對於那刺的一劍，他又無法抵擋。於是他輕嘆一聲，眼睜睜地望着劍鋒刺向胸膛。

那的確是勁厲無匹的一劍，可是劍尖刺到他的胸前，只使他微微感到疼痛，而明易生又倒向地上。

「噹」的一聲，他連劍都丟了，足見他的體力已衰弱到十分不堪的地步，獨孤雲摸摸胸前，才知道自己何以不死的原因，那是田旭昌救了他！因爲田旭昌送給他的落星追魂是用鹿皮袋裝着的，還附有一隻鹿皮的手套，這兩樣東西都放在胸懷前。

明易生那一劍正好劍在鹿皮手套上，堅韌的皮革擋住了劍鋒，當然在平時是擋不住的。

明易是在體力極端不支的情形下出手，也因爲皮革一阻之功，使他倖免一死，這只能說是巧合了！明易生伸手還想去取劍，獨孤雲卻走上去道：「你不必再費力氣了，就算你能拿到劍，也無法殺得死我，你爲什麼不省點精神，聽我說幾句話……」

明易生頹然地道：「還有甚麼好說的……」

獨孤雲大聲道：「你聽着，我雖然是青城山的後人，卻再也不會替青城山出力了，這內情很復雜我也不必對解釋……」

明易生斷斷續續地道：「我……的！我的祖訓……」

獨孤雲叫道：「我不能替你殺死我的父親，卻可以叫他重回青城山，今世永不出山，這該可以使你放心了吧！」

明易生眼睛又閉上了，擠出一滴淚來，低聲道：我相……相信你，希望你不要騙一個死人……」

獨孤雲慨然道：「我絕不騙你！你是被誰害成這樣的？」

明易生的痛苦又發作了，在地下滾動着。可是他還努力地叫道：「你要替我報仇！岑……」

獨孤雲急忙問道：「岑甚麼？是不是岑紅梅？」明易生身子已滾向池邊，獨孤雲想拉都來不及。撲通一聲，他臃腫的身子已掉到池中，馬上就沉了下去，水面上翻起一連串的小泡泡。他死了，對於他的死因只留下一個岑字！

這一個字已經够了。

岑紅梅在廬山，明易生到廬山來找她的，卻遭了她的毒手，在寒梅谷中痴等了幾十年，換來如

此下場！岑紅梅！這個女人的手段也太毒了。可是獨孤雲甚麼話都不能說。因爲那狠心的婦人正是他的母親，她的生身母親！

明易生只說了一個岑字，岑字可作許多解釋，並不一定說岑紅梅是殺死他的兇手……

可是獨孤雲却深深地相信了。絕無疑問地相信了，岑紅梅當年拋棄丈夫與別人通姦，能丟下新生的兒子而毫無思念之情，就證明了她是個狠心的人。再者，像明易生那個高手，除非在他毫防備的情形下，才能够致他於死地，誰可以做到這一點呢？當然又是岑紅梅。不過獨孤雲已經不願意去想這件事了，他不願認這個不貞而狠心的母親，也不想去認那個絕情的父親！

明易生與他並無甚麼關係，他的死對他也不生什麼刺激，報仇的事無法代勞，因爲他不能做弑親的逆舉。

雖然他的父母都不再爲他承認了，他還是無法去殺死他們，不過對明易生所託付的其他的事，他倒願意一一履行的，藉以報答他傳授那劍招的恩情。想起那些劍招，他又興奮起來了，連忙拾起了劍，趁着印象還沒有淡忘以前，他要趕快練習純熟！

首先他把一字慧劍的下餘六招練純熟了，心中感到異常地高興，有了這六招劍法，他可以不再擔心了。再見到田蕙仙與蘇麗貞時，他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殺他們，雖然那有點對不起蘇麗貞，但是他顧不得那麼多！

接着又演練另外三式劍招，那是專破神劍三式的。練的時候他有點慚愧，因爲這三招招法是他父親——李如晦的致命傷，李如晦對他多少是有點情意的！

「我練好這些招式，只是擊敗他，叫他回到青城山，守在那兒永遠不出來，這樣與我並無妨礙！」他立刻又替自己找到了安心的理由。

然後他有意無意間，又開始研究明易生最後刺自己的那一式劍招，連試了十幾次，因爲他始終無法體會到其中的神髓。

於是他下意識地望一望墨池，池水早平靜了，明易生也靜靜地躺在池底了，獨孤雲又有點感到婉惜！「他要是不死的話，一定還有更多精妙的劍式，雖然他不一定肯教我，可是我只要有機會跟他多相處一段時間，定然可以慢慢地想法子騙他出來，現在只好眼看着他帶着一身的絕技長離人間了……」

慨嘆片刻，他又把心思回到劍上，仔細回憶明易生出手的姿勢與部位，揣摩他的動作。當他有一點心得的時候，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於是他把劍收回鞘中，又望望明易生葬身的墨池，準備離去了，可是他敏銳的感覺刻立意識周圍的情形不大對。靜靜的廬山竟是有點草木皆兵的樣子，有人潛伏在附近！而且爲數還相當多，這會是甚麼人呢？略加判斷，他確定那些潛伏者不會是朋友，對一個江湖劍手而言，不是朋友就一定是敵人。好在他自恃劍技，坦然無懼地發話道：「朋友們你們等久了，可以出來了……」

接着他這聲招呼後，四週立刻現出幢幢的人影，男男女女，爲數竟有十幾個之多！

獨孤雲放眼四望，心中不禁暗驚！

鄭三白帶着他六姓家臣的部屬如池如雁等另外還有幾個他們的子弟。

田蕙仙與蘇立三帶着他們的女兒蘇麗貞。另外則是田旭東帶着兩三個手下。凡是他的死仇大敵，差不多全集中了。

獨孤雲打點了一下四週的形勢，發現自己已身入重圍，不過他心中倒沒有甚麼畏懼之感，哈哈一笑道：「你們到的人還真不少，舊雨新知：……」鄭三白怒聲叫道：「獨孤雲！你別裝傻了，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獨孤雲微微一笑道：「在你們重重的包圍中，我有話也說不出來，而且從各位對我的態度上看，我縱有生花妙舌，恐怕也無法說動你們不殺死我！」

鄭三白厲聲叫道：「你明白就好，現在我給你一個選擇就死的機會，是你自己橫劍自刎呢，還是要我們動手……」

獨孤雲仍是含笑道：「你這題目出得太難了，橫劍自刎我怕麻煩，你們動手，只怕你們能力太差，殺不死我，反而賠上一命！」

鄭三白憤然怒叱道：「賤奴！你還敢油嘴滑舌……」獨孤雲哈哈大笑道：「今日之局，我想免一死怕是千難萬難，反正免不了，我爲甚麼不死得輕鬆一點，麗貞！你說對嗎，我死得像個英雄，也可以多增你一分懷念的追思！」

蘇麗貞銀牙緊咬，田蕙仙已忍不住撲了上來叫道：「惡賊！你把我女兒欺負够了，還敢說風涼話，今天我看你用甚麼方法躲開我的劍下！」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兩期完短篇小說—

金鎖奇緣

·文采風·

一

湖風怒吼，大雪飄飛，胡蘆山上，却有兩個老者在作殊死鬥。湖風吹得他們的衣袂獵獵作响，雪花洒得他們滿頭滿臉。但是，這一切他們都不管，只是全神地貫注在拼鬥之中。

這兩個老者，都已經滿髮皆白，看年齡總在六十以上了。其中一個，所使用的是一把寒光四射的寶劍，國字臉，直樑鼻，額高眉粗，眼大口濶，而且身材異常高大，所以看起來有如天神一般，十分威猛。手中一把寶劍，更是使得好比游龍一般，矯捷無比。每一招發出，都有奔雷閃電之概。

另一個老者却是生得中等身材，五官清秀，飄逸出塵。他所使的是一根長可二尺的鐵笛，烏光流轉，笛身沉重，顯見也非凡品。同時，他所使出的一套招式，兼有劍、戟、刀、槍之長，砍、劈、點、戳，無所不包。攻守進退之間，也有穿雲裂石之勢。

由於兩人都是當世一等一的武林高手，所以這一場拼鬥下來，其激烈、驚險之處，確是世所罕睹。如此劇鬥了約有個多時辰，兩人至少比了三百多招，兀自不分勝負，那持笛老者忽然虛幌一招，縱身躍出圈外，撫笛冷笑道：「石君雄，二十年來，我以為你修成了什麼奇功絕藝，原來也和當年差不了多少，難為你敢出來玩世，哈哈！」

持劍的老者聽了這話，不禁捋鬚大笑道：「羅志遠，你以為石某技僅止此嗎？哈哈！你上當了，剛才石某不過想試一試你二十年來的進境如何而已，假如石某施出真功夫的話，十招之內，管教你濺血劍下，你信不信？」

持笛老者重重地哼了一聲，冷笑道：「好大的口氣，如果在十招之內，羅某真個輸給你一招半式，這顆頭顱，雙手奉送。」

原來那持劍的高大威猛老者，正是當今江湖上的泰山北斗人物，姓石名君雄，綽號凌霄劍客。那持笛的清秀老者，也是江湖上的頂尖高手，姓羅名志遠，綽號鐵笛秀才。這個人，在當今江湖上，可謂無人不識。

再說石君雄聽了羅志遠的話之後，立時臉容一肅，殺氣陡生，沉聲說道：「這個自然，石某今天找上葫蘆山，並非僅僅為了試試你的武功進境，而是要取你性命，替我義弟夫婦復仇，你如果敗在石某劍下，當然得割下頭顱了。」

羅志遠聽了這話，似乎揭動了他的瘡疤，只見他立時面色陡變，怪吼一聲，揮動手中鐵笛，猛向石君雄撲了過來，並道：「好，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看招！」聲未完而招已到，手中鐵笛，宛若一條黑龍一般，帶起一蓬烏光，疾向石君雄胸前五大要穴點去。

石君雄冷笑一聲，見狀身形不進不退，穩立原地不動，待等對方鐵笛點至胸前不足五寸時，才陡地大喝一聲，手中寶劍飛快地使出一招「萬紫千紅」，但見一朵桌面也似大的劍花，迎着對方的笛招猛攻而去。劍花撒開的範圍，遠比對方一招五式的笛招為廣，不但完全封死了對方的攻勢，而且還有反攻的招數。如果羅志遠不收招後退或變招迎敵，一招之間便得

血濺當場。

這一招無論在招式和功力上，都遠比剛才那一場比鬥中的任何一招更爲高超，難怪石君雄說他的眞功夫還沒有施出了。所以，羅志遠一見之下，立時面色大變，當堂收招急退。石君雄大笑道：「怎麼樣？你實怕了嗎？」說着，揮劍再進，一式「繁花似錦」使出，但見劍尖亂顫，帶起十數朶碗口也似大的劍花，疾向羅志遠全身上下洒去。其快如風，其密如雨，其勁如箭。端的是奇奥難測，舉世無儔，迥非適才招式可比。

羅志遠目睹這一招攻來，根本不知如何解拆，只得胡亂發出一招，稍緩對方的來勢，跟着身形一聳，再度湧身向後急退。但是，石君雄旣然存制他死命，自然不肯放鬆，因此見狀之下，立時揮劍追擊。「牡丹綠葉」「鐵樹開花」「桃李爭春」「三招絕學接連施出，而羅志遠的身形也共退了三丈遠近。

到底他是一個成名人物，一退再退自感臉上無光，所以就在石君雄一連施出五招前古劍學「百花神劍」之後，羅志遠老羞成怒，奮起迎戰，不再後退。但是，百花劍法，天下無敵，羅志遠縱然是武林名宿，也難與這種蓋世絕學抗衡。所以，就在第十招上，被石君雄施出的「百花齊放」這一招，在他的兩肩和腹中連刺了三劍，當堂倒地不起，鮮血流了滿地。

石君雄長嘯一聲，正想上前把羅志遠的首級梟下，忽然聽得身後有一焦急聲音大喝道：「劍下留人！」石君雄霍然轉身，看見十數丈外，有一葛衣少年如飛奔來，只得暫時停下手來，看這少年有何話說。

這少年大約二十歲左右，生得英俊挺拔，高大而不失清秀，威武而不失温文，石君雄不由得暗中喝一聲采。只見這少年來到倒地不起的羅志遠身旁之後，立刻跪下地來，緊緊抱着羅志遠的肩膀，一面搖撼，一面哭叫道：「師父，師父，你傷得怎樣？」羅志遠的雙目本已合上，經這少年一陣搖撼哭叫，又再微微睜開了一條小縫，望着這少年，以幾乎不可聞的微弱聲調說道：「報……報……仇……」只說了三個字，便雙目一閉，眞正死了過去。

那少年名叫凌雲飛，是個棄兒，兩歲時被一獵戶在門口發覺，於是收爲義子。由於這獵戶姓凌，便把他改名爲凌雲飛。及至凌雲飛四歲時，鐵笛

秀才羅遠剛好志打他們門前經過，發現凌雲飛資質奇怪，意欲收他爲徒，遂與獵戶商量。獵戶見羅志遠生得一表人材，是個有德長者，爲了凌雲飛的前途，便答應了他的要求。羅志遠便把凌雲飛帶回葫蘆山，予以文才、武功兩方面的教養。轉瞬十六年過去，凌雲飛又長大成人，而就在此時，羅志遠也在石君雄的劍下，一命歸陰了。

想起十六年來的教養之勞，凌雲飛不由得撫着師父的屍體失聲大慟。好一會，才勉強收住眼淚，拾起跌在羅志遠屍體附近的鐵笛，站起身來，咬牙切齒地指着石君雄喝道：「老賊，你殺我師父，今天我凌雲飛也要殺你爲師報仇！」說罷，手中鐵笛一揮，就待向石君雄撲去。

豈料石君雄卻急忙搖手阻止道：「且慢！石某之殺死令師，是有着堂堂正正道理的，你願意聽聽嗎？」凌雲飛雖然年青，但與生俱來的性格是沉實穩健，做事絕不急躁冒進。所以聽了石君雄的話之後，還是壓下心中的怒氣，冷然道：「好，你且說來聽聽！」

石君雄於是抬目望着天上漫天飛舞的雪花，好似要鎮定自己情緒，也像是在整理自己的話頭，好一會，才把目光移回凌雲飛的臉上，緩緩說道：「二十年前，羅志遠爲了奪愛，竟然下毒害死了老夫的結義兄弟留仙島主尙書萍。尙書萍的夫人雖然不懂武功，但卻是個貞烈無比的女子，誓死不肯改嫁羅志遠這個殺夫仇人。羅志遠獸性大發，欲施強暴。尙夫人便袖出一劍，朝自己的心窩猛刺了下去。剛好在這個時候，老夫趕了上來，羅志遠自知事敗，抽身便走。老夫救人心切，也不去追他。及至扶起尙夫人一看，那把利劍竟已深深插進了她的心房，眼見無法可治了，她匆匆寫下一封血書，交給老夫，便雙目一合，追隨其夫於九泉之下。你想，羅志遠無故殺了兩人，老夫今天僅要他一命相抵，難道還不應該嗎？」

凌雲飛不相信他師父會是一個奪愛殺人的武林敗類，因此雙目神光暴射，抗聲說道：「胡說，我師父是個德高望重的武林名宿，怎會幹出這等喪行敗德的勾當！你這是含血噴人。」石君雄依然平靜地道：「你不相信，儘可到江湖上去細查。到你查明眞相時，如果仍然要找老夫報仇，則老夫一定成全你。」說罷，一個轉身，向山下飛縱而去。

凌雲飛將信將疑，沉吟了一會，終於決定先把眞相弄明，然後慢慢報仇不遲。但是，他忽然想起忘了詢問這老者的姓名，將來人海茫茫，何處去找他？可惜，石君雄的身形已經隱沒在葫蘆山下，再也問他不到了。凌雲飛無法，只得恨恨地跺了跺腳，回身去埋葬他師父的遺體去了。當他一切弄妥之後，已是午時時分，大雪也逐漸停止了，只有少少幾片雪花，仍在空中飄飛。

二

洛陽城外，一條荒涼偏僻的小路上，一個背負鐵笛，英俊挺拔的少年正在緩緩獨行，只見他一面行走，一面低頭沉思，顯得有點心神不屬，而且雙眉深鎖，臉有憂色，好像有着滿懷心事一般。

這個少年就是凌雲飛。一月前他聽了石君雄的一番話之後，縱不致完全入信，但心中也存了一個疑念。因此暗中下了一個決定，一定要把眞相查明之後，再找石君雄報仇。這正是他性格的沉實穩健之處。他這次之下山，就是爲了四處打聽他師父鐵笛秀才羅志遠以及東海留仙島主尙書萍二人的恩恩怨怨。他這樣做，還存了一個替師父洗刷罪名的念頭。因爲十六年來，他師父對他都非常愛護，在一貫的言行上，也表現了泱泱的仁者之風，基本上他是不相信他師父會作出殺人奪愛這等敗行喪德之事的。可是石君雄卻又說得鑿鑿有據，最低限度，石君雄本人已認定了他師父是個喪德敗行的該殺之人，所以他非得把眞相查明，替師父把罪名洗脫不可。

由於他心中老是想着這個問題，所以他究竟走到什麼地方去了，也完全不知。正行間，突然有兩個大漢，不知打那裏鑽了出來，攔在他的面前，其中一個更開口大喝道：「好小子，你難道瞎了狗眼嗎？這個地方也敢闖進來？」凌雲飛被罵得一頭霧水，不禁愕然止步，抬頭一看，發覺自己來到一座殘舊的山神廟之前，那兩個兇神惡煞也似的大漢，想是從廟裏走出來的。當下茫然問道：「這是什麼地方？」還是剛才那大漢喝道：「好賊子，看你面生得很，想必是踩盤子來的了。」接着向旁邊另一大漢喝說：「老周，動手，先把他宰了再說！」說罷，倏地拔出背後的砍山刀，便沒頭沒腦地向凌雲飛砍了過去。

凌雲飛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如此蠻不講理的人，但他却不願與他們一般見識，當下急忙向後退了三步，同時雙手亂搖，說道：「且慢，我只是一個過路之人，也沒犯着你們什麼，為什麼你們要動手殺人？」

那大漢睜眉突眼地喝道：「告訴你，這裏是咱們金蛇幫的重地，你這臭小子竟敢闖進本幫禁區，還不該殺嗎？」凌雲飛剛入江湖未足一月，對於這個金蛇幫一無所聞，否則，無論如何他是不會招惹這個惡名昭著的金蛇幫的。

原來金蛇幫是當今江湖上一個勢力極其龐大的幫會，金蛇幫主西門豹，固然功力高絕，就是幫中十大長老，也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幫內徒衆，更是遍佈中原數省。他們幹的都是打家刼舍、殺人放火之事。其種種作為，早已激起了武林公憤，只是他們勢雄力厚，各武林俠士一時未敢輕捋虎鬚而已。

凌雲飛既然不知金蛇幫的底細，心裏自然全無懼意，所以當他聽了那大漢的責罵之後，不禁惱怒起來，斥道：「胡說，這裏原是平陽地面，人人可以通行，怎麼會是你們的禁區！假如有人從此經過，你們便把人殺了，試問這樣還成什麼世界？」

那大漢見他居然不知死活，頂起嘴來，不由越發暴怒，於是向同伴招呼道：「老周，這狗小子太可惡了，咱們一起上，殺了他再說！」說罷，兩人便揮起大刀，一齊向凌雲飛撲了過去。

凌雲飛此時也已心頭有氣，見狀不再多言，伸手拔出背後的鐵笛，與他們大戰起來。豈料這兩個大漢的嘴皮子功夫雖然厲害，手底下的功夫可不濟，不到三個照面，已被凌雲飛把他們的大刀雙雙擊落地上。

這一下，兩個大漢喪胆了，只見他們大喝一聲「扯呼」，便四足抹油地急急向廟內如飛逃去。凌雲飛雖然不殺這兩人，但好奇心起，却想進入廟內查查這個金蛇幫的重地有什麼秘密，於是舉步向這座山神廟走去。豈料正當他走近廟門口之時，廟門忽然大開，十個五十上下年紀的老者，魚貫地走了出來，身後還跟了為數不下五十餘的精壯大漢。這十個老者出得廟來，立刻團團地把凌雲飛圍在中間，個個都對他怒目而視。

這種變故，也是凌雲飛所預料不及的，因此他愕然瞪視着這十個老者，問道：「你們這是幹什麼？在下從來沒有得罪過你們，你們為什麼要把在下圍起來？」這十個老者却無一人開口，只是冷冷地盯着他。凌雲飛逐個地審視着他們，發覺他們每一個人由頭至踵，似乎都散發出一種陰森可怖之氣，尤其是他們的目光，更是冷酷陰狠，沒有絲毫人性，因此不由打心底泛起陣陣寒意。

突然，其中一個老者從喉嚨中吐出一個陰冷得足以令人毛骨為之悚然的「殺」字。接着，十件兵刃，便如驟雨突然下降一般，一起襲到了凌雲飛的身上。凌雲飛雖然心底生寒，但神態却依然十分鎮定。所以一見對方發難，立刻揮動手中鐵笛，但見一蓬烏黑光芒捲地而生，居然把十件兵刃都完全封出了門外。

那十個老者個個神色木然，根本不以凌雲飛一招能封住他們十件兵刃而有絲毫變化。因此一招不行，二招又發，十件兵刃再度向凌雲飛身上攻去。凌雲飛清叱一聲，手中鐵笛滴溜溜地在身外劃了一個圓圈，跟着身形冲天而起，直向包圍圈外飛縱而去。在他之意，是打算脫出了重圍再說。豈料這十個老者正是金蛇幫的十大長老，個個都有一身超凡武功。他們一見凌雲飛身形縱起半空，立刻齊齊展動身形，跟踪追了過去，當凌雲飛的身形在三丈過外落下地上之後，剛好又被這十個老者圍在當中。

到了這個時候，凌雲飛縱是泥人，也有三分怒氣，只見他怒目環顧了這十個老者一遍，立刻暴叱一聲，展動手中鐵笛，沒命似地攻了過去。那十個老者自然也不客氣，舉起手中十件兵刃，與凌雲飛大戰起來。

這一戰，眞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這十個老者，個個的武功都不在凌雲飛之下，如今以十對一，凌雲飛所處的險境如何，可想而知了。所以不到十個回合，凌雲飛已經岌岌可危，再過十個回合，他身上已受了至少五處的外傷，全身都被鮮血染滿了。可以預見，至多再過十招，他必定無法倖免。

果然，凌雲飛身上紅艷艷的鮮血，似乎更刺激起金蛇幫十大長老的殺氣，只見他們的招式越來越使得瘋狂毒辣，十件兵刃無時或離凌雲飛的生死大穴。因此，打到第二十五個回合時，凌雲飛的肩上、臂上，又受了兩處不輕的傷。雖然他仍然在奮勇迎戰，但身形步法，已經呆滯了很多，這

非開始時的靈活了。戰到第三十個回合時，金蛇幫十大長老驀然一齊暴叱了一聲，十件兵刃以狂風掃落葉之勢，猛向凌雲飛身上一起狂攻了過去。

這是他們的全力一擊，存心要凌雲飛一招喪生。因此不論所用的力道和招式，都是威猛，狠辣之極。凌雲飛以受傷之身，勢難抵擋得住，但他不甘白白犧牲，因此完全放棄抵禦，覷準其中一個老者，猛然一笛點了出去，希望以自己一命換取敵人一命。

兩下裏的來勢都是快極，根本沒有緩手的餘地。也就是說，凌雲飛一命，固然是完定了，但對方一個老者，也勢非被凌雲飛一笛點死不可。

眼看十件兵刃已離凌雲飛身前不足五寸，轉眼間大好一個青年人便得變為肉泥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驀然自山神廟的瓦面上，冲天拔起一條纖細的紫色人影，直向鬥場急射而下。人未至劍先發，但見一道霞光如靈蛇般暴伸而出，劍芒所及，足有七、八尺長，直向金蛇幫十大長老的十件兵刃急劃而去，只聽一連串「嗤！嗤！」暴响，十件兵刃就在堪堪觸到凌雲飛身上之前，無一倖免地被這突如其來的劍芒削為兩截。當堂駭得他們急忙湧身向後禁退，也因此，凌雲飛固然逃得一死，他所點出的鐵笛，也落了空，沒有傷着敵人。

這一切，直如電光石火一般，其變化之快，簡直使人意料不到。當凌雲飛定過神來，舉目向前望去時，忽然眼前陡地為之一亮，原來他面前五尺左右，背對着他站着一個身材窈窕無比的紫衣女郎。此時她正在面向着金蛇幫十大長老申斥道：「金蛇幫不愧是武林敗類，你們十大長老居然聯手對付一個少年人，難道你們連一點臉也不要了嗎？告訴你們，有本姑娘在，不到你們橫行霸道，如果不服，即管上來一試！」

其實，那裏還用再試！剛才她一劍便削斷了金蛇幫十大長老的十件兵刃，他所持的固然是一柄千古神劍，但如非武功通神，也不能做得如此乾淨俐落。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金蛇幫十大長老個個都是久走江湖之輩，見多識廣，一見這位姑娘的身手，便知今天是敗定了，何況十件兵刃都被削斷了拿什麼與人家比鬥？所以十個人只是無比怨毒，陰寒地深深凝視了那姑娘一會，便一言不發地，一齊轉身而走，離開了這個山神廟。

那姑娘也不去追趕，只是冷哼一聲，便轉過身來，朝凌雲飛望去。她這一回身，當堂又使凌雲飛眼前為之一亮，因為這個姑娘的年紀至多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美勝春花，嬌妍楊柳，明艷得使人望之而感目眩。女郎見凌雲飛全身浴血，不由低呼一聲，道：「你……你傷得可不輕啊！」，雲飛低頭瞧了瞧自己那鮮血淋漓的全身，一絲莫名其妙的自慚形穢之感驀地襲上心頭。心想：人家這麼年輕的一個姑娘，不僅生得美勝仙姬，而且藝擬天人。可是，自己呢？不但粗俗笨拙，武功更是卑微之極，才一下山，便險險死在敵人手中，今後還說什麼闖蕩江湖、行俠仗義？還說什麼查明真相，替師復仇？想到這裏，不禁當堂心灰意冷起來。

那女郎見他低着頭沉吟不語，臉上神色倏紅倏白，却對本身的傷勢全不理會，任令鮮血汩汩而流，因此忍不住上前兩步，說道：「你……你的傷勢可不輕呢，讓我替你包紮包紮吧！」凌雲飛聽了這話，不由霍然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急急抬頭搖手道：「不，不！剛才的救命大恩在下尚未謝過，怎好再勞姑娘玉手！」說着，竟然向後連退了三步。

豈料由於他的傷勢太重，又經過了一場惡戰，鮮血與精力都消耗了不少，因此這一後退，當堂使他站立不穩，「砰」地一聲，跌倒地上。那紫衣女郎見狀，急急走上前去，俯視凌雲飛的傷勢。發覺他雖是跌倒地上，但並無昏迷過去，不過身上却至少有七、八處創傷，尤幸這只是皮肉外傷，內腑全未波及。她不管什麼男女授受不親，也不理凌雲飛願不願意，迅速地把他的外衣撕了下來，然後自囊中掏出一個粉紅色小瓶，把一大瓶粉紅色藥末，完全倒在凌雲飛的各個傷口之上。

她這種藥末不知用什麼靈藥製成，簡直比仙丹還有靈驗，一經敷上傷處立刻止血，凌雲飛更是感到陣陣涼氣，直透心田，身體上所有疼痛之感頓時完全消失。所以當那女郎把藥瓶重新收好之後，他已能掙扎着站了起來，同時拱手向女郎謝道：「姑娘救命療傷之德，在下沒齒不忘，以後當徐圖補報，就此別過，後會有期。」說能，轉身向前蹣跚地走去。

紫衣姑娘料不到他竟然如此鐵石心腸，說走就走，甚至連姓名也不顧互相通報。不知怎地，凌雲飛表現得越是冷漠，她心中似乎越是產生一種奇妙的感覺。因為，自從她出道江湖以來，所遇到的青年男子，幾乎沒有

一個不是一見了她就立刻被她的武功與容貌所吸引住的，也沒有一個不甘心拜伏在她的石榴裙下，任她驅役呼喚。唯是她始終沒把他們之中任何一個放在心上，有時悶了，只把他們呼來喝去，作弄一番。

豈料凌雲飛却完全不是這種人，他不但不爲她的容貌所迷，甚至好似根本蔑視她的存在一般，即使她救了他的命，醫了他的傷，他也僅僅道謝一聲，便冷漠地轉身而去。這種青年男子她是從沒見過的，因此不禁引起她的好奇心，也大大地挫傷了她的自尊心。只見她微微一咬牙，便縱身追了上去，攔在凌雲飛的面前，對他道：「你的傷勢還沒有好，假如再遇到金蛇幫的人時怎麼辦？」

紫衣女郎這一番話原本出於好意，但凌雲飛聽來却是不大順耳，因爲這就好像說他的武功低微，不是金蛇幫的敵手一般。但他爲人甚有修養，喜怒不形於色，只是朗聲答道：「這個不勞姑娘躭心，大丈夫闖蕩江湖，那裏顧慮得這麼多！」紫衣女郎根本不懂他話中的含意，因此又道：「雖然如此，但你傷勢未愈，何不與我一起行走，待傷勢復原之後，再作打算！」

這等於是要他托庇於一個女流之輩，對於像凌雲飛這樣的人來說，簡直是一種侮辱，因此他目射精光地瞪視了紫衣女郎一眼，斥責之言就待冲口而出，但不知他是有感於她的救命之恩，還是感於她的美麗容貌，只見他迅即又低下頭來，冷冷地道：「在下武功雖然低微，但還可以自我照顧，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領了。」說完，便加快步子，從紫衣女郎身傍走了過去。

對於這紫衣女郎來說，更是大大有損她的自尊。因爲她是完全出於一番好心好意的，而且還是低聲下氣的向他挽留。然而，她所得到的仍然是冷漠的拒絕。因此一時之間，她氣的幾乎流出眼淚來。但當她看到凌雲飛那英俊挺拔，堅毅昂然的背影時，胸中一口怒氣不期然地又消散了一大半，同時忍不住遙遙地嬌呼道：「你等一等！」說着，又追了上去，攔在凌雲飛的面前，秀目微紅地問道：「我想問你一聲，你爲什麼不願與我同行，是不是討厭我？」凌雲飛瞬目直視着她道：「我不是討厭你，只是你的武功太高，我的武功太低了，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豈能托庇於一個女子的卵翼之下？」說罷，又欲閃身而過。但紫衣女郎伸手攔住她，咬一咬銀牙，又道：「那麼，你叫什麼名字，總可告訴我吧？」凌雲飛依然直視着她，朗聲道：「在下名叫凌雲飛。」紫衣女郎見他自報了姓名就算，而不反問自己的姓名，這說明了他根本不想知道自己是誰。這對一個女子，特別是像紫衣女郎這樣心高氣傲的女子來說，簡直比刺了她一刀還要難過。但是他不問就是不問，總不能強迫他來問你。沒有辦法，紫衣女郎只得再度低頭，用一種微帶哽咽的聲調，幽怨地低聲說道：「我叫梅雁秋，你……你不可忘了！」說完，急急回身飛奔而去。隱隱似有輕微的抽咽之聲遙遙傳來。

被這紫衣女郎一番糾纏，凌雲飛的一副冷傲心腸，也弄得紛紛亂亂，他雖然仍是毫不回顧地筆直向前走去，但神情却顯得有點惘然。直至過了整整五天時間，身上的創傷完全復原了，心境才再度平靜下來，於是集中精神，繼續着手進行他的工作。

三

杭州城內，西湖之畔，矗立着一座四層高的大樓，樓外紅牆綠瓦，樓內畫棟雕樑，建築得堂堂華麗，美奐美倫。這就是杭州城內最有名的酒樓「醉湖居」。這時正是初春季節，綠柳初垂，百花甫艷，整個西湖，換上了一襲新裝，使得這座醉湖居平添了一片春色。

凌雲飛自下江湖，歷時數月，依然一事無成，於是輾轉來到了杭州，他的師父鐵笛秀才羅志遠，是一個善飲之人，因此他也練成了極好的酒量。

既到杭城，自然離不了上醉湖居買醉。這天正午時分，他獨自上得樓來，只見樓上酒客已坐得密密麻麻，再無空席。這是因爲春天初臨，酒客們都趕着上來把盞欣賞闊別了整整一年的春光之故。他在樓上轉了一圈，看看確是座無虛席了，於是便想下樓而去，忽然，靠近湖邊一個臨窗座頭上，有人向他招呼道：「這位兄台既有雅興，請移駕與小弟共席如何？」

凌雲飛張目一看，發覺招呼自己的，是一個比自己更年青的白衣少年，相貌固然生得風流俊雅，態度更是文質彬彬，此際含笑迎人，直如臨風玉樹一般，心裏不禁先對他生出了無限好感。當下走上前來，拱手謝道：「荷蒙兄台寵召，恭敬不如從命，小弟告罪了！」說着，便在白衣少年對面一張空椅子上坐了下來。

白衣少年見他如此爽快，心裏似是十分歡喜，因此含笑說道：「如果兄台不棄，這個東道就由小弟充當如何？」

凌雲飛連忙謙遜道：「這怎麼敢當？既承兄台讓座在前，這個東道還是由小弟來做較為合適。」白衣少年道：「兄台不必客氣了，就此一言為定。」

說着便招手叫店小二過來，點了十多樣下酒小菜，要了幾斤白酒。不一會，酒菜送了上來，白衣少年替凌雲飛斟了滿滿一杯，又替自己斟了，然後問道：「小弟還沒有請教兄台高姓大名呢！」凌雲飛道：「小弟名叫凌雲飛，兄台呢？」白衣少年道：「原來是凌兄，失敬，失敬！小弟姓木名佳禾。」

說着，兩人便開懷暢飲起來。這木姓少年看似文質彬彬，原來文方武功，都是全能，因此談風之健，見識之廣，使得這個文武兼修的凌雲飛，也不禁大為嘆服，自愧不如。由於他們兩人都是一般年紀，而且志氣相投，所以越說越投機，酒也越喝越多，原來在酒量上，木姓少年也不在凌雲飛之下。

兩人一直在醉湖居上喝了足足兩個時辰，彼此都有七分酒意了，這才結賬下樓而去。他們來到湖邊，看見湖中花艇穿梭，歌聲盈耳，不由動了遊興，於是便租了一艘花艇，着船娘搖到湖中去。身在湖中，船身幌動，使人有飄飄欲仙之感，加以清風徐來，花香陣陣，兩人一時襟懷大開，不由齊聲唱起蘇東坡的「大江東去」赤壁懷古詞來。兩人遊遊唱唱，談談說說，直至深夜，仍不思歸。

豈料正當他們玩得高興之際，驀然有一道銀光向船艙之內疾射而至。木佳禾眼尖，急忙伸手一抄，把暗器接住，跟着兩手一按船板，身形如已飛射出船頭。

（未完）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著稱於時，前為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

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劍磨情

即將在本刊連載

希注意刊載日期

【前文提要】虛竹重返少林，適少林發生大事，被罰往菜園種菜。那管菜園的緣根和尚甚是勢利，見虛竹長得白白胖胖，心存嫉妒。盤問虛竹罰到菜園，是否是犯戒吃了葷腥。

鳩摩智現身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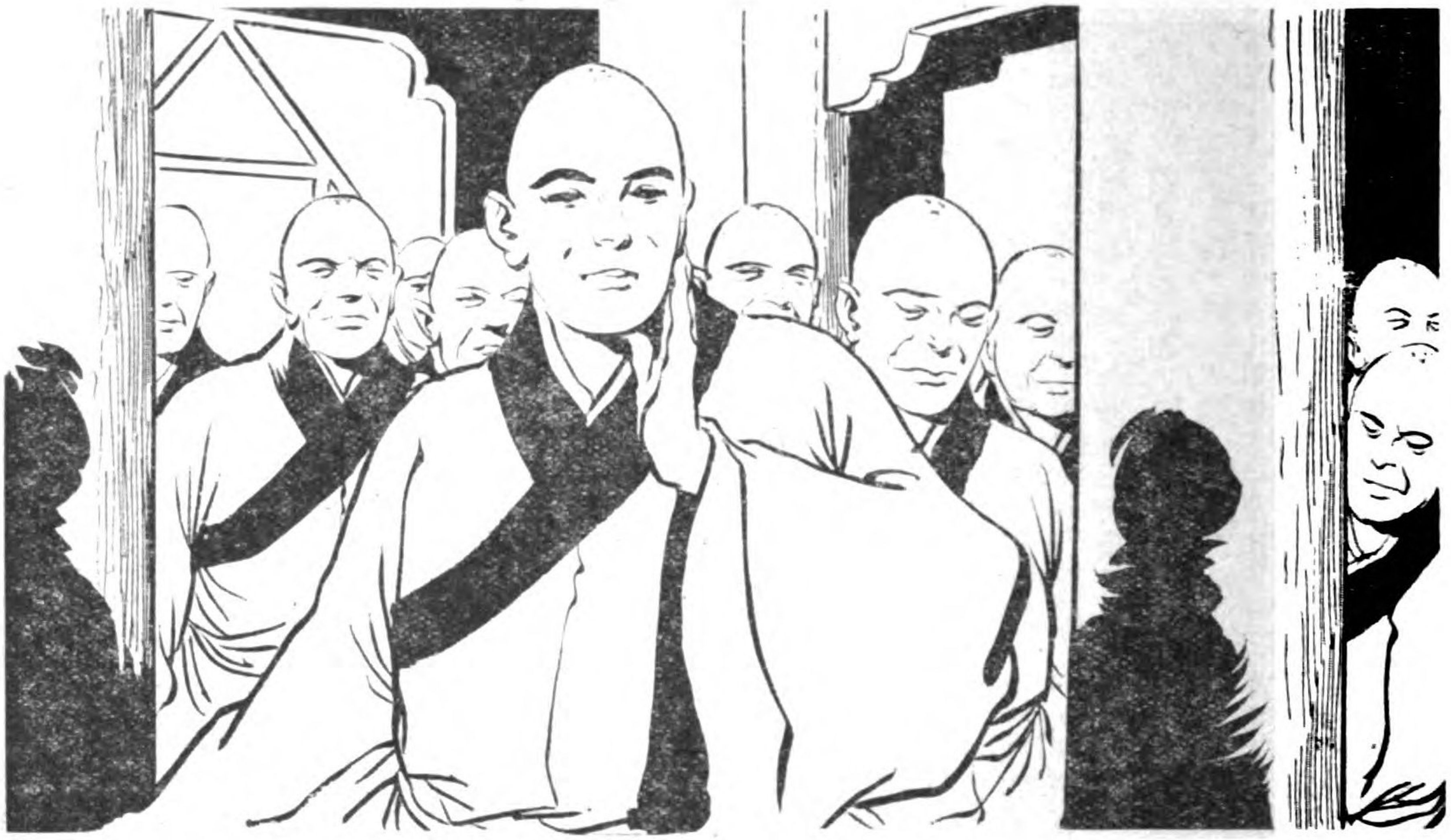
只聽得龍猛大師咳嗽一聲，說道：「三位意下若何？」道清大師道：「適才波羅星師兄所使的三招，第一招似乎是『般若掌法』中的『天衣無縫』；第二招似乎是『摩訶指』的『以逸待勞』；第三招似乎是『大金剛拳』中的『七星聚會』。」神光上人接口道：「哈哈，中土佛門果然受惠於天竺佛國不淺。當年達摩祖師挾天竺武技東來，建立少林寶剎，天竺武技流傳至今，少林高僧的出手，居然和天竺高僧的天竺武功若合符節，實乃可喜可賀。」

他這麼一說，少林羣僧不由得均有怒色。要知適才波羅星矢口不認偷看過少林寺的武功秘錄，那中年僧人法名玄生，乃是玄慈的師弟，武功既高，性情亦復剛猛，突然間出其不意的向波羅星襲擊。他事先盤算已定，所用招數以及招呼的的部位，逼得波羅星非分別以般若掌，摩訶指，以及大金剛拳中的三招來拆解不可。倘若波羅星從未學過，當然另有本門功夫拆解，但新學乍練，這些時日心中所想，手上所習，定然都是少林派功夫，倉卒之際不及細想，順手定會以這三招最方便的招數應付。不料神光強辭奪理，反說是天竺武技。

但少林的武功源自達摩祖師。達摩是天竺僧人，梁朝時自天竺東來，與梁武帝講論佛法，話不投機，於是駐錫少林，傳下禪宗心法與絕世武功，那也是天下皆知之事。神光上人機變絕倫，一口咬定少林派的武功般若掌、摩訶指、與大金剛拳係從天竺傳來，那麼波羅星會使這三種武功便毫不希奇，決不能因此而證明他曾偷看過少林寺的武功秘錄。

玄慈方丈說道：「本寺佛法與武功，都是傳自達摩祖師，那是一點不假。受於天竺，還於天竺，原是合情合理之事。波羅星師兄若是明言相求，本寺原可將達摩祖師遺下的經文，恭錄以贈。但這般若掌創於本寺第八代方丈元元大師，摩訶指係一位本寺掛單四十年的八指頭陀所創，那大金剛拳法，乃是本寺第十一代通字輩的六位高僧，窮三十六年之功，共同鑽研而成。此三門全係中土武功，與天竺一派以意御氣，以氣御力的功夫截然不同。衆位師兄都是武學高人，其中差別一望而知，原不必老衲多所饒舌。」

龍猛大師，融智大師均覺玄慈之言不錯，齊聲向神光上人道：「師兄，你意下如何？」神光上人微微一笑，道：「這是少林方丈的一面之辭，據小僧所知，卻又不同。日前哲羅星師兄與小僧講論天竺中土武功異同之時，也曾提到般若掌，摩訶指，和大金剛拳的招數。他說那一拍『天衣無縫』，梵文叫做『阿品斯尼卓爾』，右掌力微而實，左掌力沉而虛，虛實交互爲用，敵人不察，極易上當。方丈師兄，哲羅星師兄這句話，不知對也不對？」玄慈臉上黃氣一閃而過，說道



：「師兄眼光敏銳，佩服佩服。」原來神光人既聰明，識見又高，只見到波羅星和玄生對了那一掌，便瞧出了「天衣無縫」這招中的精義所在，假言聞之於哲羅星，總之是要證明此乃天竺武學。他自見波羅星與玄生對拆三招之後，更是心癢難搔，對少林武功又增了幾分嚮慕之情，心下只想：「少林寺這些和尙，都是飯桶，上輩傳下來這麼高明武學，只怕領悟到的還不到三分。只要讓我好好的鑽研一番，那還不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麼？」玄慈自已也知他這番話，乃是適才見了波羅星的招數而發，什麼哲羅星早就跟他說過云云，全是欺人之言，但他一瞥之間，便識破了這高深掌法中所隱藏的秘奧，此人天份之高，眼力之利，確是世所罕見。他微一沉吟，便道：「玄生師弟，煩你到藏經閣去，將記載這三門武功的經籍，取來讓幾位師兄一觀。」玄生道：「是！」帶同四名弟子，出殿而去，過不多時，便即取了來，交了給玄慈。大雄寶殿和藏經閣相距幾達三哩，玄生在片刻間便將經書取到，身手敏捷之極。外人不知內情，倒也不以為異，少林本寺僧衆，却無不暗自讚嘆。

那三部經書紙質黃中發黑，顯是年代久遠。玄慈將經書放在桌之上，說道：「衆位師兄請看，三部經書中各自敘明創功的經歷。衆位師兄便不信老衲的話，難道少林寺上代方丈元元大師這等高僧碩德，也會作無恥之行，說謊話騙人麼？」他最後這句話，暗中將神光損了一下。神光裝作不知，將「般若掌法」取了過來，一頁頁的翻閱下去。龍猛大師便取閱「摩訶指秘要」，道清大師取閱「大金剛拳神功」。龍猛、道清二人只隨意看了看序文、跋記，便交給覺賢、融智二位。這四位高僧均覺一來這是少林派的武功秘本，自己是別派高手名宿，身份有關，不便窺探人家的隱秘；二來玄慈大師是一代高僧，既如此說，自然決無虛假，若是詳加審閱，不免有見疑之意，禮貌上頗為不敬。

神光上人却是認眞之極，一頁頁的慢慢翻閱，顯是在專心找其中的破綻疑竇，要拿來反駁玄慈。一時大殿上除了衆人輕微的呼吸之外，便是書頁的翻動之聲。

少林羣僧注視神光上人的臉色，想知道他是否能在這三本古籍之中找到甚麼根據，作為強辯之資，但見他神色木然，既無喜悅之意，亦無失望之情。眼見他一頁頁的慢慢翻完，合上了最後一本的「摩訶指訣」，雙手捧着，還給了玄慈方丈，閉眼冥想，一言不發。

玄慈見他這模樣，倒是頗為莫測高深，過了好一會，神光上人張開眼來，向哲羅星道：「師兄，那日你將般若掌的要訣唸給我聽，我記得梵語是：因苦乃羅，斷不爾甘兒星，柯羅波基斯坦

，兵那斯尼，伐爾不坦羅……譯成華語，那是：『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如何攝伏，乃是練般若掌內之第一要義』，是這幾句話麼？」哲羅星一怔之間，已明其理，說道：「是啊，師兄譯得甚是精當。』少林衆高僧面面相覷，無不失色，輩份較低之衆僧却都側耳傾聽。

神光上人又嘰哩咕嚕說了一大篇梵語，又道：「這幾句話譯成華語，想必如此：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般若掌內功之要道也。」哲羅星道：「正是，正是！那日小僧與師兄在五台山清涼寺談佛法，論武功，所說我天竺佛門般若掌的內功要訣，確是如此。」神光上人道：「那日師兄所說的大金剛拳要旨，摩訶指的秘訣，小僧倒也還記。」說着又是滔滔不絕的背誦起來。

玄慈及少林衆高僧一個個面如死灰，原來神光上人所背誦的，一字不錯，正是那三部古籍中所記錄的要訣。誰也料不到此人居然有過目成誦的奇才，適才默默翻閱一過，竟將三部武學要籍都記了在心中，而且此人精通梵語，先將經訣譯成梵語，再依華語背誦，倒似眞的先有梵文，再有華文譯本一般。這麼一來，波羅星偷閱經書的罪名固然是洗刷得乾乾淨淨，而元元大師，八指頭陀等少林上輩高僧，反成了抄襲篡竊，欺世盜名之徒。這件事若是據理而爭，那神光伶牙利齒，未必辯他得過。玄慈心下氣惱之極，但一時却也想不出對付之策。

玄生忽又越衆而出，向哲羅星道：「大師，你說這般若掌、摩訶指、大金剛拳，都是本寺傳自天竺，大師自然精熟無比。此事是眞是假，極易明白，小僧要領大師這三門武功的高招，小僧所使招數，決不出這三門武功之外，大師下手指點時，也請以這三門武功爲限。」說着身形一晃，已站到了哲羅星的身前。玄慈暗叫：「慚愧！這法子甚是簡單，那番僧一出手眞僞立判，怎麼我竟是念不及此？」神光上人也是心中一凜：「這一着倒很厲害，哲羅星自然不會什麼般若掌，却教他如何應付？」哲羅星臉上神色尷尬，說道：「天竺武功，著名者約有三百六十門，小僧雖然約畧知其大要，却不能每一門皆精。據聞少林寺武功有七十二門絕技，請問師兄，是否七十二門絕技件件精通？若是小僧指定師兄施展七十二門絕技中的三項，師兄是否能允所請？」

這番話一說，玄生倒是怔住了，要知少林寺七十二門絕技，每一位高僧所會者最多不過五六門，倘若有人任意指定三門，要那一位高僧施展，那確是難以辦到之事。玄生自己精研武功，所知算是十分龐雜，但七十二門絕技，那會者亦不過六門而已。他正自尋思如何回答，突然外面一個清朗的聲音遠遠傳了進來，說道：「天竺大德，中土高僧，相聚少林寺講論武功，實乃盛事。小僧有緣，邂逅相遇，能做個不速之客，在旁聆聽雙方高見麼？」一字一句，清清楚楚的送入了入了各人耳中。

這聲音的來處，總是在山門之外，入耳如此清晰，却又中正平和，並不震人耳鼓，說話者內功之高之純，可想而知；而他身在遠處，居然得知大殿中的情景，豈不是練成了佛家內功最高境界之一的「天耳通」麼？玄慈微微一怔之際，便運內力說道：「既是佛門同道便請光臨。」又道：「玄鳴、玄石兩位師弟，請代我迎接嘉賓。」他最後這兩句話未便用內力，說得聲音甚輕。玄鳴、玄石二人躬身道：「是！」剛轉過身來，待要出殿，門外那人已道：「迎接是不敢當。素仰玄鳴大師精擅獅子吼神技，玄石大師破碑手天下無雙，得晤兩位少林高僧，實是不勝之喜。」他每說一句，聲音便近了數丈，剛說完「之喜」兩個字，大殿門口已出現了一位寶相莊嚴的中年僧人，雙手合什，臉露微笑，說道：「吐蕃國山僧鳩摩智，參見少林寺方丈。」

羣僧見到他顯露這番身手，已是驚異之極，待聽他自己報名爲鳩摩智，許多人都「哦」的一聲，道：「原來吐蕃國師大輪明王到了！」玄慈站起身來，搶上兩步，側身還禮，說道：「明王乃國君之師，遠來東土，實乃有緣。素仰國師公正明理，敝寺今日正有一事難以分剖，大駕光臨，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便請國師主持公道，代爲分辨是非。」說着便替神光，哲羅星師兄弟，龍猛等諸大師逐一引見了。哲羅星曾與鳩摩智見過，辛辛苦苦從游坦之身邊搶來的一部「易筋經」，也給他轉手奪了去，這時和他又再相見，心下既驚且懼，又是十分氣惱，知道此人武功遠在自己之

上，當玄慈引見之時，並不多言，只默默的行了一禮。鳩摩智朝他一笑，卻也不提舊事。

衆人相見罷，玄慈在正中設了一個座位，請鳩摩智就座，鳩摩智略一謙遜，便即坐了，這一來，他是坐在神光的上首。旁人倒也沒有甚麼，神光心中卻暗自不忿：「你這番僧裝神弄鬼，未必便有甚麼真實本領，待會倒要試你一試。」鳩摩智道：「方丈要小僧主持公道，分辨是非，那是萬萬不敢。只是小僧適才在半山亭中，聽到玄生大師和哲羅星師兄講論武功，頗覺兩位均有不是之處。」

此言一出大殿上羣僧都是一凜，均想：「此人口氣好大。」哲羅星領教過他的厲害，不敢上前挑戰，玄生性子既剛，又未見過他的真實武功，第一個便忍耐不住，說道：「小僧甚麼說錯了，倒要領教。」鳩摩智微微一笑，道：「哲羅星師兄適才質詢大師，言下之意似乎是說，少林派有七十二門絕技，未必有人每一門都能精，此言錯矣。大師認爲摩訶指、大金剛拳乃是少林派秘傳，除了貴派嫡傳弟子之外，旁人便不會知曉，否則定是從貴派偷學而得，這句話卻也不對。」他一番話連斥二人之非，羣僧只聽得面面相覷，不知他其意何指。

玄生朗聲說道：「據國師所計，那麼天下確是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敝派七十二門絕技？」鳩摩智點頭道：「不錯！」玄生道：「敢問國師，這位大英雄是誰？」鳩摩智道：「大英雄三字之稱，殊不敢當。」玄生變色道：「便是國師？」鳩摩智點頭合什，神情莊穆，道：「正是。」這「正是」兩字一出口，羣僧同時變色，均想：「此人大言炎炎，一至於此，莫非是瘋了？」要知少林七十二門絕技有的專練下盤，有的專練輕功，有的以拳掌見長，有的以暗器取勝，或刀或劍，或槍或棒，每一門武功各有各的特點，使長劍者不能使禪杖，擅大力神拳者不能收發暗器。雖有人同精五六門絕技，那也是以互相並不衝突者爲限。故老相傳，上代高僧之中曾有人兼通一十三絕技，號稱「十三絕神僧」，少林寺建寺數百年，只此一人而已。要說一身兼擅七十二絕，自是欺人之談。

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之中，更有十三四門異常難練，縱是天資極高之人，畢生苦修一門，也未必一定能夠練成。此時少林全寺僧衆五百餘人，以五百餘僧所會者合併，七十二門絕技也算不週全。眼看鳩摩智不過四十來歲年紀，就說每年能練成一項絕技，一出娘胎算起，那也得七十二年功夫，這七十二項絕技每一項都是艱深繁複之極，難道說他竟能在一年之中練成數種？

玄生心中暗暗冷笑，臉上卻是仍維持着恭謹之色，說道：「國師並非我少林派中人，然則摩訶指、般若掌、大金剛掌等幾項功夫，卻也精通麼？」鳩摩智微笑道：「不敢，還請玄生大師指教。」身形略側，左掌突然平舉，右拳呼的一擊，直擊而出，噹的一聲，如來佛座前一口燒香的銅鼎受到拳力，一响之後，跳了起來，正是大金剛拳法中的一招「洛鐘東應」。拳不着鼎而銅鼎發聲，還不算如何艱難，這一拳明明是從前方擊出，那銅鼎卻向上跳起，可見拳力之巧，實已深得「大金剛拳」的秘要。

鳩摩智不等銅鼎落下，左手反手拍出一掌，姿式正是般若掌中的一招「懾伏外道」，但聽得拍的一聲，銅鼎上有什麼東西落了下來，只是烟霧瀰漫，銅鼎中有許多香灰跟着散開，一時看不清楚是什麼物件。其時「洛鐘東應」這一招餘力已盡，那銅鼎急速落下，鳩摩智伸出大拇指，向前一捺，一股凌厲的指力射將過去，那銅鼎突然向左移開了半尺。鳩摩智連捺三下，那銅鼎移開了一尺又半，這才落在大殿的青石板上。玄慈、玄生等高僧心下嘆服，知他這三捺看似平平無奇，其中所蘊藏的功力實已到了超凡入聖的境地，正是摩訶指的正宗招數，叫做「三入地獄」。那是說修習這三捺時用功之苦，每捺一下，便如入了一次地獄一般。

這時香灰漸漸降落，露出地下一塊手掌大的物事來，衆僧一看，不禁都是驚叫一聲，原來那物事卻是一隻銅手掌，五指宛然，掌緣指緣閃閃生光，燦爛如金，掌背卻是發出灰綠之色。鳩摩智袍拂一袖，笑道：「這『袈裟伏魔功』練得不精之處，還請方丈師兄指點。」一句方罷，他身邊七尺外那銅鼎竟如如活的一般，忽然連打幾個轉，轉定之後，本來向內的一側轉而向外，但見鼎身正中，剜去了一隻手掌之形，割口處也是黃光燦然。輩份較低的羣僧這才明白，原來鳩摩智適才使到般若掌中「懾伏外道」那一招之時，掌力有如寶刀利刃，竟在這口銅鼎上硬生生的割下了手掌般的一塊來。所難的是，割切處不在近身的一邊，卻是鼎身的另側。

玄生自忖，要在銅鼎上用掌力削下一片，自已還可做到，但所削切的要是在鼎身的彼側，却萬萬的難以辦到。霎時之間，他心念如灰，尋思：「只怕這位神僧所言不錯，我少林派七十二門絕技確是傳自天竺，他從原地習得秘奥，以致比我中土高明得多。」當即合什躬身，說道：「國師神技，令小僧大開眼界，佩服，佩服！」鳩摩智最後所使的「袈裟伏魔功」，乃玄慈畢生在這門武功上化的時刻着實不少，以致頗誤禪學的進修，有時着實後悔，覺得為了一拂之純，窮年累月的練將下去，實在得不償失，但想到自己這一門袖功足可獨步天下，心下也覺自慰，此刻一見鳩摩智隨意拂袖，不着絲毫痕跡，更難得的是口中談笑，袍袖已動，竟不怕發聲而洩了真氣，實非自已所能，不由得百感交集，悲從中來。

霎時之間，大殿上寂靜無聲，人人均為鳩摩智的絕世神功所鎮懾。只聽得玄慈長嘆一聲，道：「老衲今日始信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老衲數十年苦學，在國師眼中，實是不足一哂。波羅星師兄，少林寺淺水養蛟龍，福薄之地，不足以留佳客，你請便吧！」

玄慈此言一出，哲羅星和波羅星二人喜動顏色。神光上人却是又喜又愁，喜的是波羅星果然精熟少林絕技，而玄慈方丈准他離寺，愁的是此事自己實在無甚功績，全是鳩摩智一力促成，此人武功高極，既已控制全局，自己再想從波羅星手中轉得少林絕技，只怕是難之又難。鳩摩智不動聲色，只是合什說道：「善哉善哉，方丈師兄何必太謙？」少林闔寺僧伽，却個個垂頭喪氣，要知玄慈被逼到說這番話，乃是自認少林派武功技不如人。少林派數百年來享譽武林，執中原武學之牛耳，從未有一次受過如此重大的挫折，這麼一來，不但少林寺一敗塗地，而且使中土武人在番人之前大大的丟了臉面。龍猛、道清、覺賢、融智、神音諸僧興念及此，也覺面目無光，事情竟會演變到這步田地，實非他們初上少林時所能逆料。

玄慈所以不再強留波羅星，實已熟思再三。他想少林寺之扣留波羅星，全是為了不令本寺武功絕技洩之於外，眼見鳩摩智一身而兼本寺七十二門絕技，則縱然扣留波羅星，又有何益？何不況這一兩年中波羅星所記憶的本寺絕技，最多也過七八種而已，比諸鳩摩智之之所知，實不可同日而語。以鳩摩智的武功論，本寺諸僧，無一能是他的敵手，若說五百餘名僧衆一擁而上，倚多為勝，那便變成了下三濫匪盜的行徑，豈是名揚天下的少林派所能為？這波羅星今日一下山，不出一月，江湖上少不免傳得沸沸揚揚，少林寺再不能領袖武林，自已也再無顏為少林寺的方丈。這一切他全了然於胸，但形格勢禁，若非如斯，又焉有第二條路好走？

殿上諸種事故，虛竹自始至終，一一都瞧在眼裏，待聽方丈說了那幾句話後，本寺前輩僧衆，個個神色慘然。他斜眼看師父慧輪時，但見他淚水滾滾而下，實是傷心已極，更有幾位師叔連連搥胸，痛哭失聲。虛竹雖不能全然明白其中關節，但也知鳩摩智適才顯露的武功，本寺無人能敵，只有讓他將波羅星帶走。

可說虛竹心中却有一事大惑不解。他眼見鳩摩使出大金剛拳的拳法、般若掌掌法、摩訶指指法，招數是對是錯，他因沒有學過這幾門功夫，自是無法知曉，但運用這些拳法、掌法、指法的內功，他却瞧得清清楚楚，那顯然是「小無相功」。這小無相功他得自無崖子，後來天山童姥在傳他「天山折梅手」的歌訣之時，發覺他身有此功，曾大為惱怒傷心，蓋此功她師父只傳李秋水一人，虛竹既從無崖子身上傳得，則無崖子和李秋水之間的關係，自是不問可知了。天山童姥息怒之後，曾對他詳談「小無相功」的運用之法，但真正精到的指點，較是後來得之於李秋水。虛竹於武學的見聞非但並不廣博，而且可說是十分簡陋，然而於這「小無相功」，却是爛熟於胸，後來在靈鷲宮地下石室的壁上圖圈之中，又體會到了不少「小無相功」的秘奥。

「小無相功」是道家之學，講究清靜無為，神遊太虛，與佛家「無色、無相」之學名雖小同，質實大異。他一聽到鳩摩智在山門外以中氣傳送言語，心中便已一凜，知他的「小無相功」修為甚深，此後見他使動拳法、掌法、袖法，表面上變幻多端，却是以小無相功催動。玄生師叔祖以及波羅星所使的「天衣無縫」等招，却是從內至外，全是佛門功夫，而且般若掌有般若掌的內功，摩訶指有摩訶指的內功，涇渭分明截不相混。她聽得鳩摩智自稱精通本派七十二門絕技，然而施展之時，明明只不過是以一門小無相功，將般若掌，大金剛拳等招數使了出來，只因小無相功威力强勁，一使動便鎮懾當場，在不會小無相

功之人眼中，便以爲他眞的精通少林派各門絕技。這雖非魚目混珠，小無相功的威力也決不在任何少林絕技之下，但終究指鹿爲馬，混淆是非。

虛竹覺得奇怪的是，鳩摩智所施者明明是小無相功，却自稱爲少林絕技，少林寺自方丈玄慈以下，五百餘僧衆竟無一人直斥其非。他可不知道小無相功博大精深，又是道家的武學，大殿上却無一個不是佛門弟子，武功再高，也不會去修習道家的內功，何況「小無相功」以「無相」兩字爲至綽，不看形相，無迹可尋，若非本人也是此道高手，決計看不出來。虛竹切時只道衆位前輩師長別有深意，他是第三輩的年青小沙彌，如何敢妄自出頭？但眼見形勢急轉直下，一般師長均是悲怒沮喪，無可奈何，本寺顯然是面臨大劫難，便欲挺身而出，指明鳩摩智所施展的實在不是少林派絕技，只是二十餘年來，他在寺中從未當衆說過一句話，在大殿中一片森嚴穆肅的氣象之下，話到口邊，不禁又縮了回去。

只聽鳩摩智道：「方丈既如此說，那是自認貴派七十二門絕技，實在並非貴派自創，這個『絕』字，須得改一改了。」玄慈默然不語，心中如受刀剜。一個身形高大的老僧厲聲說道：「國師已佔上風，本寺方丈亦許天竺番僧自行離去，何以仍要如此咄咄逼人，不留絲毫餘地？」鳩摩智微笑道：「小僧不過相請方丈應承一句，以便遍告天下武林同道。以小僧之見，少林寺不妨從此散了，諸位高僧分投淸涼、普渡諸處寺院託庇安身，各奔前程，豈非勝於在浪得虛名的少林寺中苟且偷安？」

他此言一出，少林羣僧涵養再好，也都忍耐不住，紛紛大聲呵斥起來。羣僧心下開始明白，原來鳩摩智今日上得少室山來，竟是要以一人之力，將少林寺挑了，使得中原武林從此少了一座重鎮。只聽他朗聲說道：「小僧孤身來到中土，本意要想見識一下少林寺的風範，且看這號稱中原武林泰山北斗之地，是怎樣一副宏偉的氣象。但聽了諸位高僧的言語，看看諸位高僧的舉止，嘿嘿嘿，似乎還及不上僻處南疆的大理國天龍寺。唉！這可令小僧大大的失望了。」

玄字班中忽有一個聲音說道：「大理國天龍寺枯榮大師和天因方丈佛法淵深，凡我釋氏弟子，無不仰慕。出家人早無競勝爭強之念，國師說我少林不及天龍，豈足介意？」那人一面說，一面緩步而出，乃是一個滿面紅光的老僧。他右手食指與拇指輕輕搭住，臉露微笑，神色極是溫和。

鳩摩智也即臉露笑容，說道：「久慕玄渡大師的『拈花指』功夫已練得出神入化，今日得見，幸何如之。」說着右手食中兩指也是輕輕搭住作拈花之狀。二僧左手同時緩緩伸起，向着對方彈了三彈。只聽得波波波三響，指力相撞，玄渡大師身子一晃，突然間胸口射出三支血箭，激噴數尺。原來兩股指力較量之下，玄渡不敵，給鳩摩智三股指力都中在胸口，便如是利刃所傷一般。

這玄渡大師爲人最是溫和，極得寺中小輩僧侶的愛戴。虛竹十六歲那年，曾奉派替玄渡掃葉烹茶，服侍了他八個月。玄渡待他十分親切，還指點了他一些羅漢拳的拳法。此後玄渡閉關參禪，虛竹極少再能見面，但往日情誼，長在心頭。這時見玄渡突爲小無相功的指力所傷，知道救援稍遲，立有性命之憂，他既曾得聾啞老人蘇星河授以療傷之法，後來又學了破解生死符的秘訣，於救傷扶死一道，已是天下無人能及。眼見玄渡胸口鮮血噴出，不暇細思，身子一幌之間，已搶到玄渡對面，虛托一掌，說時遲，那時快，三股血水未及落地，在他掌力一逼之下，竟又迅速無比的回入了玄渡胸中。虛竹左手如彈琵琶，一陣輪指虛點，頃刻間封閉了玄渡傷口上下左右的十一處穴道，鮮血不再湧出，再將一粒雲鷲宮的九轉熊蛇丸餵入他的口中。

當日虛竹得段延慶指點，破解無崖子所布下的玲瓏棋局之時，鳩摩智曾見過他一面，但當虛竹一進木屋，久久不出，鳩摩智便即離去，沒見到他後來爲慧方、包不同等人療傷。其後虛竹負了童姥從雪峯絕頂摔下，鳩摩智正與慕容復、丁春秋等一千高手較量，也曾出掌推虛竹的身子，以顯示自己的造詣修爲。兩次相見，都覺虛竹武功平庸，毫不足道，不料此刻突然見他越衆而出，以輪指虛點，封閉玄渡的穴道，手法之妙，功力之強，竟是自己生平所未見，不由得大吃一驚。

慧方等六僧那日見虛竹一掌擊死玄難，又見他竟然做了外道別派的掌門人，種種怪異之處，無法索解，當即奉了玄難屍身，回到少林寺中。玄慈方丈與衆高僧詳加查詢，得悉玄難乃是死於丁春秋「三笑逍遙散」的劇毒，但久候虛竹不歸，派了十多名僧人出外找尋，也始終未見他的踪影。

—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何蔚水在官道之上，見靈碧子還魂子相遇，兩人原來是師兄弟，還魂子命碧靈子自行了斷，靈碧子伸掌向他自己天庭蓋壓下。——

第十三回：毒烟困身　借酒澆愁愁更長

何蔚水身在草叢中，一見到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是奇怪！

她心想：「難道靈碧子竟這等聽話，肯在還魂子面前，自行了斷？然而看他雙目之中，凶光畢露，却又不像。」她正在驚異不定間，已聽得「叭」地一聲響，靈碧子的那一掌，已擊中了他自己的天靈蓋！

那一下，實在更出乎何蔚水的意料之外，就是連還魂子，也不禁怔了一怔，想不到靈碧子竟然會如此聽話。

但是，就在兩人驚愕之間，只見靈碧子的手掌，在「叭」地一聲，擊中了他自己的天靈蓋之後，却突然之間，翻了一翻。

剛才，他手掌自擊天靈蓋，所發出的那一聲響，十分驚人，連還魂子也以爲，那是他在自求了斷了。却不知道，靈碧子的爲人，何等凶狠，他焉肯就此聽命於還魂子，而自尋死路？

他那一掌擊下去之際，早已真氣運轉，一股真力，自頂門湧出，那股力道和他的掌力相交，所以才發出「叭」地一聲響來。

事實上，他的手掌，只不過碰到他自己的頭髮，連頭皮都未會挨着！

而就在他手腕一翻之際，只見他袖中，飛出了三粒顏色不同的小丸來，那三枚小丸，是紅、白、黑三色，去勢快絕。

三粒小丸一出，靈碧子的那一掌，也變得向前推了過來，掌力驚天動地，猛極！

刹時之間，只聽得還魂子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怪叫聲，身子陡地向後退了出來。

還魂子的身法之快，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身形一幌間，簡直已如一股烟一樣，向後激射而出！可是他這裏的退勢雖快，那三枚小丸，經靈碧子的掌力一推，去勢也陡地加劇。

只見一紅、一白、一黑，三股光線，緊追着一條人影，相距不過四尺許。

在還魂子退出了三丈許之後，「拍拍拍」三聲響，那三枚小丸，立時爆了開來，每一枚小丸，幻成三蓬同色的薄霧，向還魂子當頭罩下。

還魂子在這時候，又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

這一下怪叫聲，比上一次更是難聽，聽得躲在草叢中的何蔚水，只覺得五臟六腑，都在體內翻展，像是一齊要吐了出來一樣。

還魂子一聲怪叫之後，雙臂陡地一震，兩股極大的力道，向四外震了開去。

他這兩股力道，不但向四外震發，而且在震出了尺許之後，立時幻成了一片，將他的全身，盡皆包住。

這時候，那三團薄霧，已因爲他的力道一震，而化爲絲絲縷縷，但顏色却反而轉濃，就像是有千百條紅、白、黑色的蛇兒，在繞着還魂子的身子亂轉一樣。

還魂子的面容，十分暴怒，亂髮根根倒豎。然而他却又像是對那絲絲縷縷的濃烟，十分忌憚一樣，竟不敢有所動作。

何蔚水心中，正在奇怪間，已聽得靈碧子「哈哈」一笑，道：「師兄，再見了，我這就回去，告訴師父，說是曾在此處見到過你，師父聽到的話，一定覺得有趣之極！」

還魂子再怪叫一聲，道：「靈碧，你可別落在我的手中才好！」

靈碧子遠遠地向還魂子拱了拱手，道：「多謝師兄關照，我定然十分小心，絕不會蠢到落入師兄你手中的。」

還魂子怪聲道：「靈碧，你肯小心，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還魂子這一句話，一開始時，語音和他平時講話，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講到一半之後，那聲音聽來，却是怪異到了極點，竟如同每一個字，都像具有勾魂攝魄的力道一樣！

靈碧子不等還魂子講完，面上已自變色，發出了一聲長嘯，身形疾展，向前飛掠而出，一轉眼之間，便已看不見了。

何蔚水聽出，還魂子最後所講的那句話，多半是在使邪派之中的什麼凶神攝魂大法，多半連靈碧子這樣功力的人，也禁受不住，所以才一聽到聲音，便大驚失色，走之不及的。

然而，那絲絲縷縷的三色濃霧，却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何以竟能將

還魂子圍住？

而且，何蔚水一見靈碧子終於離去，仇人如此之强，自己不知何年何日方能報仇，實是令她心頭茫然，在不知不覺之中，她竟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她那一下嘆息聲，其實是低微之極，可以說不如草虫鳴聲。

但是還魂子乃是何等樣人物，雖然相隔有六七丈遠近，他却也立即聽到，轉過頭，向何蔚水藏身的草叢之中望來。

何蔚水在不知不覺間，輕嘆了一聲之後，已覺得不妙，一見到還魂子已轉頭向草叢中望來，更是由頂至踵，感到了一股寒意。

何蔚水本來想立即靜了下來，企圖混朦過去的，可是她心頭實是吃驚之極，竟不由自主，輕輕地發起抖來，草叢中，又發出了微弱的簌簌之聲！

何蔚水的心中暗叫：完了！完了！她決不定是立即跳起身來逃走的好，還是繼續躲下去的好。就在她心中爲難之極的當口，只聽得還魂子已經講話，道：「草叢中的，可是武林朋友麽？」

何蔚水哪裏敢以出聲？

還魂子又道：「若是武林中朋友，不知可能幫我一個忙麽？」

何蔚水吸了一口氣，仍是一言難發。

還魂子又道：「若是你肯幫我這一個忙，我一定忘不了你的好處。」

何蔚水這時，已經聽出還魂子的話中，似乎並沒有什麽惡意。她心想自己的藏身之處，既已被還魂子看見了，那是不現身也不行了，她只得硬着頭皮，道：「我……我武功低微，只怕幫不了前輩的什麽忙？」

還魂子一聽得何蔚水的聲音，便「啊」地一聲，「哈哈」一笑，道：「原來是你，那再好也沒有了，我正在找你啦，你快出來，只管放心，你將我帶出了望日宮，我是絕不會來害你的。」

何蔚水這時，心中莫名其妙，充滿了疑問。

若論武功，只怕十個望日上人，也未必見得會是還魂子的敵手，何以還魂子想離開望日宮，還要靠自己來帶他？

何蔚水雖然不明白其中的曲折原由，但是有一點，他却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還魂子的人雖凶殘，但是對她，却不像是有什麽惡意。

何蔚水竭力定了定神，仍覺得雙腿發軟，向外走了出來，到了離還魂子身前兩丈處，便自站定不動，不再前去。

這時候，還魂子眞力勇鼓，那絲絲彩烟，仍在離他身子三尺周圍，亂轉亂飄，並不散去。

還魂子一見何蔚水站定，便道：「小姑娘，你聽着，你如今幫我這個忙，可得冒生命危險，如果你幫了我，那我一定更感激你，如果你不肯幫我，那也就算了，我絕不勉强。因爲你已經幫過我一次，我也不會再來怪你的！」

何蔚水呆了半晌，心想時已至此，自己就算不幫他也不行了，倒不如冒一冒險，如果他肯念自己的情，那却是一件好事。

是以她十分正經地回答道：「我該如何幫你，還要請你指點。」

還魂子道：「你看到我身邊那些彩烟沒有？這是劇毒之物，一沾肌膚，立時令人死亡。我所以不敢動，便是因爲這『三才烟』已將我團住之故。」

何蔚水心中，不禁駭然，道：「那……我又有什麽辦法可想？」

還魂子道：「你掌力約可達到多遠？」

何蔚水道：「兩丈開外，總還不成問題。」

還魂子道：「好，那你就站在原地發掌，掌力要强，但是却又要輕柔，要能將我身旁的彩烟湧開，但是又不令它四散，你可做得到麽？」

何蔚水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試試看。」

還魂子又道：「你要小心，若是你掌力不够强，『三才烟』便會在你的掌力隙縫之中穿過來，來勢極快，但是你千萬不可轉身便逃，必需鎭定心神，勇鼓眞氣，以你的功力而論，定可將之擋在寸許之外，若是心中一慌，立時性命難保，切記切記！」

何蔚水面色劇變，道：「我知道了。」

還魂子的面色，也顯得十分之沉重，沉聲道：「好，發掌！」

何蔚水身形微矮，眞氣運轉，雙掌緩緩向前推出，等手掌推出了尺許

，掌力陡發，當真是剛中帶柔，向前疾湧而出！

何蔚水此際的功力，也已極有根基，掌力湧出，立時有十來股彩烟，向外飄了開去。

何蔚水正在慶欣事情並不是太難之際，突然看到，一股黑烟，一股紅烟，陡地向她倒射了過來。那兩股彩烟，比線還細，可是來勢之快，却是無與倫比！

何蔚水的心中，不禁大吃了一驚，一時之間，想要一個轉身，向前奔去。

但是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還魂子陡地發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大喝聲。

那一下大喝聲，令得何蔚水陡地一呆。

在最初，何蔚水是被那一聲大喝嚇呆了，以致動彈不得。

但是，緊接着，她立即想起了還魂子曾說過的話，當有彩烟反射而至之際，是萬萬不能亂動，只能運轉眞氣的，她連忙眞氣運轉，眞力迸發。

那兩線彩烟，來到了何蔚水的面前，只有寸許光景處，陡地停住。

那時，在何蔚水鼻尖上滲出來的汗珠，可以說比黃豆還大！

還魂子吁了一口氣，道：「好，如今你只要輕輕吹一口氣，烟就散了，你掌力極之不濟，還要好好苦練才是！」

何蔚水的心中，暗叫了一聲「慚愧」，輕輕一吹，那兩線彩烟，便被吹了開去，向下徐沉，鑽入了泥土之中不見。何蔚水定了定神，才又向前發出了第二掌。

第二掌發出之後，仍有兩股彩烟向她倒射而來，但她已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比較鎮定得多了。

她發了七八掌，每發一掌之後，她却可以說是在鬼門關前，轉了一轉。

七八掌下來，她身上的衣服，已盡皆爲汗水濕透，而還魂子身旁彩烟，也已去了十之八九了。只聽得還魂子道：「你退開些。」

何蔚水知道大功已然告成，她鬆了一口氣，身形掠動，向後退了開去，在她退開了五六寸之後，只見還魂子雙臂一振。在他身旁殘餘的彩烟，全皆散了開去，鑽入了地下。

而幾乎在此同時，何蔚水只覺得身前，一股勁風，遞了過來，還魂子已到了她的面前，拉住了她的手，只是望着她。

何蔚水雖然相信還魂子不會對自己有什麼惡意，但是還魂子不但武功高，而且人又凶殘，她的心中，仍不禁爲之發毛。

還魂子望了何蔚水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鬆開了何蔚水的手，道：「我的女兒，若是不死，如今只怕也可以和你一樣大了！」

他那兩句話，講到後來，面上竟有黯然之色！

何蔚水道：「生死自有天命，你又何必難過？」

還魂子呆了半晌，才道：「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師父是誰？」

何蔚水忙將父親的名字和她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還魂子却是大搖其頭。其實，南海黑盜何天浪之名，在武林中也已十分响亮，但是在還魂子這等高手聽來，自然算不得什麼。

他又道：「剛才我看你的掌力，根基太雜，若是依此練去，總難有好成績，照我看來，你還不如由我將你原來的功力，一齊廢去，再從頭苦練的好。」

何蔚水一聽，連忙道：「將一身功力，盡皆廢去？我……却無此決心，而且這樣的話，等我武功有成時，只怕我殺父仇人，早已死了！」

還魂子「哈哈」一笑，道：「那再好商量也沒有了，你殺父仇人是誰？待我去將他抓了來，要殺要剮任你喜歡。」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我若是講了出來，你可別見怪。」

還魂子道：「你放心，我在這世上，天不怕，地不怕，只怕——」

他講到這裏，陡地停口，不再說下去，頓了一頓，才道：「你說吧，你仇人是誰？」

何蔚水提起父仇，心血沸騰，咬牙切齒，道：「我殺父仇人，便是天邪，地凶，和剛才逃走的螺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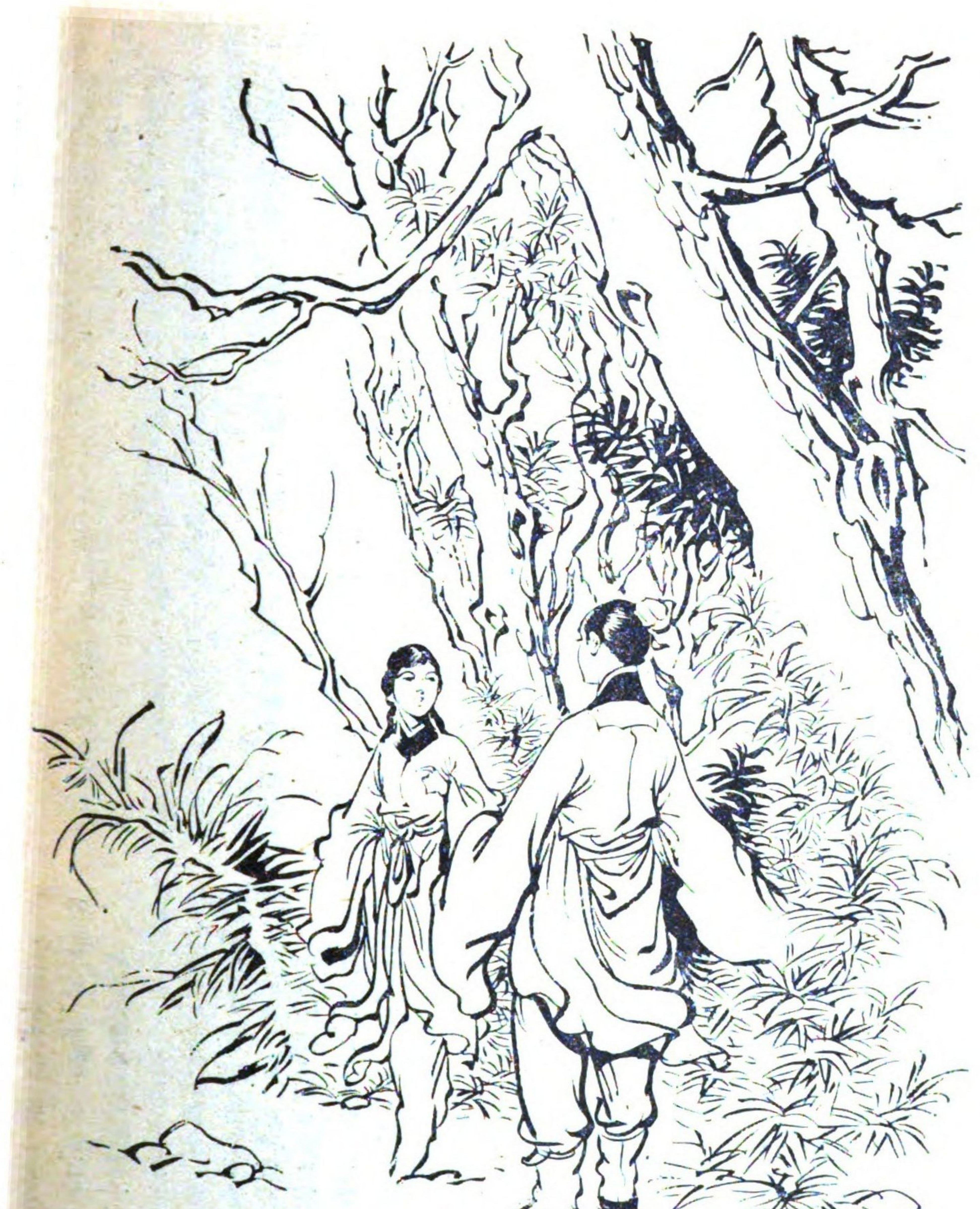
還魂子聽了，面色陡地一變，一仰首，陡地「哈哈」大笑起來，他的笑聲，越來越是淒厲，也越來越是愴涼。

他笑到後來，笑聲聽起來，就像是哭聲一樣！

何蔚水忙道：「你怎麼啦？你怎麼啦？」

可是何蔚水的聲音，淹沒在還魂子的笑聲之中，幾乎連她自己也聽不到。還魂子笑了好一會，才陡地止住了笑聲，道：「小姑娘，我剛才的一句話，講到了一半，便沒有講完，如今我不妨講給你聽。我在這世上，堪稱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只怕兩個人，一個是天邪白麗娘，一個是地凶韋固！」

何蔚水聽了，苦笑了一下，道：「那也不足爲怪，你本來就是他們的弟子。」



何蔚水一醉而醒，發覺置身山林，樊飛雲也在這時出現。

還魂子點了點頭，道：「當我投入他們兩人門下之際，我的年紀，武功，都和他們差不許多，如今，我們三人的功力，一齊在進展，我自信若是次一敵一，或者還可以和他們打個平手，但是天邪、地凶兩人，形影不離，他們兩人在一起，我麼，只有望風而逃，連殺妻殺女之仇，都不敢報了。」

何蔚水「啊」地一聲，道：「原來尊夫人和小姐，也是死在天邪、地凶之手的？那我們兩人，當眞可以說是同仇敵愾了！」

還魂子的面上，重又現出了那種黯然的神色來，道：「天邪、地凶兩人，在十二年前，看出我的武功，越來越高，可能會有一日和他們並駕齊驅，所以便起除我之意，幸而我機靈，給我逃脫，可是妻女却不幸遭了毒手！」

何蔚水一算，剛才還魂子說，他女兒若是活着，如今一定也和自已差不多大小了，可知十二年前，他女兒遇害之際，還只不過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這天邪、地凶兩

人之凶殘，於此也可見一斑了。

還魂子又嘆了一口氣，道：「我逃到了海邊，本來想遠走海外的，但是無意之中，却闖進了望日宮，望日上人和我約法三章，許我在望日宮居住，繼續練武功，但不能走出他的規定的範圍之外，除非有人將我帶出。而望日宮中若是有什麼緊急大事，我一定要出面助他。當時，我聽說那兩個老怪物已東來找我，只得答應了望日上人的要求，在望日宮中，躲了起來，這一躲，便是一十二年，幸虧有你，將我帶了出來。」

何蔚水聽了還魂子的敘述，心中許多疑團，才解了開來。

同時，她的心中，也不禁產生了一絲新的希望，道：「你既然和天邪、地凶兩人，已有十二年未見，又如何知道自己的武功，仍不如他們呢？」

還魂子苦笑道：「我當然不是在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普天之下，對這兩個老怪物最了解的人，可以說就是我了。」

何蔚水道：「這個自然，你是他們的首徒。」

還魂子道：「所以我知道，在我之後，他們的弟子，武功至多只能得他們的七分真傳，剛才我考較蠍碧子的功力，便是想在蠍碧子的身上，得知兩個老怪物近來的功力如何。」

何蔚水道：「結果，你的功力，不是遠在在蠍碧子之上麼？」

還魂子道：「是啊，所以我說，如果是一對一，我或者可以和他們中的一人，打個平手，但是他們却是兩個人！」

何蔚水聽了，頹然在一塊大石之上，坐了下來，心中難過之極。

她聽了還魂子的話後，只覺得自己報仇的希望，已經等於沒有了！

本來，她在經歷了一連串的挫折之後，已經覺得，要報父仇，事情絕沒有如自己所想像的那樣輕易，但是她總還存着希望。

而如今，她連希望都不敢存了。

她呆呆地坐着不動，過了好久，她才發覺，原來還魂子就坐在她的身邊，也在發呆。

何蔚水心想，自己的武功，要練到像還魂子那樣，只怕將一部異數經練完，也不過如此，但是武功到了還魂子那樣，又能如何呢？還不是和自己一樣，坐在石上發呆，無法可施。

何蔚水這時，心中不禁十分後悔，因為她在玉環島偷盜異數經的時候，以為只要學會異數經中卷上的武功，便可以無敵於天下了，所以將上卷異數經燒去。如今她才知道，武學之道，堪稱絕無止境，異數經中卷上所載的武功，絕難稱雄天下。

她望了望身邊的還魂子，心中反倒十分同情他。因為還魂子的武功，已如此之高，結果也不能報仇，那心裏的痛苦，一定還在自己之上！

她柔聲問道：「前輩，如今你已出了望日宮，準備怎麼樣？」

還魂子道：「我當然準備報仇。」

何蔚水道：「可是你說，你萬萬不是天邪、地凶兩人的敵手，這仇又如何報法？」

還魂子徐徐地道：「我正在想，可以聯絡那些高手，一齊去對付天邪、地凶！想來想去，只有兩個人和我最熟，一個是背矮子，另一個則是崆峒老祖，可是咱們三人，嘿嘿，却也未必有用！」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又道：「只可惜有一個人久已音訊全杳，否則，我們四人連手，也就可以對付天邪、地凶了。」

何蔚水對於親手報仇一事，可以說早已絕望，所以她只希望能有外人出來對付天邪、地凶，她一聽得還魂子如此說法，忙道：「那是什麼人，我先父走南闖北，倒也見過不少異人，你講出來，或許我知道他的下落，也未可知。」

還魂子「哈哈」一笑，道：「這人音訊全杳，大約到今日，已有三四十年了，那時你不知在何處，如何有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何蔚水又失去了一個希望，還魂子站了起來，道：「小姑娘，你這些武功，在江湖上只能安份守己，要生事的話，還大大的不夠，你記住我這句話，就不會有什麼大風險的了。」

看還魂子的情形，像是要離開何蔚水了，何蔚水點了點頭，道：「前輩的話，我定然記得——」

她講了一句之後，又陡地想起奪去了異數經，和知道洪剛下落的那個矮子來，忙又道：「前輩，我……有一件事請教你。」

還魂子道：「不論什麼事，你只管說好了。」

何蔚水道：「在望日宮中，我遇到了一個矮子，自稱是天山矮仙鹿波，他騙去了我的一本武學秘史，我一個朋友的下落，也只有他知道，不知道那矮子究竟是什麼人？」

還魂子一怔，道：「你這可問倒我了，我已多年未在江湖上走動，算來鹿矮子也不是好吃的菓子，誰敢冒他的名頭？」

何蔚水道：「當初我也是那麼想，所以才着了人家的道兒，如今才知道鹿矮仙早已走火入魔，至今在天山之巔，不能動彈，他如何會來到這裏？」

還魂子「啊」地一聲，道：「鹿矮子在天山走火入魔了麼？」

何蔚水道：「我是聽北斗七雄說的，看來不會是假。」

還魂子雙眉，蹙了一下，顯然他不知道「北斗七雄」是何等樣人物。他道：「好，這件事我替你留意着就是了，你那朋友，叫什麼名字？武功如何？」

何蔚水道：「他叫洪剛，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一點武功也不會的。」

還魂子的面上，現出了一絲奇怪的神色來，但是他也沒有再說什麼，一揚手間，人已飄出了三丈許，身形在飄射中又倏然停下向何蔚水揚了揚手，顯然他不捨得和何蔚水分手的。

在他第二次揚手之後，他又掠出了三五丈，去勢如飛，轉眼不見。

何蔚水又呆呆地佇立了半晌，這才垂頭喪氣，向前走了過去，一連幾天，她只是在附近打轉，逢人便打聽那矮子的下落。

可是那矮子却一去無踪，杳如黃鶴！

何蔚水的心中，悶鬱不暢之極，那一天下午時分，她經過了一個小鎮，只見有一家小酒店，挑出了一張酒帘來。

何蔚水站了一站，心想古人常說借酒澆愁，這酒是不是真能消愁呢？何不去試上一試，就算不能消愁，醉它一個酩酊，也是好的。

她一面想着，一面已向那小酒店中，走了進去。小酒店中本有幾個人客在，忽見一個年輕單身少女，走了進來，不禁都爲之訝然，何蔚水也不理會人家，只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這酒入愁腸，愁上生愁，何蔚水又不是好酒量的人，不要多久，她便已覺得迷迷糊糊，伏在桌上，酒氣上湧，幾乎不能動彈。

也就在這時，她依稀聽得耳際有人道：「咦，這不是何姑娘麼？何姑娘，何姑娘，你怎地醉倒在這裏，你沒有事麼？」

何蔚水只覺得頭重千斤，直到那聲音叫了十七八遍，她才勉力抬起頭來，可是她定睛向前看去，却也只不過看到了一個矇矓的人影，根本看不清那是什麼人。她吐着舌頭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影像是在指手劃脚，道：「何姑娘，你如何連我也不認識了？我是樊飛雲！」

何蔚水的心中，翻來覆去，將「樊飛雲」三字，唸了幾幾遍，髣髴有些印象，但是却又記不起來了，她只是道：「你不是洪大哥，你不是洪——」

她第二遍話未說完，頭一低，枕在手背之上，竟沉沉地睡了過去。

等到她漸漸地又有了知覺之際，只覺得舌躁喉乾，十分難過，她慢慢地睜開眼來，只見明月清風，可已是黑夜，自己正在一座林子之中。

何蔚水搖了搖頭，想起了吃醉酒的事情來，心中不禁吃了一驚，因爲她實在想不到，自己一醉，一天的時間，竟就這樣的過去了。

她連忙扶住了一株樹，站了起來。已聽得身後有人道：「何姑娘，你醒了麼？你看，我採了許多菓子來，給你醒酒。」

何蔚水回頭一看，這時她酒已醒了，自然認得出站在面前的年輕人，不是別人，正是樊飛雲了。

何蔚水也想起，當自己醉過去之際，像是有人在呼喚自己，那當然也是樊飛雲了。自己醉了一天，他當然也陪了自己一天，在這一天之中，自己人事不省，他却在自己的身邊……

何蔚水想到這裏，只覺得雙頰，熱辣辣地紅了起來，樊飛雲望着何蔚水，也顯得十分忸怩，何蔚水的心中更突突跳，道：「你——」

她是講了一個「你」字，下面的話，又覺得難以問出口來，只得一頓足，道：「唉，我不知怎地，竟醉成這樣！」

樊飛雲道：「你喝醉了酒，臉頰紅得像火一樣，眞是……天下也沒有那麼好看的——」

樊飛雲本是由衷地在稱讚着何蔚水的，可是他話講到了一半，便覺得有唐突佳人之處，因此連忙停止，不再說下去。

而何蔚水聽得樊飛雲這樣說法，心中更是吃驚，心想他稱讚自已美麗，不知道他是不是對自已會有過不規的舉動？

她呆了半晌，才道：「這裏是什麼所在，我怎會在這裏的？」

樊飛雲道：「這裏就是小鎮旁的林子，是我扶你到這裏來的，何姑娘，你是如何出得望日宮的？」

何蔚水望着樊飛雲，只見樊飛雲的面上神色，言語之間的神情，處處都流露出對自已十分仰羨之意，但是看他的情形，却也不像是會有什麼越規舉動之人。

× × ×

何蔚水目不轉睛地打量着樊飛雲，樊飛雲臉紅了起來，低下頭去，道：「何姑娘，你下那地洞之後，我一直躲在村上，很久不見你上來，正在着急，忽然看到一個矮子，從地洞竄了上來——。」

何蔚水聽了，心中不禁陡地一動，忙道：「那矮子向何處去了，你可知道？」

樊飛雲偷偷地向何蔚水望了一眼，見她的面色，已不像剛才那樣嚴峻了，這才道：「我也覺得事有蹊蹺，便跟在他的後面，那矮子對望日宮中的地形，像是十分熟悉，不一會便到了宮後，穿牆而出。我記掛着你，便沒有再跟下去——」

何蔚水頓足道：「你爲什麼不跟下去？」

樊飛雲道：「你還在地洞之中，我……怎能……放心得下？」

何蔚水聽得樊飛雲這樣說法，也就不忍再去埋怨樊飛雲了。

何蔚水對樊飛雲，雖然十分泛泛，但是她聽到樊飛雲如此關心自已，少女情懷，心中總是覺得十分歡喜，她只是道：「那可惜了，這矮子騙去了我一件東西，還可能帶走了我的一個朋友，如今我正想得到那矮子的下落呢！」

樊飛雲道：「當時我雖然未會繼續跟下去，但是我還是抓住了牆頭，向外看了一看，我看到他一出牆，便和一個年輕人會合，那年輕人體形消瘦，滿面病容，步伐輕飄，像是一點武功也不會——」

樊飛雲才講到這裏，何蔚水便已經抓住了他的手臂，一面搖，一面道：「這是洪大哥，這就是我要找的洪大哥！」

樊飛雲乍被何蔚水抓住了手臂，心中喜歡得突突亂跳，俊臉也張得通紅。

可是，他接着聽得何蔚水這樣說法，不禁如同被人澆了一盆冷水一樣，道：「原來這人就是你不離口的洪大哥麼？」

何蔚水忙道：「是了，他們兩人，上何處去了，你知不知道？」

樊飛雲道：「我只聽得那矮子對你那……對洪大……姓洪的說什麼人人都將他當着一塊肥肉，又說什麼他說是活不成的——啊，是了，我聽得他提起過一個地名的！」

何蔚水忙道：「你快說啊！別拖泥帶水了。」

樊飛雲道：「那矮子說什麼泰山天芝谷，說話時的神氣，好像是他們要到泰山天芝谷去。」

何蔚水呆了一呆，道：「泰山天芝谷？那是天芝仙子居住的地方，他們去作甚？」

樊飛雲搖了搖頭，何蔚水又低頭想了片刻，突然一個轉身，向林外掠去。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雍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雍也先生重新予以釐訂增删，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册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册，以作研究祖國問顯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册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滋髮素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 原来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用法簡

功効速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